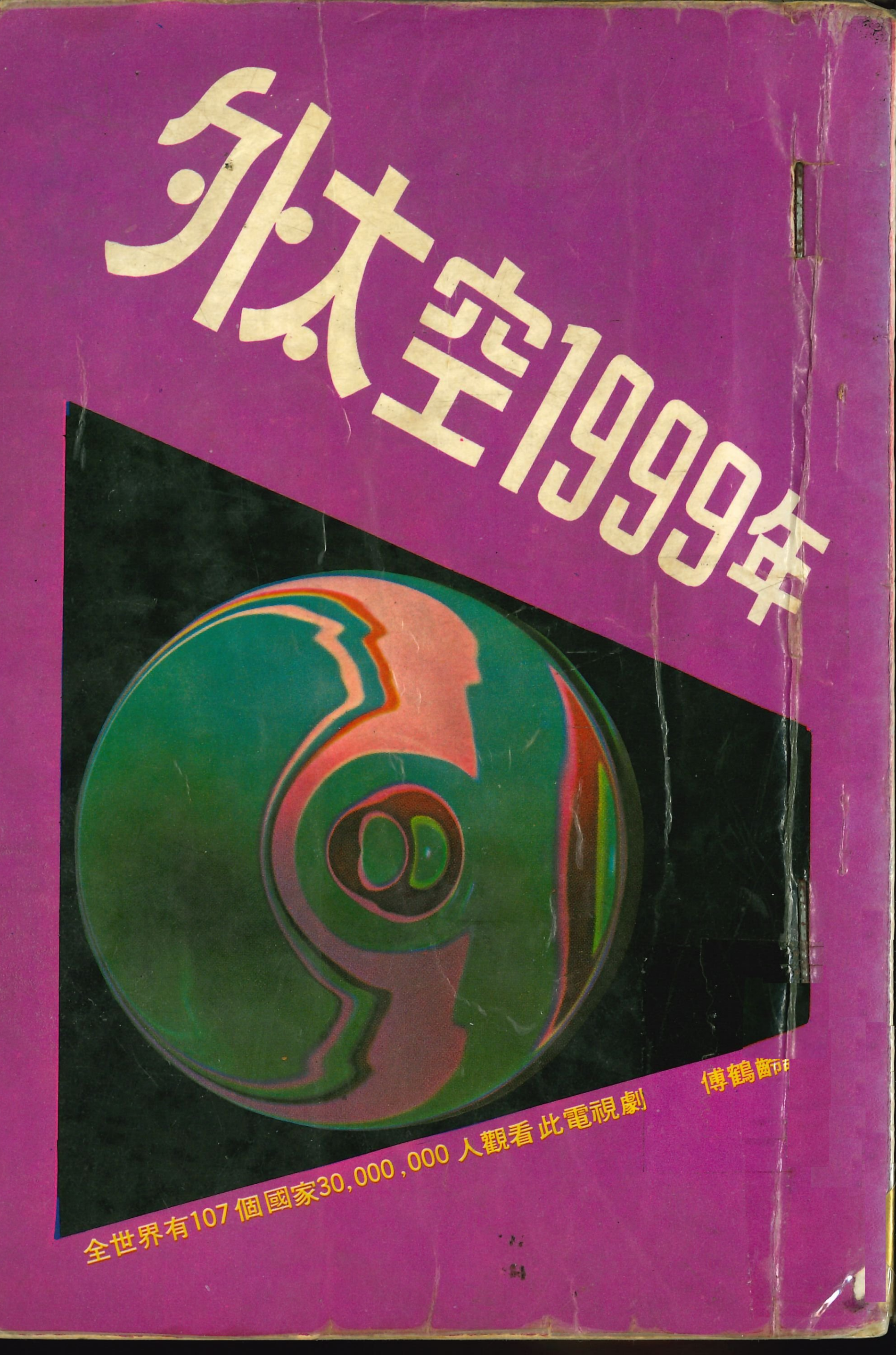

外太空1999年
傅鶴齡
全世界有107個國家30,000,000人觀看此電視劇

1976年最暢銷的超級科幻小說

外太空一九九九年

SPACE; 1999

全世界有107個國家30,000,000人觀看此電視劇

科學暨太空叢書

原作者：約翰雷金
譯　者：傅鶴齡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外太空1999年 傅鶴齡譯 定價65元

希代書版公司／出版／發行

發行人：朱寶龍

社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3巷8弄21號7樓

發行／聯絡處：台北市(通化街)樂利路42巷2號2樓之6

電話：7038861・7038862

郵政劃撥帳號：17944號

郵撥九折・郵票通用

行政院新聞局0779號 中華民國71年8月10日出版

譯者序

在前幾年裏，要想找一本滿足中學生以上的科幻讀物可說是椽木求魚，望眼欲穿，但是近二年來彷彿是一陣强風，吹到之處所向披彌，一時洛陽紙貴，至少有十五本上乘的譯作紛紛出版，這對求知慾特强的青年人或中年人，都可說是遲降的甘霖，滙成長江大海直湧而來，但是儘管如此，有關科學幻想小說方面的書籍還是十分貧乏，當然，這個原因非常的多，總不外乎幾個，或有些人講是我們知識的水準還未到能吸收此類小說的境界，但是我個人却反對這個說法，在我個人以爲，國外的科幻小說由於其生活背景，語言以及歷史觀的不同，加上語言上傳譯的誤差，所以好的科幻小說待全譯成中文就多少走了點樣，加上許多其他的原因，所以也就只有流產；拿我們自己的古老文化來講，在五千年的歷史進展之中，並不乏好的幻想小說出現；如封神榜、西遊記，以及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等，中國，是個文化悠久的國家試想一下現在有誰能有這樣的手筆，讓此類的小說在數千年後的現代中國再重新出現？因此科幻小說的習俗化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最近翻了幾篇國外著名的科幻小品文，可是一翻出後，發現，若直譯下去則不能被國人所採納，因爲其語體的對話性不像一般科幻讀物，其問的奧妙與對答的方式就須要揣測一下；選到最後才看上這本「外太空一九九九年」，當我父親在國外選上此書之際，根本就不知道此書已被製成電視影集，因此也不曉得這是本國外的一九七六年暢銷小說，幾個人總覺得此書由購得到譯定，冥冥之中似有神助。

自己的知識水準有限，在校四年之中多常接觸一些火箭工程及太空方面的書籍或專業教授，因此在耳濡目染言談之際，常常也潛移默化，漸漸的也因接觸而發生興趣，先是狂熱般的尋找此類的科幻讀物，但苦尋不已，因此只有自己來翻，所以就有個想法，誠如孔子所說「獨樂樂不若與衆」何況自己所學的一些專有名詞以及學校中教授們傳授的知識也可用來貢獻給大衆。

本書翻譯之際正值祖母喪期，是以從三月十一日起心情就一直不好，猶其是在成書的最後數章，每想到八十八歲高齡祖母的劬勞與茹苦，尤其在病危之際父親正欲赴美開會，而父親亦多次因祖母的病所煩心，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但是祖母以爲國家多難，豈可因私而忘公，曾多次訓勉父親要移孝作忠，是以三月初父親離家遠行之前，忍着淚水與祖母跪別，祖母一面叮嚀再三，一面也强忍着淚水拿了一個數額微薄的紅包給父親。誰知這就是永別，眞是昊天罔極！

四月十四日子夜，守於奶奶靈前烟香盤繞，她老人家就在靈前栩栩如生。一時思潮泉湧，淚水一滴滴的奪眶而出，而我這作長孫難過的是，辜負了奶奶她老人家幾十年來對她子孫的期望，出類而拔萃！

傅鶴齡謹識

一、本書與電視經緯談

以外太空爲主題的電視或小說可謂由來已久，先是一年多前紅及一時的「星旅」一書（Star trek），以及這前一部的海底探險記（Sea view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ea）（譯按：全在臺灣上演過。）尤其「星旅」一片曾因製片人耗資過高而中途停拍數次，但是却因而引起美國各工科大學的反感，主要則以麻省理工學院爲主，可見此片對大衆尤其是青年的影響，因此，英國聯合電視公司有鑑於此，在一九七五年把此書排成了影集。

原書的作者是約翰雷金，本書爲該故事五本中最新的一本，其所寫的小說依序排成影集，其排名如下：

㈠廣寒飛馳（Breakaway）

㈡月球之飄盪（Moon Odyssey）

㈢太空哨兵（The Space Guardians）

㈣碰撞航道（Collision Course）

㈤軌道攻擊戰（Lunar Attark）即本書。

本書由聯合電視公司排成電視劇在一百五十多家電視台聯映，當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在全美映季中，以上五部影集雖都沒有排在「黃金時間」之內，但却是排名第一的最受歡迎新節目，導演與作者對本書的觀點是：宇宙本身的一切，本有一種「數」的存在，如果此一「數」遭到破壞，就會引起各種不平衡和衝突。其中亦和「星旅」一樣加插了許多特殊及一般相對論的基本知識。在道具上這部影集可謂耗資不小，如服裝設計就是出自英國最負盛名的服裝大師魯廸吉瑞之手，他將這二十二世紀的衣服，裝扮假設成緊身衣褲的男女，且其階級以左臂袖上的顏色表示之。同時在色彩和外星生物上他也做了許多大資本和費心的安排。有關影集中電器及其它科學儀具的設計則是出自影集製片人傑瑞安德遜、雪斐雅安德遜二夫婦之手，他們是英國聯合電視公司之製作部重臣，近二十年來以木偶影集而製作道具聞名一世。

至目前爲止，一九七五年九月正式推出至今，全世界今天共有一百零一個國家正在放映這部影集。

套用一句今日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的馮布朗博士（譯者按：該博士爲負責德國 V_2 飛彈的核心人物，其詳細介紹可參閱希代另一書「G場磁力與光子旅行」科學與幻想一章中。）在看過此

影集後致函該電視公司總裁的贊語說「這部虛幻的影集，給所有從事此類似科技工作的科學家提供了若干寶貴而眞確的啓示！」

二、書中人物介紹

1.約翰科尼格（John Koenig）：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指揮官，他負責整個基地及三百一十個人的生命安全，同時，亦是這個大家庭的戶主，隨時隨地在爲他們大家尋覓一處永居的新樂土。

2.維克特博基門（Victor Bergman）：基地上唯一的萬能博士兼電腦程式師，有一個智力超越發達的大腦，每遇困難事件時，常與科尼格與羅瑟爾大夫形成三人小組處理一切危險事件，他的職位是科學顧問。

3.海尼娜羅瑟爾（Helena Russell）：爲艾爾發基地的醫療中心主任，別人都稱她爲羅大夫，是一個金髮美女，她在心理學方面亦是權威，在這個枯燥無味的旅途中，常開導其同仁解決因長期空虛而造成的病症。

4.仙杜娜班尼斯（Sandra Benes）：基地總部內的首席傳眞螢光幕和雷達觀測員，是一個有着一雙水汪汪眼睛的黑髮少女，她的特長是那對充滿智慧的雙眼，幾乎能洞察一切的事物，她

和蒼鷹機領隊卡特很談的來，一對太空伴侶。

5.保羅摩羅（Paul Morrow）：爲基地總部外來電訊的監聽員，以及對外連聯的主控員，負責整個基地總部電子技術之修護及保養。

4.愛倫卡特（Alan Carter）：蒼鷹太空船長機的首席飛行員，曾在地球受過嚴格的飛行太空訓練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完成緊急起飛，迎空作戰。他與其副手詹森（Johnson）組成一「抗G機動小組」負責一切緊急任務。

5.鮑伯瑪希斯（Bob Mathias）：爲羅瑟爾大夫的一等助手，負責一切床位，安全及測試儀的安裝。

6.大衞卡諾（David Kano）：爲基地總電源的負責主管，整個基地除主發電系外，有數套緊急備電系和整系完整的太陽能驅動源，而整個的控制能源動力室全由他負責。

7.唐梅第（Dan Mateo）：首席細菌學家，爲水栽培區再製中心的研究員，是個醉心於植物和人類通訊的迷。同時他亦專攻通靈學的研究，竟不顧全體基地人員的反對探討第八意識禪定界的空與無域，而最後遭到走火入魔的境界，以身相殉。在這次「婆娑魅影」事件還害死了二位基地的卓越科學家，一位是白髮皎皎的助理工程師華倫（Warren）以及梅第的太空摯友瑪茜塔（Mathias）。

8.岱妮（Dione）：爲貝薩星體，主戰艦 Satazius 的船長，一位黑髮美女，比羅瑟爾大夫還要出色，在「雙星事件」中她擔任一個奸險的角色，使科尼格指揮官和另一行星的總指揮官受騙，她亦是貝薩星體主控室的負責人，直屬該星女指揮官茜塔（Theia）的指揮，是個好戰成性的女軍官。

9.凱利（Kelly）：在一次「宇宙怪腦」事件中，隨卡特前往偵測一項怪異光體任務中，遭到此怪體控制住的副駕駛，這個宇宙怪體以一種怪異的超覺傳力場將凱利的大腦變成一個中間的媒介，利用他作怪腦與基地總部電腦的種子，最後，當此怪腦不再「附身」其上時，才知凱利早已死去。

—地名及特種儀具介紹—

1.艾爾發基地（Alpha Moon base）：一個因核化廢渣處理不慎的基地，於一陣大爆炸後使月球永遠在伽律略恆動定理下飄盪於星空中的游星，艾爾發就是這上面的一處人造基地。

2.通訊柱台（Communicate Post）：有二個總的通訊台，位於基地總部的控制中心，其上有監聽器，各控制區的閉路傳眞儀，溫度及濕度儀。另外每個區域邊亦有通訊台的分路可以隨

時與基地總部連聯。

3.基地總部（Main Mission）：艾爾發基地的指揮中心，處理以及決策一切事件，並對外聯絡。

4.萬能磁鎖（Com lock）：利用電磁互感原理設計的一種搖控開門器，不但對基地內各獨立區域的艙門（hatch）可開啓，對蒼鷹號機的主艙亦可開啓，當緊急起飛命令下達後，各蒼鷹機馬上由工廠中由吊索絞盤移至發射甲板，在此之前，飛行人員由艙門經連通運行管道（travel tube）進入蒼鷹機主艙中，然後蒼鷹機滑至發射甲板 ，甲板再由液壓控制昇至月球表面準備昇空。

5.紅色警報器（Red Alert Klaxons）：一有突然發生的危險變化時，由指揮官下令按動此開關，則各工作區的通訊分站紅光四起，鈴聲大作，馬上展開緊急作業。

三、本書故事介紹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人類的科學在各方面的進展可謂是進步神速，一個十多歲的孩童以十數年的光景就要輸入他們祖宗幾千年來的智慧結晶，同時對外來講，一九九九年的人類已深深感覺到外星的文明已緊緊的威脅到地球上人類的言行以及一切生活，於是在世界各國協同一致下共同組成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在這個聯合委員會下建立了一個基地，這個基地的地點就是地球的唯一衛星——月亮。

人類早已征服了月球，但是却始終僅做各項科學的研究用途而未謀及到軍事以及其它的功用，現在，就是要把月球武裝起來，作成一個替地球防衛的衞星，一羣由三百十一人組成的各國卓越科學家聚集於此，他(她)們不分國籍、性別，和年齡，利用這個基地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空氣和食物，一方面訓練，在不須地球支援的環境下能獨立生活，另一方面以它，做爲地球外圍的前進基地，防衞一切可能來自外太空的外星攻擊，或幽浮的侵略（譯者按：有關幽浮可參閱希代前幾本書如：「神秘的飛碟」，「鐵幕國家的幽浮事件」，「G場磁力與光子旅行」等書）。

在這個被地球人命名的艾爾發基地上，還有一項附加的目的，即將地球上所有核源動力的放射殘渣及落塵量埋於此基地上幾個特殊區域內，卽好像一個「核子渣廢料處理場一般。」就因爲這個垃圾場處理的不愼，導致一項永遠無法彌補的悲劇發生。

下面爲此核子廢料場爆炸的部份片段：

在基地總部上的醫療中心主任海尼娜，突然接二連三的接到某種怪異病毒襲擊核料處理場太空人的問題，這種看來像是幅射反應但却又非幅射的怪病，使太空人的腦部受到不尋常的損害一個一個的太空人死去，已經有九個人了，先前還好好的；突然病情就會劇變，而且死去的全是核子廢物處理區的工作人員，於是維克特、科尼格及考林斯三位卽乘一艘蒼鷹號太空船前往所有核子廢料場巡視，當他們看到工作人員在作業核坑防護蓋之時發現情況不對，於是趕回基地總部，一方面在計算機中求取資料，一方面向地球求援，在計算機和電視幕上，顯示第一區十天來的資料，熱量劇增，但幅射正常，待蒼鷹機再前往測試時發現不但如此而且磁場強度一直在增加，其値爲以前的二十倍有餘，科尼格知道，一切已是沒有希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在他下令所有測試飛機返回基地時，突然辦公室劇烈震動起來，所有的人有如彈出的皮球，在裏面東撞西碰，最後待震盪平息下來，又見一個個躺在地上蠕動而掙扎不已。維克特馬上說道：「這是重力所造成。」在返航途中的卡特也叫道：「阿爾發基地……我已收不到訊號……但你們可收到我的報告；月球脫軌了，爆炸把我們推出了軌道……阿爾發基地……。」

科尼格馬上將資料送入計算機中，它的回答：

㈠月球已進入了一個未知的行程中。

㈡月球遠離了地球，重力經常隨宇宙變化而變動。

㈢無資料以計算飛行的軌跡。

於是科尼格以指揮官的身份走向座台前對大家說道：

「阿爾發各部門請注意，我是指揮官約翰科尼格，你們已經知道了目前的處境，但我們仍有力源，有環境保護系統，相信，可以生存下去，現在我們必須要把沿途所有的航路詳細畫出，因爲，如果沒有充份的資料和計劃我們是回不了地球的……。」

一會兒，地球美國電台的發言人，向全並界廣播：

「……月球表面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引起地球重大的改變，重力情況很差，導致許多地方的強烈地震，引起了大規模的損傷，委員會的新主席已在召開會議，採取營救阿爾發基地的三百十一個男女，預測其希望很小，因爲，地球正與這月球作加速的脫離。」

這三百多個男女就在眼望茫茫天際之時，飄盪在宇宙間，一個大的游星，在宇宙中向命運挑戰。

目錄

四、楔言

……自她那傳統而古老的軌道中擲出，地球的月亮在星際廣濶的天涯茫然游盪，天地玄黃永無休止。

月球基地艾爾發上面的人員，一羣已不抱有奪標，沒有經驗，智力不足，可能已遭排除的一羣人，他們在被以地球為主的邏輯系統廢棄後，開始進軍外太空。

在任何一塊土地上，均教授有選擇權的自由，這在他們的書籍中均有明載。而且仍記憶猶新。一旦在基地總部中的計算機中能够選出一塊家鄉樂土來，他們的努力就不算是白費的了，蒼鷹號上的殘餘人員仍圍守在鐘的四周，取暖和以食果腹，但時間却照樣流轉。時間不多了。每一個人的心理害怕不禁浮然而生，災禍就要降臨了。

科尼格司令的恐懼不亞於他的每一個子民。她也知道害怕，也在算着每一個工作天的時刻和日期。他告訴自己有希望的旅遊要比亂撞亂飄要好得多，但是他發現他的信心已一天一天的在減少了。

在基地總部中，那顆紅色的行星愈來愈像是一顆發光的珠子了，它那照在城市上空區域淡昏的顏色一片蒼然，他專心的在計算著，而它就是對這個無言祈求者的答案？但是他要盡人事而知天命。他們所有人均視他是位鐵石心腸的人，但毫無疑問的他還是個須要感情來滋潤的人，這一次是算對了……。

第一章　軌道攻擊戰（上）

約翰科尼格離開了指揮艙，進入基地總部會議室召開這次主要任務計劃下的會議。他按時與仙杜娜比尼斯會唔，在電視螢光幕上二人握手，細緻的鏡頭清晰可辨。在他認爲這件事應該不必花上太大的腦力。這是一顆紅色的行星。如果航線保持一定的話，他們的月亮一定可以在最近的擦掠下窺其奧密。這是近幾個月來最好的一次機會。可是這一次的接觸，也是經過人工導向才辦到的。

仙杜娜在螢光幕上看來是張著嘴。那種愚慦的樣子每個人都認爲不太雅觀，但是這至少比我們聽不到他們會議內容要來的高明些，至少可以從他們的動作上略揣一二。

三個碟狀體，排成梯隊，在那看起來像是在發著怒火的遠星與月球之間飛馳而過。這是三艘軍艦，攻擊性戰鬪船。它們可以携帶武器把艾爾發月球基地在瞬息之間完全化爲灰屑碎石。

科尼格把雙手放在仙杜娜座椅的背面上。在她桌前的電腦樂器正在閃爍著耀眼的燈光，一連串的資料正在陸續送入，運轉計算之中。據他的研判這三艘迎頭而來的戰鬪機其技術與地球相當

。但他却知道一項事實。就是他的蒼鷹號太空船無法面對這項突擊的行動。他急促的問：「他們到底來自何方？」

一羣驚恐的眼睛不約而同的望著控制臺上的掃瞄螢光幕，仙杜娜比尼斯短捷的回答科尼格說：「不像是長程的，他們不是從那裏來的。」

一陣沉默，科尼格又轉問這次大任務作業下的控制員

「那個行星還沒有答覆我們？」

「沒有把握，司令。」

「繼續連絡。」

支援艾爾發計劃的科學顧問，維克特博基門，把他那灰髮零亂而前面已禿頭的腦袋斜靠過來，詳細的對這批愈來愈近的船羣研究一番。他的話引起科尼格的注意但却沒有什麼含意。「老鷹！老鷹，這上面有九支老鷹的符號。」

科尼格仍控制著自己希望能保持鎮靜。當這番話一出口後，倒提醒了他，可能維克特博基門是對的，但却因而引起更多的問題。他慢慢的開口說：「可能。可能是這樣的。」

首席駕駛飛行員，愛倫卡特從椅子上站起來，抬著脚，他已經看够了「這些全是戰鬥武器，我們只要知道這些就可以了！」

他在等著科尼格的決定，科尼格猶豫了一下點頭說：「好吧，愛倫，去吧！」

卡特馬上離椅快跑而去。科尼格按下一個旋鈕。在他同司令艙的辦公桌前，紅色警鈴已閃爍著亮光鈴聲已整個響徹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每個角落；電子訊號所至之處已然全面警戒。

就像是一具完全自動化的機器，這處基地已在完全自動的狀況下全面戒嚴。這對坐在司令桌上的科尼格可說非常滿意。他感覺到這就像是一個蜂窩在遭在外來攻擊下，蜂窩的蜜蜂傾巢而出，也像是個城堡，在外敵兵臨城下之際，吹號打鑼整戈以待，但是他又想到，主要的敵人往往在城牆裏面被發現。這是個例外的案件嗎？還是說僅是各人的揣猜？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來討論這種問題了。

保羅摩羅的聲音一遍一遍的不斷重複，希望能與該行星表面取得連絡「……這裏是艾爾發月球基地以各種頻道呼叫。我們是來自地球的人類……請回話……」

在艾爾發基地的鬧區上，通訊連絡臺正不斷的播放著來自中央任務中心的畫面，一羣艾爾發基地上的羣衆聚在那裏聽消息。蒼鷹船隊已從地下機場的安全架上隨電梯而伸出地面，船員一個個穿上了太空裝，從滑行管中魚貫而至。在醫療中心裏，鮑伯梅西以及整組的護士已備好外科急救的儀器在待命中。另外一組的急救人員亦準備好了擔架和病床。

科尼格在指揮艙中不斷的控制著全部旋鈕以及螢光掃瞄器及螢光幕，隨時校正看看自己有沒

有做錯。他從磨得發光的儀器表板上看到自己的模樣，彷彿是個陌生人一樣。前額高禿，黑髮高領裝，精明的一對鷹眼。他是眞的人如其貌，還是貌離而異合呢？

他看到第一艘蒼鷹機從發射板上昇空，然後又按下一個旋鈕開始對全基地廣播。

「艾爾發基地全體注意。外來的船具已經向本基地接近了。他們的意圖還不知道……」

他講完後剛把手指移上醫藥中心的旋鈕上，就看到海尼娜羅瑟爾那幅急促的樣子，在隔壁的螢光幕上，她看到蒼鷹機領航機指揮艙的愛倫卡特和他的副駕駛詹森正從登機管中魚貫而入。

就在蒼鷹機羣開始在一陣嚇人的推力下一飛沖天時，整個基地均已承受到强大推力所作用的那股子震動，科尼格一如往夕的說「一號戰鬪機將引導攔截。二號戰鬪機掩護一號機。急救小組隨時待命。損害控制組各就各位。醫療中心的任務是急救傷患。封閉所有入口，打開所有隕石偵察螢光幕。隨時待命。

當把開關關掉後，他似乎知道了些事情但或許他還沒有多大的把握。他要馬上付諸行動；但是如果這羣漆有鷹標的戰鬪艦携有武器的話，一定携有武器，那麼他的這些計劃就完全沒有用了。一堆燒完了的煤渣堆在月球上艾爾發基地外的凹穴中仍在餘煙點點。

摩羅從通訊器的指揮桌上報告說：「他們還沒有回話，指揮官。」卡諾從計算機中心那裏飛跑過來說：「外星人的船已到達五號座標的十四點二位置。」

這消息不太妙，科尼格對著自己發佈命令說：「他們的速度比我們任何一種蒼鷹機的速度都要快上二倍。」他馬上親自打開通訊器向二號機修正命令說「切斷次級飛行前檢查，儘快移至發射位置。」

維克特博基門隨卽吹了幾聲毫無調子的哨聲，這是他一遇上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應變之策，科尼格說：「你有什麼意見，仙杜娜？」

一幅特大號的螢光幕上，幾十隻眼睛瞪著上面，這是由蒼鷹號與塔臺連絡後所傳回的。畫面上就看到，這幾艘不明飛行體逐漸的接近月球表面，而三架蒼鷹號戰鬪機之一，正準備追踪攔截。

科尼格看到他們的工作效果才略為放鬆一點。外太空來的船艙只要再過四十五秒鐘就進入射擊範圍之內了！

科尼格按下旋鈕同時呼叫一號飛機的正駕駛「愛倫！」

卡特的臉就近在傳眞螢光幕上出現了，正聚精會神，全力以赴的姿態，就準備予以迎頭一擊。他簡捷的報告說：「指揮司令，一號機報告，接近太快了。」

「發出警告射擊。」

愛倫卡特一臉懷疑的神情。「如果我們第一次不向他們射擊，那麼機會就錯過了！」

但他的建議毫無作用，科尼格的回答冷酷且堅決，「我說警告射擊。」

在螢光幕觀看著的每一個人都在注視著卡特，鷹標機已進入射擊範圍內，三束細如髮根的光線從擦掠而過的蒼鷹號機中發出，太慢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目標物又急駛而去，鷹標機在連指示儀動都來不及的情況下，目標直對基地俯衍而至，在指揮桌上一團怨言，不管科尼格說什麼大家都不信任。

科尼格態度突然一變，「繼續追擊，愛倫。」

科尼格的突然一句像是在責備一樣。「他們只花了三十秒鐘，司令。」

蒼鷹一號戰鬥機在空中一個垂直翻滾，呈車輛式的緊追不捨，要知這一下子機上的駕駛可得忍受好幾個G以上的重力負荷。卡特的雙唇緊閉似乎已在忍耐這股難以抗拒的效應作用。

卡諾計算了一下時間還有「二十秒」。

就聽到卡特高興的大叫：「司令，我們咬上他們了。」

最好如此；但就在蒼鷹機笨的在那高興之際，鷹標機一個爬昇，又溜走了。

卡諾，驚叫了一陣，「十五秒，簡直不可思議。」

博基門不再吹哨子了，他像死人一樣二眼直盯著螢光幕上，他急促的說：「這是一次攻擊，約翰，」

科尼格移至摩羅椅後，「還沒有收到信號。」

「沒有。」

卡諾驚叫道：「十秒。」

是愛倫卡特的聲音，充滿了悲哀，響聲震徹屋宇「我們無法吃住他們，司令。」

博基門一手拍桌，肯定的說出了每一個人想要說的話：「艾爾發基地他們可是如入空城了！」

「五秒。」

他以爲遲了，或許也是遲了，但是科尼格正在要求自己，不要錯過了這一次攻擊的時候，他大喊開火！」

蒼鷹的反映尤其快。從她鼻錐尖噴出的一串搖曳著的火焰，萬道金光溢散而出，鷹標機在瞬間已化爲碎屑，就好像是一枚剛引爆的炸彈一樣，各散東西。

從螢光幕的一羣觀祭者中僅出了一口很長很長的氣，卡特小組這次可是凱旋而歸享盡榮耀了。

保羅摩羅說道：「作得好，愛倫！」

但是蒼鷹一號機的領航却搞糊了。似乎有些東西還沒有繪算追去。他們聽到他對詹森他的副

駕駛說：「半秒鐘太容易了。」

仙杜娜班尼斯突然插了一句話進來，手指指在她的通訊機上說，一組新的調頻選擇器。「司令，新的接觸！」

他們並未完全被毀滅，至少有三架鷹式機已成窄線飛進了螢光幕標的另一個象眼位置中。

科尼格說：「軌道座標？」

「三八八」

「蒼鷹二號機在那裏？」

摩羅告訴他說：「現正在電梯昇降板上，司令。」

卡諾打斷了他的話「愛倫是遠不可及了。」

科尼格按下急緊按鈕，通知摩羅說「二號機，超越過程，緊急起飛。」

基地總部的觀察員看到發射架從底板電梯中伸出，火箭動力已開始推動航具。

三艘鷹式機正呈條紋狀魚貫進入月球境略。

科尼格沉重的說：「我們必須獨立作戰。」

要知這個艾爾發月球基地，主要的目的是在貯藏及處理核子廢料故其壓力艙室及一切走廊舖設均非為戰爭所設計。一艘鷹式機急速而至俯衔低空而過就像是要找個攻擊目標似的。

保羅摩羅重複說道，「四號蒼鷹機已昇空，指揮官，現在艾爾發基地的攻擊機已完全起飛了。」

他們看到它在空中表演翻滾及俯衔追擊的特技表演，它把機頭垂直上拉，儘量上爬，而那隻鷹式機就像是隻隼一樣緊追不捨，這只是一秒鐘的時間，等會兒，在空中出現了一顆白點，這顆白點就像是個隕石向天際直衝而下。

白色的亮光宛如一團突來的火炬，向著那個方向，每個操縱員就覺得它似曾相識，而摩羅必須把它辨視出來「蒼鷹五號現在已被擊落。」

它造成二米長的尾焰，這是鷹式機的手筆，花的代價太大了。

科尼克正望著由電梯滑板上漸昇而出的蒼鷹六號，他急切的說「現在！現在馬上起飛！」

但是鷹式機已站穩了位置，又是一道白光。

基地總部不曾看到的地方，一個迴廊的裂口，强風陣陣，急吸而入，碎屑紛紛的在月塵土地上飛起。連爬帶滾一陣混亂，一個船員從窗外摔出，摔的到處打轉，遍體鱗傷。

在計算儀桌上，一個個紅色的閃光在報告損壞的經過同時隨時控制一切情況。

在整理資料之中，仙杜娜貝妮斯口齒清晰的報告科尼格說「報告指揮官，三架蒼鷹號全毀。」

仙杜娜旁站著保羅摩羅在與受損害的單位連絡同時向科尼格報告「爆炸膨脹域在基地末端，該域目前已控制住。」

克拉森仍沒有消息，他那流線型的圓屋已失去了控制，災禍之風已波及到海尼娜羅瑟爾的醫療中心，一臺臺的手推車散在排列零亂的床位間，她和鮑伯瑪妮塔已退至原來的老醫療舊址，救助傷患和包紮傷者。

科尼格仍在嘗試，但是在他的腦海中還是有著全盤的羅輯概念，這個觀念告訴他這一切只會有一個結果。他不須要摩羅刻板的來告訴他發射架只剩了一座，而四架已經沒有了，他需要的資料就是鷹式機倒底從何而來聚於何處，仙杜娜又提醒了他「軌道座標三〇七位置。」

似有什麼東西經過卡特，馬上他就打開了在正駕駛上方通訊掃瞄器的通話儀，「愛倫。他們向你那邊來了。」

「我知道，指揮官，我們在螢光幕上已看到了。」

「計算機可以提供你他們性能的資料。」

他看著博基門馬上示意了一下並且繼續說：「現在採攻擊步驟。利用任何機會，儘量開火。」

「照辦。」

其它的資料仍在使科尼格傷透腦筋。一組月球工作車已開始在外面工作，清除破壞了的塊渣，卡諾報告道，「氣鎖門已封住了十四個通道中的四個據點。」摩羅報告：「災禍控制小組可在受損區上工作。」

「很好。我現在要發射座的損壞報告，和修護區的報告，校對蒼鷹號上的雷射瞄準儀之最少讀秒值。」

這些全是他要作的，而他亦有權利召呼任何的事情。海尼娜羅瑟爾問答的聲音裏噪聲很大，她知道事態已然十分嚴重，她用那雙戴了黑手套的玉手輕拂著那束金黃秀髮下滿冒著汗珠的前額。

「海尼娜？」——一絲她喜悅的聲音傳至耳際，「給我一份意外災難的報告。」

「自與蒼鷹號船員失去聯絡後，我們已失去了所有那四座發射器的技術人員，其它十一件意外事件正在調查中，不包括二個人在內。」

「不包括？」

「據消息報告，當迴廊下跌時，約翰，你知道這表示什麼事發生？」

「戰爭。」

仙杜娜正對他耳朵在說話，而他鬆開了鎖口。

圖一：在軌道攻擊戰一文中，三艘太空船，在幻覺中出現在艾爾發基地總部內的螢光監視幕上，從螢光幕上可以清晰看到這是三艘載有武器的戰鬥太空船，足以把艾爾發炸成碎片。（詳見P.21文）

圖二：受到紅色攻擊的艾爾發基地，只見科尼格指揮官迫不得已的說：「我們必須要應戰」，但是，科尼格語意沉重地說：「我們已無裝備能升空禦敵了。」（詳見第一章）

「在軌道上蒼鷹號的位置是三二六。鷹式機在三一九，雙方正在接近。」

卡諾已經準備好了輸入計算機的資料，他對計算機說「雷射機在二分五秒內進入範圍。」

科尼克在電訊中呼叫卡特，「他們正由三一九的位置向你移來，愛倫，在二分鐘內就進入你射程範圍內。」

卡諾又附上了一句「還有四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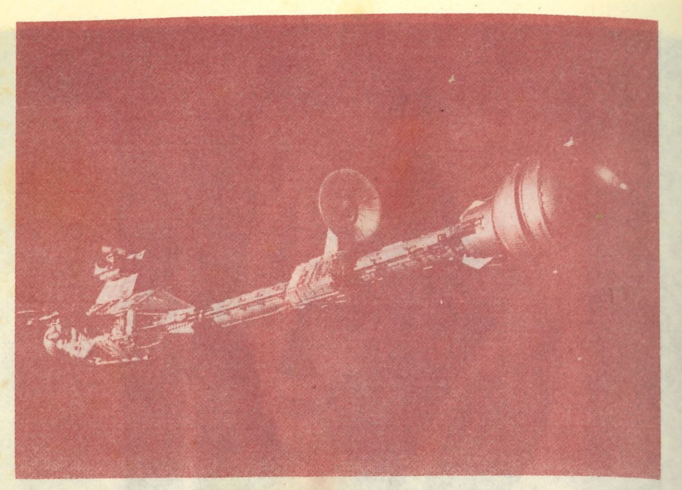
科尼克又重複了一句，「還有四秒鐘，就和他說的一樣，我們將隨時提供你一切我們所能獲得的資料。你要知道在月球基地和他們之間全靠你了，神靈知道這次絕不能出錯，我們全靠你了。祝好運。」

卡特直起了大姆指，一付信心在握的樣子。所有一切全在他的身上，前面是死路一條，三艘鷹式機愈來愈近了。他告訴他的蒼鷹號，這次一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領航對一號機說話。我們在以前成功過，這次也能成功，來一架幹一架。一進入射程就開火，如果錯過了機會，我們就無家可歸了。」

他止住了喘息的心跳聲，拉桿向前一個俯衝，就像是一支所向無敵的老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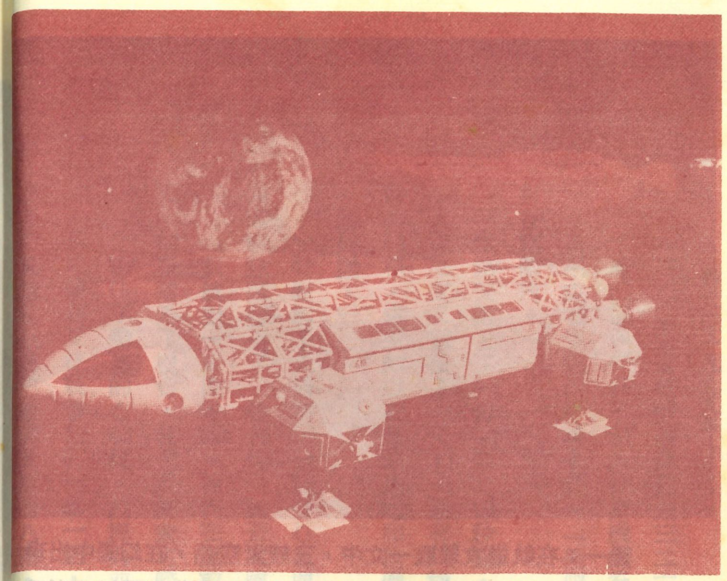
基地總部正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他們看到航具尾部迸出的發光尾焰，像是子彈的光束，而左邊蒼鷹號的軌跡已被沖的亂七八糟。



圖五：外星的龐大武器系統已經運到，似乎準備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欲使艾爾發基地永劫不復。（詳見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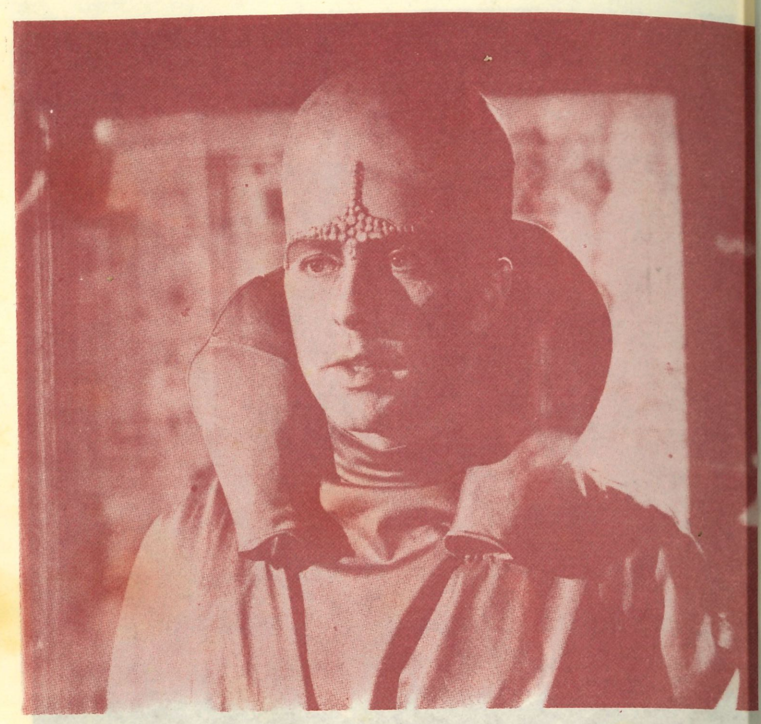
圖六：指揮官科尼格沉重地說：「我們必須面對事實。」「艾爾發若永劫不復。那我們就無法生存其上，只剩下四天，我們就會進入此紅色行星的範圍，那批外星人也會把我們給毀了，我們除了面臨敵人外別無他法。」（詳見第一章）



圖三：在一望無際的星空，那個紅色的外族行星正如明月當空般的閃耀發光，科尼格通知巡航的蒼鷹號說：「切斷動力。」或許我們可以飄浮而通過，使他們誤以爲我們已被命中而完蛋了。」（詳見第一章）



圖四：基地總部的控制中心起了一陣爆炸。火花四閃光線搖撓，似乎艾爾發已遭到那紅色行星的一次突來攻擊。（詳見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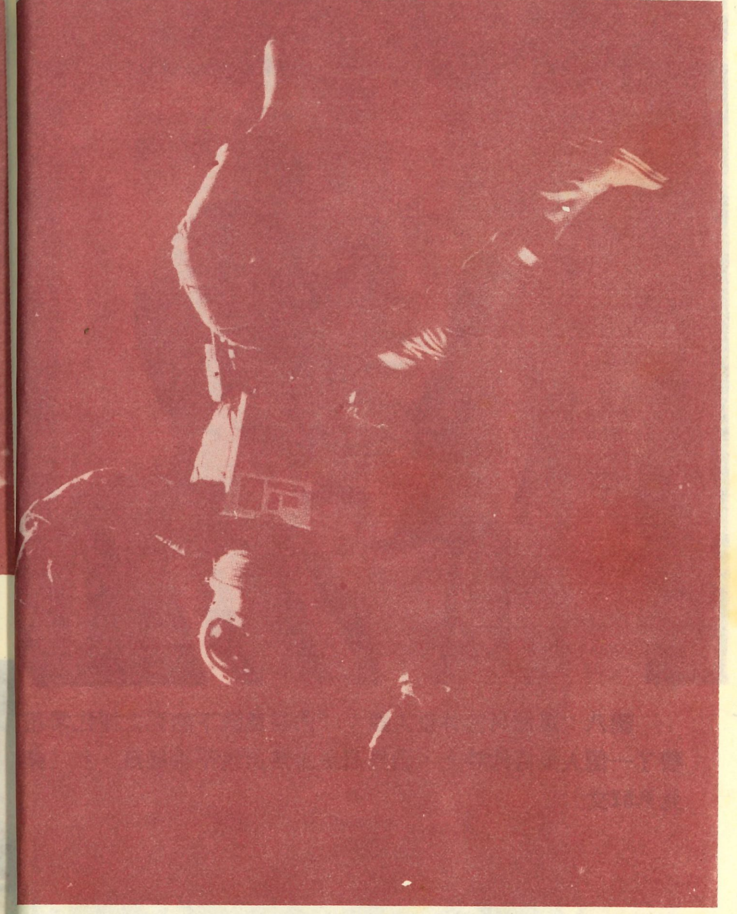
圖八：這個男性外星人說：「內在意識下的死亡掙扎常花費了一個人最好的時光，但是還是永無止境不得終日。」（詳見P.52文）



圖七：紅色行星上的女性外星人，有著一幅人的臉孔但是形同死人的面具一般，她的雙唇緊閉，臉上好像塗滿了一層冷霜一樣。（詳見第二章P.50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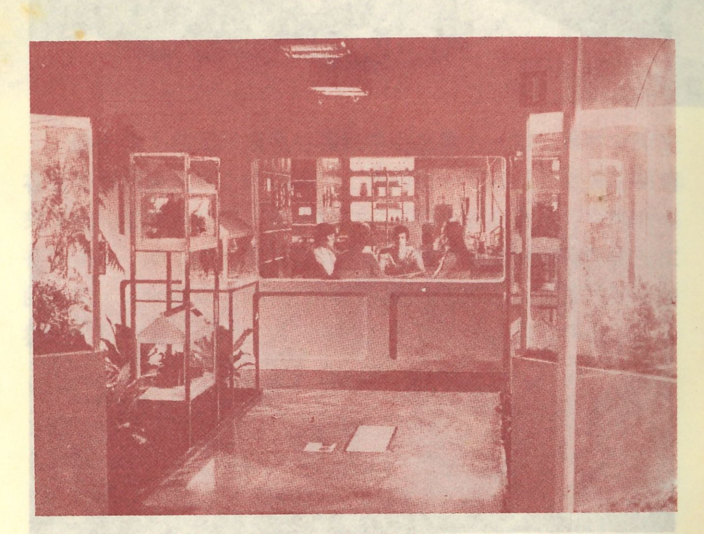
圖十：空氣中充滿硫磺味的濃霧，科尼格指揮官在殘墟中掙扎而出，他全身震抖，驚嚇，而一面又要去找海尼娜的下落。（詳見P.68文）



圖九：約翰科尼格飄進無盡的太空中，生命系統的維持量只剩下九十七分鐘了，過了這段時間後，就不再供氧，而他呢？卻將在天涯蒼穹中永遠飄浮不已。（詳見P.62文）



圖十三：「快回頭，保羅！」科尼格大叫，「如果我們要死，也要死在艾爾發上才行！」（詳見 P.69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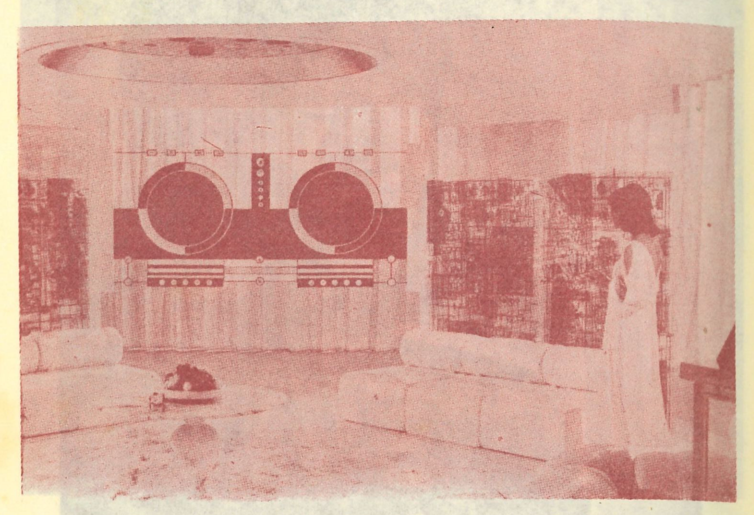
圖十四：四人一組的心靈試驗看起來就好像是降靈大會一樣。實驗室內籠罩著一層蒼綠色的光暈，看起來蒼涼無比。但這次降靈大會却因而引發起一件所謂「婆娑魅影」的事件來。（詳見 P.75文）



圖十一：科尼格在一堆冒煙的廢骸殘體中找到了海尼娜，輕輕的，科尼格把她翻過身來，看看是否仍活著。（詳見 P.68文）



圖十二：在醫療中心裏，病患與工作人員被一陣突起的爆炸而聚在一起，艾爾發已無法對抗外星人的堅甲利兵了。（詳見 P.30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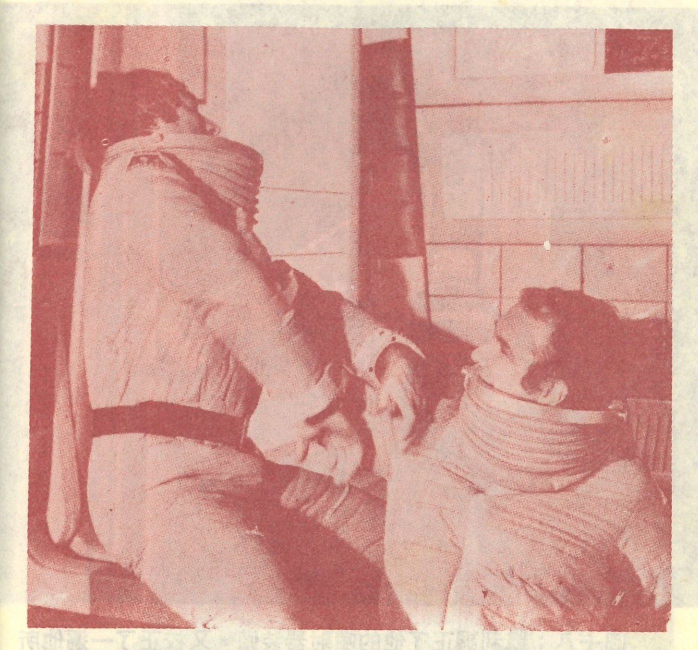
圖十六：在那間白色的控制中心室裏，一位年青的少婦正在看著那個螢光幕上的動靜，上面顯出一個飄盪的月亮迎面而來。她的名字是岱妮，住在只有在科幻小說封面上才有的尖塔奇樓上——高文明的工程產物；而這種文明度遠較艾爾發要來的文明，這個星球上的文明與艾爾發的比較正如把艾爾發上的技術與哥倫布老式的造船技術相比一樣。（詳見 P.120文）



圖十五：圖上的這個就是在「婆娑魅影」中唐梅第的化身，一個夢魔下的生物，他那英俊的臉孔一半已是被燒灼的模糊不清，新肉外翻。在此故事裏將因此怪物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玄妙故事。（詳見 P.85文）



圖二十：白色的物質由外太空衝壓而入，散得基地總部內到處都是，艾爾發上的工作人員正在一愁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對這所月球基地的是否能繼續生存下去，已不抱希望。（詳見P.209文）



圖十九：主駕駛員愛倫的太空裝臂套被凱利拔了下來，他不知怎麼的會有這樣大的力量。他的大腦工作負荷量運轉得太快，已非他的肉體所能承受。（詳見P.183文）

他們聽到卡特混亂的聲音「分開，蒼鷹二號」，就在此刻這二架殘餘的生餘者化成V字形直衝鷹式機羣中。

就在他掠掠而過之際，卡特扭開他的雷射槍，就看到一架鷹式機在他靶位上裂開火花直洩而下。這艘鷹式機可以回祭那些冤死的同伴和無辜了。

科尼格大叫「好，愛倫？」又開始校正，但他話彷彿說的太早，剩下的鷹式機開始續著二號蒼鷹機準備來個快速俯衍，這簡直電光石火般瞬間發生的事情。

卡特，一心想著殲敵的美夢，一個翻滾，又一架鷹式機在他下面冒著光而化成一串閃亮的碎片，就是此刻，他看到另一架鷹式機忽然化成了好多好多飛行的塊狀物，他想廻避一下，但已來不及了。

當他們犁入船支震盪激鬪中時，詹森突然握緊了耳機同時捉的皮帶幾乎扭曲了起來，他聽到了一陣漸强的電訊。

「我們被吸入了！」

「這是一束主動力源！」

「我們要分解了！」

「關車，」——卡特叫住他們，而他們的蒼鷹機仍在飄動中，一陣突然而來的沉靜，隨著是



圖二十一：白色的泡沫抗體愈湧愈多，現在已像是排山倒海的一湧而上，這個區域就好像全已被埋沒在一大片白色高密度的海中一樣。（詳見P.209文）



圖二十二：戰爭結束，宇宙怪腦已離艾爾發而去，工作的人員開始清理餘留下來的殘渣——這個怪腦和艾爾發雙方都已付出最大的代價。（詳見P.212文）

一陣熄火的巡行。」

「我們正逐步進入。」

卡特關掉了開關，燈光，控制，動力都停了，他說，「或許他們拖住我們使我們就像艘廢船一樣。」

在基地總部中，摩羅說，「一號蒼鷹機的領航員已失去了連絡？」

很快的，大家一陣沉靜，鴉雀無聲。

科尼格說話了，「我們打開所有頻道，最後一艘蒼鷹號現在何處？」

「在電梯架上無法動彈。」

這裏已不再有任何機會可選擇了。科尼格按下所有各單位的按鈕，向所有三百多人說話，「大家聽到，搬空一切現在不重要的地面裝置。」

他的聲音傳至醫療中心處，海尼娜和鮑伯正在一齊為一位病人作深呼吸。他們聽到他繼續說「地下室入口處在三十秒內關閉。」

對邪基地總部本身而言，他說，「保羅、仙杜娜、戴維——我須要你留在此處。其餘的，都到地下去。」

這是一個普通的地下逃生太平門。維克特博基門很快的站了起來，科尼格：「還有你，維克特。」

就一秒鐘的功夫，此人看來像在反抗什麼似的，但是過一陣子後，博基門從計算機邊站了出來，然後慢慢的移向其它的人羣。

他們正依其能力儘量在做，但是對科尼格的眼睛看來移動的還是太慢了，因為鷹式機發亮的光束正不停的從鼻錐上發出。

基地總部已遭到空前未有的震憾，光線閃爍不已，又突然停止，在每一個區場間一團團的火發出熾光，二周環繞著特別明顯。科尼格，摩羅，仙杜娜和戴維卡諾手貼在甲板上慢慢向前滑進。

在醫藥中心裏面，病人和全體人員均聚在一起堵住地下室的外坑道。當回聲停止後，有一個單高頻的聲音繼續在響，此刻海尼娜羅瑟爾自己就快步向前跑出堆積的物堆準備去看個究竟。放眼一看，就見到一條很長的裂縫，瑪希斯三步併二步的，手上握著一個小盒子，當泡沫不斷的噴出，破裂，尖銳聲才停止。

海尼娜說：「情況穩的住嗎？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弄出來。」

她跑至通訊站，緊張急疾的說：「約翰，你聽的到我嗎？大氣外洩。」

科尼格看到她在螢光幕上臉色蒼白發抖的神情，然後親自跑去此區場，她還在繼續說，「我

們會儘力搶救，但是……。」

在他能回答之前，鷹式機又再次開始攻擊，一陣光束迎面而來通過了複雜的設備儀器。

艾爾發月球基地像是一頭已身受重創的動物，瑪娓塔將一層薄紗罩在裂縫上，再噴上一層泡沫，海尼娜羅瑟爾利用她那把萬能磁鎖開啓了醫藥中心的艙口，她告訴護理組趕快把傷患的推車推入走廊。

科尼格，離開了仙杜娜那張破爛不堪的桌子帶著摩羅和卡諾疾行而跑，當他到達醫藥中心時，走廊上早已被艙門封住，病人一個個正躺在地毯上包紮。

瑪希斯在他窗子的後面，看著窗外的景色一陣尖叫，他剛剛拿著的小盒子掉在地上，他大叫：「它們走了！」

科尼格把它檢起來量了一下，他們還有幾秒的時間。他大叫：「丟開它！」

「我沒辦法。」

海尼娜在裏面正在爲移出最後一個病人而掙扎，科尼格大叫：「海尼娜！」同時旋開鎖口以關上第二道的艙門，就在它們開始滑過之際，他踏了進去，捉住她的臂膀，使勁一拉，才把她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從狹縫中搶了進來。

當艙門關死後，整個醫療中心就像是一朵盛開的花朵而瑪希斯以及躺在地毯上的病人就像是開散在空間上的每粒種子。

在走道上一陣沉靜。科尼格站在一堆堆擔架裝備的裏面，一團團的碎片，散在各處的東西，表示著抵抗所付出的代價。他沈重的對海尼娜講：「不管妳要做什麼，保羅和戴維都將幫助妳，我會在基地總部。」

在他們頭上是段很長的路，唯一的鷹式機已轉了一個很長的擦掠，而把機頭朝向紅色行星去了。

仙杜娜班尼斯已沒有什麼好的主意了。把齒輪轉回原位置，她在那亘幅的螢光幕上收到了極穩定的畫面，但是她所表現出的並不很愉快。手貼在嘴上，雙眼瞪的好大，她正是在受到驚懼後的表情。

科尼格在她絲毫不留神下從她後面過來了，他把雙臂繞在她發抖的臂膀上，希望能用一部份舒適的愛意來驅散一些夢魘的壓迫。

在螢光幕的中央，有一羣鷹式機，就像是一羣繞在鯊魚四周的一團小魚，簡直就是一艘大的嚇人的超級太空船。一艘重機械裝備的飛船，在腹部有其力源，直可把月球炸的粉碎，而不留痕跡，就像是個來無影去無踪的幽靈一樣。

科尼格說：「按兵書所載，首先打開戰鬥的序幕，然後派出大量的部隊前來接收。」

自動地，仙杜娜作了幾項適當的調整，同時讓晶體的能度提高了許多。這幾個步驟算是有價值的，因爲至少可以來個同歸於盡，除此外他們也無計可施了。

幾處殘留的區場像是散在空曠上的數片碎屑，卡特的蒼鷹號對擦掠而過的船來講是一個很突出的浮標。

任何一秒鐘他都會神經緊張，任何一艘戰鬪機均會從螢光幕上消失而且均很精確的讓蒼鷹號一一爆炸。

心臟跳動加快，他說：「艾爾發只留有一艘戰機能載運雷射儀了——如果他們能讓它再發射昇空的話。但是，有些東西至少我們還是擁有的。」把靶拿出來，就是一陣閃光。

詹森，仍在意識不定，緩慢的移轉掃瞄器。雷射的光柵現在已全部出現在螢光幕上。離開中心的一段距離上，懸掛的轟炸機掉在中心地區外，蒼鷹號已失去了穩定的動力，在那裏翻滾。

卡特，咬緊雙唇，嘴巴上的肌肉都在發抖，他情願他的飛機掠過，同時讓轟炸機越過此火域。姆指按在發火的桿子上，他在呼叫每一個他所能想到她的名字，從A到Z順序回憶。逸出了一段很長的航道，他又把蒼鷹號的機頭轉彎，同時轟炸機通過了中心，在他能開火之前就不見了。

他作了個決定，他知道這不僅僅只是一個機位而已。他說：「皮特給我，我們所有的能量。」

蒼鷹號又活過來了，在收集過程中震盪不已。卡特從他的座位下摔了進去，彷彿一陣夢幻恍惚的感覺。瞬間，他誤以爲動力已耗盡，同時儘量要把那轟炸機引入他的射程目標域內。他喊道：「雷射量最大」，馬上詹森放出所有可用的能量送至火球上，在震盪和一陣悲鳴的聲音，就好像卡特被一枚有毒的圖釘刺到了一樣。

雷射光束成功的命中，落在此超級船的平板面上，就一秒鐘的時間，它已腐蝕了一個小孔，然後是片白色的火焰導致一個大的火球照耀在紅色行星和慌成一團的月球基地間。

蒼鷹一號，把機頭上翹，讓卡特的雙腿能平著放開，這全是自動的過程，不問座位上人是活或是死。

在基地總部上科尼格正雙手撫著仙杜娜的胸部，幫助她恢復鎮靜。她說：「怎麼了，然後怎麼了？」

「只有一艘蒼鷹一號了」——科尼格在通訊臺上安慰著她說「艾爾發呼叫一號蒼鷹機。妳能照唸嗎？」

卡特的聲音，喜氣洋洋的從那般滿目蒼痍的飛機上傳出，聲音清晰而宏亮：「我們收到了！」：

「愛倫，好可怕啊。」

「一次大收穫。爲了艾爾發基地。」

「太對了，我並沒有看到你逃出，你怎麼還活著？」

「我們必須要扮演已死的樣子，否則怎能活的回來？」

「不好，你現在這麼樣了？」

「還有一些輔助動力，我計算了一下還能回來，他們下一步要採那一步驟？」

「我全靠你通知我了，通話完畢。」

科尼格從坑穴中出來，他叫博基門道「維克特？」博基門的臉看起來就好像是在螢光幕上出現過的憂慮父親一樣。「那次大爆炸怎麼樣了？」

「他們逼不得已使出的武器，可以這麼說。這在艾爾發基地史上將永遠記錄下來，而愛倫完成了它。」

「愛倫？」

「他是對的，但是我們隨時都有大的災難，隨時都可能造成損傷。仙杜娜又對計算機檢查了一遍，她會告訴你一條回基地總部的安全航道。」

她躺在他的臂膀中，唸道，「航行至管道第九號艙門。九號走廊可安全無慮，從那裏你可以直接通至指揮官辦公室。」

她的聲音清晰就好像是一件家常事一樣，可是這却是滿目蒼痍的控制中心，科尼格知道這一切正宛如故事一樣。要把艾爾發恢復成原狀可要花段很長的日子了。仙杜娜對上了他的眼睛，把他心裏要講的也說了出來，她猛搖著頭。但是却只有一個人點頭，他緩步的走上樓梯走回他的指揮室去。這總比和他們在一起要好些，畢竟，清靜些。

約翰科尼格看了看四周，在月球基地艾爾發上，他個人的指揮會議桌。上面全是斑紋點點，滿是灰塵，嚴重的疲勞和神經衰弱正重重的壓在他的身上。

挑三阻四的弄到最後，海尼娜羅瑟爾才把桌面上的灰抹去，坐在上面，這是一些很小的事但却已記在科尼格的心中了。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輕易放棄這基地的。

他聚精會神的聽著她的簡報，等著知道現在人類的處境如何。「好的，海尼娜，讓我們朝壞處去想。」

避開了他的臉，她說「有一百二十八個人死亡。大部份是失踪，被吸去了。爆炸讓他們給分解了。」

每個人一聽之下不覺瞬時一呆。

科尼格說：「那活的人呢？」

「那批到達窪坑的人全部安然無恙。這些人均不是首當其衝。當該區爆炸時，這裏算過去還

有一半以上的路程。」

「我們還好有緊急動力攻擊，且似乎是把它們全弄完了。」

卡特接著說，「或許那轟炸機是最後一批的碎屑了。」

「我倒不信，但是就目前來講我們還是活著的。現在我們要怎麼辦？」

戴維卡諾想了一下說道「對於那緊急動力，指揮官，我們無法運轉太陽電池，就連最基本的裝備都缺乏，這點在八天內無法修復。」

「主發電機？」

摩羅已完成了紙上作業，「要修好這些損壞的東西，至少要花四個星期。」

卡諾又跑過來一次說：「大部份區域的人逕重力場已經損壞。而且該情況且逐漸擴大之中。」

在地面上的技術人員已大爲減少了。海尼娜已搜集了很多資料證實此事「大部份的意外災害均波及技術人員，當發射臺受攻擊時他們全在那裏。」

科尼格面臨抉擇的關鍵，而仙杜娜班尼斯又把話題反了過來，「並不只有這些，指揮官，食物製造和植物的循環系受到部份損壞，水源量已受到嚴重污染。」

「要多久才可修理完善？」

「至少要九個星期。但是在我們開始生長穀物之前至少還要有二個月的時間。」

科尼格看了看維克特博基門。沒有必要再向他提出問題了。博基門在他前面，適時作了回答。

「此行星落入區域之中僅有四天時間，除此之外最近的行星系至少也要花六個月才能到達。」

每一個人的眼睛均望著科尼格。他頓時感到指揮官個人的孤寂。但是他却勇敢的接收了這個事實，他的聲音平坦就像是在解決一個問題，同時決策事情的細節一樣。

「愛倫，把尚未武裝的蒼鷹號紋盤昇至發射臺上。」

每個人的臉都看著這個問題，這是他們全部的解答，他又看了看海尼娜羅瑟爾。

「我們登陸該行星。」

頓時意見之聲四起，但是維克特博基門的聲音似乎是衆聲中最突出的，他說「我告訴你，我想他們弄的很清楚，我們必須要離開這裏。」

「他們停止攻擊的原因，維克特，就是他們必須要知道他們不會受到干擾。愛倫必須要停止對他們致命的打擊——但若不這樣做艾爾發早完了。我們無法住在這裏，同時也沒有其它地方可走。電子計算機的估計告訴我們，這個行星可以支持人類生命。除非有任何人有更好的意見，我

以爲這是對我們唯一的生路，我們現在就來計劃一下登陸該星的細節問題。」

這是一項具體的建議，必須要持續下去。他可能是對的，在任何一件事情中，他們必須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動力源，再做其它的打算。

一個小時內，在唯一未損失發射臺上的那架蒼鷹偵察機以及機上載著正駕駛科尼格和海尼娜羅瑟爾。

一陣疾風後他昇起了此船，一時月塵疾揚，稍有碎屑，她問道：「你想他們會相信我們是無武裝的嗎？」

「誰知道他們會相信什麼？」

他向著基地總部的方向駛去，大家都看著他起飛就好像是列行公事一樣。

此地已被清理乾淨，而且一部份已在作業了。摩羅正儘量的發揮他的長處使得大家能更安全些，「……此船頭在接近貴行星的是沒有武器的。我們的指揮官，約翰科尼格須要會見你們的領袖，以及共同討論問題。我們要求你們對此基地上的生還者手下留情，這是月球基地艾爾發在呼叫……我們的船現在正向你們那裏接近……。」

傅基門在指揮桌上，仙杜娜報告「該船位置現在已通過一二九號點。」

他緩慢的搖了搖頭，而她此刻却突然的問他：「教授，爲什麼這些全發生在我們身上？」

他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啞謎說：「一支蒼蠅飛向一個頑皮的孩子，就像我們向神挑戰一樣；爲了他們本身的關係，必須幹掉我們。」

科尼格也是爲著一個邏輯的理由，而無法去尋獲它，當此紅色行星塡滿了掃瞄鏡時，他說：「我能說沒有理由，爲什麼這些人來自無涯的太空，還要發展攻擊的戰船，就好像我們地球引出的技術所帶來……。」

「或許我們可以有另一個地球。」

「蒼鷹號加速前進，紅色行星的表面在螢光幕中直逼而來。」

第二章　軌道攻擊戰（下）

約翰科尼格呼叫基地總部，「保羅，還是沒有那行星的反應？」

摩羅，看來一臉焦媒的樣子，出現在科尼格的螢光幕上，「還是沒有，指揮官，可能他們是聾子的種族。」

「以他們的工程技術來講，他們足以有能力來發展他們的通訊系統。」

從視察口上看下去，一片表面，海尼娜羅瑟爾慢慢的說：「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在玩弄我們，約翰。」

綠色警告燈在儀表座上閃爍不已，科尼格報告出記錄上數字，「補償點的位置在六——六的位置。我們置身於地球重力場內？」

「這是計算機告訴我們的；可是至今還是不見一艘敵人的船艦。」

現在他們更接近表面了，看到的又更多些，空氣溫和但神秘。他們飛進了一團柔和起伏波浪式的土地，外罩了一層軟且帶著夏綠紅色樹葉似地毯的顏色。在區域中有許多高聳如塔的建築，看起來就像是未來派的奇景異物。海尼娜大大的吃一驚，留下的影像深深的刻在她的腦海中。她說，「喔！約翰，好漂亮啊！」

科尼格在他儀座上，以一種不信的眼光說道。「現在向修正偏離五度，我們正逸出航道。」

海尼娜又擔負起副駕駛的職務來：「計算機不甚負荷。」

「修正無效。」

他做了一次標準的檢查工作，但是，綠色的燈光仍在閃動不已，「所有系統檢查完畢！」

他叫，叫艾爾發基地，「艾爾發，聽到嗎？請回答，艾爾發……艾爾發，聽到嗎，請回答，艾爾發？」

沒有反應。他二眼看著海尼娜，「沒有接通，我啓動一下操縱系看看。」

五秒鐘的集接放症，參考了所有的技術手册的操縱方法，他讓步了，「我們仍是逸出航道……我無法校正。」

但是蒼鷹號却在做水平的下滑飛行，似乎有第三種力量在指揮艙中控制全機。一種正確的女性聲音從儀表座上傳出，「艾爾法的人類，你們現正受制於地面的控制。」

這是發自一種機器的聲音，似乎來自這個紅色星體之上，來自地表上某隣處。海尼娜羅瑟爾說道，「人的聲音。」

它又說了「放鬆些。身體擺好。」

科尼格，帶著幾分懷疑的語氣說：「地球人以前一定來過這裏？」

想了一下，蒼鷹號在一股地表上循環的燈罩上緩緩下落，科尼格仍是手握控制桿，聳著肩說「就是這裏，我們到了。」

「我只有等在這裏了。」

他也只能這麼說不論她在那裏，都會是個好地方；但是憂慮却全是些多餘而無意義的事情。一座昇降管昇起來，嵌接到出口的艙門上，科尼格按下開啓的按鈕。當艙門打開後，地表上發出閃爍的金光。海尼娜緊靠著他踏上門檻。這一切都像是幻夢但又件件眞實。他的手緊握住腰帶上的雷射槍。二人從蒼鷹號上一起步入那早已等在那裏的艙中。

這個小艙昇起，慢慢的移動，離開地面，待艙門再度開啓後，首先喚入眼簾的就是一道光面，一座圓形的艙室，全是些閃動不已的顏色在跳動，同時光線向前移動。造成一個內環，有六組半透明的圓柱定期緩和的脈動出亮光，光源模糊不清。與他們二人緊靠在一旁的是好幾根圓柱，較小且光線較弱，而且似乎有個影子向這邊移了過來，整個的艙室就像是一束光線交叉其上，待光線聚在一起後又像是個有機生命的個體。對海尼娜羅瑟爾來講是太刺激了，他生理上的弱點已在這種驚訝之下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就像是任何活的生命一樣，他們企圖對此環境看個究竟，同時查個清楚，但是當他們一踏入中心時，已無其它可看，因爲以地球的心靈來定義的話，已是無什麼可看了。海尼娜說道：「你以爲這是怎麼弄成的？」

「我不知道，想必是某種高度發展下的技術結晶。不像地球上那些凡夫俗物一樣。」在他來講仍是謎雲密佈，他們二人一起到了一個較小的柱前，看到他倆的臉孔射出來同時看到陣陣的脈動此起彼落。

科尼格繼續說「仍無音訊，我希望若有什麼的話也該露個面，說個字——任何字。」

「他們一定有一種特質的皮層，另一種大腦。」

「他們爲什麼要把我們給帶進來？」

「或許想仔細的看看我們。」

「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好奇的心裏。」

他移向另一個圓柱體旁，突然它由底部向上冒出一股耀眼的閃光，他的手掌馬上平貼其上，就在此時一股導電的東西已輸入該室，他退了回來，海尼娜緊緊的依偎在他的懷裏，太可怕了。在此晶核中有某種動靜，一股霧般的旋渦，突然又變清晰，反映出一個明顯的輪廓來。

海尼娜，一陣耳語小聲的說，「是人嗎？」

就好像剛開始一樣，光線在圓柱中繼續加强，慢慢的就淸楚多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是一張人的臉，但是毫無血色，像是一具戴著面具的臘像一樣，無光澤一臉蒼白，二眼緊密，二唇緊合，就好像臉上擦了一大罐冷霜一樣。

科尼格說「人嗎？或是任何與人相似的生物。一幅假面具？」他又站近了一點，「你能回答我的話嗎？」

海尼娜緊張的要死，「光線，顏色，他們的語言我們是不會了解的。」

藍血色的眼睛張開來了，一股强烈的眼光透視而至。雙唇間裂出一絲笑意，似乎有一股主人待客的味道。一股轉而冷淡的聲音從他的頭中發出，「說話，地球人，你們從那裏來？」一陣簡捷的判斷；科尼格對這種無禮的擧動沒有理會，他的同胞受到他們的殘害，使他們的基地受到萬刼不復的地步，如果問他們的目的何在實也不足爲奇。

「說話。」

科尼格壓制了氣怒的心情。穩定而且平靜的說：「你知道我們是從地球上來的嗎？」

沒有回答，這張臉仍是像墳場中死人的臉一樣。這下科尼格火了，他又跑近一步說：「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攻擊我們？爲什麼？」

這個人還是沒動。

「我們試圖與你們連絡已有好幾個星期了。我們希望獲得讓我們著陸的許可，你了解我們，你又說著我們的言語，爲什麼你還要用那殘酷的殺人東西？」

科尼格擡開雙手轉向海尼娜，她那淸晰甜美的聲音劇破了沉默。

「如果眞有理由，你爲什麼不到我們那裏去，我們會了解，在基本上是有些彼此不相容，或許？我們均是和平的——彼此互愛互信，同時我們不會有惡意來這裏。要知道我們的月球星體已不受我們的控制。所以我們必須要覓訪一處居所，但是我們不會使用武力。我們全是爲和平而努力」

海尼娜說的太多了。科尼格不覺怒火上冒，「你這狗娘養的，快回答！你要我的來處，我告訴你了，我們是爲和平而來，你一直不曾開口而突來一陣奇襲。我們有一半的人被你們弄死了。艾爾發也被毀了。你使我們失去了活下去的意識。讓我們把剩下的刼後餘生者留在這裏，看看是否能增進彼此的生活情趣。」

「你們不能留下來。」

科尼格大叫道「我們在艾爾發上已不能活了。」

「你們在太空中已無處可待」

「就這樣！你就這樣把我們的未來全抹殺了？」

「你們沒有未來，你們是自播惡種自食惡果，你們自己汚染了你們的環境，產生了一種致命的毒菌，足以造成可怕的傳染（譯者按：此文載於 Brsak away 一期中的故事。）

一陣沉默，第二根柱中的影像也開始慢慢清楚了，這幅尊客還是和前面的一樣，但是比較女性化，而音調也較爲緩和，「你們來到此星，會催毀一種我們已延續了幾百萬年的文明。」

海尼娜說：「這是你們的人性意識？我們連病菌都不如？」

情況比科尼格預料的還精，他手握雷射槍的把柄按扭，他的聲音堅決而且一幅挑戰者的味道，「從那時以後，我們已被炸脫出地球的軌道，我們隨時都在與生存搏鬪。我們有生存的意識。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們還不曾找到。我的意思就是這個，我們對人性的尊嚴和命運抱有無比的信心，如果你像神祇的話，希望能够配合。」

這個男的可不耐煩了，「對內在的死亡掙扎在這裏已經好久好久了，但是雖然如此却永無止境？」

「我拒絕承認與接受我們沒有未來的話。」

「過陣子要全部消滅，完了。」

在圓柱中的光線逐漸淡了下去，只剩下一個影子。

科尼格抱住海尼娜，迅速的在她的耳邊說道，「他們的體質很弱，似乎已差不多了。」

「但他們有超級的武器系統。」

「不是這個，在這個屋子裏。不論他們有什麼，但却賴生命支持，且都是短暫的？」

她大概了解他的意思了。這倒令她擔心起來，「我們帶著信心而來，我們是要和平處理此事的。」

「他們却不接受。」

「你的意思是什麼？在這裏也開闢個戰場？」

「會失掉什麼？他們無法勸服我回到艾爾發去等死。」

他取出了雷射槍來，打開了致命光束的保險開關。

「約翰，暴力解決是沒有止境的。」

但是他却把她往邊上一摔，跑至此星球人所在的柱室中。在那前面，這個男性的星球人站在那裏，瘦長，微微的不透光線，身罩一襲中世紀裝的武士套服。他手上攜的可是身負地球重擔的雷射。科尼格標準目標就是一槍，但是奇怪的是自己却被雷射槍擊倒而那個女的仍留在那裏，在交叉的火海之中。而他却倒下了。

海尼娜羅瑟爾跑向科尼格，凶兆已攏在他的四周，她的頭髮包著他那燒灼的部位，臉已不成形了。

空間裏又再度陷入一片冷寂之中，除了海尼娜的哭泣外，柱艙中已無一人。

在遠方的艾爾發地球基地上，保羅摩羅把那剩下的蒼鷹號裝在發射架上，博基門在指揮艙裏找到了他。

「指揮官那裏仍是沒有消息？」

「沒有。」

「既然這樣我們又要再來一次。」

「一號發射染和五號發射染已準備妥當，我們可以把蒼鷹號發動，若有必要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可怕？」

海尼娜一遍一遍的重複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約翰，爲什麼？」

在他身邊的地板轟的一聲，她抬頭一看，二個外星人正站在她的二邊，那把雷射槍就落在科尼格身旁不遠之處。

她一個快步侵近她的脚邊，捉住槍，狂亂的大叫，「讓開……我要殺了你！」

一如往悉的鎮靜，這個女的外星人說道：「不要怕，羅瑟爾醫生，我們會幫助妳。」

她背對著她，「滾開！」

他們緩慢的移向她來，她一步一步的後退，一直到退到她身後的晶柱爲止。

「不要再近——否則我要開槍了！」

他們仍然前進不誤，這個女的說，「你無法殺死我們，羅瑟爾醫生。你武器的動力必會轉向對妳射擊和剛才一樣。」

他們移了過來，在那一邊上，她絕望大叫著，夾著一陣電荷的嗶叭聲。有一串間隙的閃光，當它漸褪之後，她自己看到了她那一股狼狽的樣子。

她從內側看著那個圓柱，看起來長著就跟那二個星球人一樣，她被關在一圓半透明的罩室中，她的第二聲叫喊已隨著圓罩的隔音而逐漸消散。二個外星人又回到他們原來的位置看著她，但這次有所不同，他們的臉上都帶著微笑。

「不要害怕。」

「在我們的世界裏不必害怕。」

柔和耀眼的光照進了海尼娜的圓柱室內，她感到有股和平的氣氛襲入她的心扉。除她自己以外，她看到有另一個艙柱，科尼格躺在裏面，奇怪的是，這次她已沒有悲傷的感覺，而躺在裏面的他也是一樣。

那個女的又說話了「他是因害怕而導致的犧牲者。現在妳可分享我們的權力，同時在他有生之年滿足妳的願望。」

當她停止時，科尼格的眼神閃爍了一下。他的手移向他的臉部。這一幕他永不會忘記，他的脚步逐漸的移向那充滿了光線的三個圓柱室。然後他看到了海尼娜，他失聲的大叫「不！」聲音在圓拱的艙室中回盪不已。

海尼娜在微笑，模仿著他們的動作在向他打招呼。

他又叫了一聲「不！」快樂的跑去欲把她抱出來，但就在他到達那柱束之前，一陣光降閃了一下，他似乎被一種東西擋了下來，從他倒地的位置看去，他可以看見那把雷射槍，他伸手把它拿了起來。當他再向前走時，另一道閃光又把他給逼了回去。

很明白的，他無法得到她，牆壁生光，指示了一條他們要他走的道路，他必定有另外的工作要去做。他說，「海尼娜！」一陣泣聲，他似乎對他的離開有十分的歉意。當此光把他吸入後，他就消失了，而她呢！仍在那半透明的艙室中微笑。

在她心扉內，她意識可以看到電梯把他帶至地表面，而蒼鷹號在他發動引擎下也從地表上昇高而去。

××××

在基地總部裏，這處月球基地上，保羅摩羅向整個基地廣播「每個人向技術工程區就位，蒼鷹號現在已負載完畢。全部宿舍的設備將在十五分鐘內開始關閉……」

在她儀座上，仙杜娜插嘴說：「保羅，我收到了訊號。」

卡諾尋搜來源，然後講「那是來自指揮官的蒼鷹號上。」

在如空谷廻盪音聲中，科尼格的聲音傳了進來，「喂，艾爾發，聽到請回答？」

聲音一過又一遍，等著他的回答。

摩羅回答道，「指揮官，我們聽到了！」

科尼格的面孔逐出現在螢光幕上，他說：「保羅，我們能够在該星生存，但是必須要經過一番苦戰。」

反應非常混亂，好壞均有，保羅摩羅叫道：「安靜，幫個忙好吧。」

科尼格說：「愛倫呢？」

卡特自己回答道，「在這裏，指揮官。」

「我要你把最後那艘有雷射的武裝蒼鷹號駛過來，在一定的位置會合，然後我接你上船。」

「遵命，先生！」——他快步離開，而科尼格又再喊「維克特在那裏？」

「在這裏，約翰。」

「和愛倫一樣趕快撤離艾爾發基地，我無法要你自願來到這裏，來看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但至少……」他無法自己說出艾爾發已是一個死的據點。

「沒有關係，約翰，每一個人心裏都有數，我們冒這次險。」

「很好，如果沒有我在你左右你也一樣，選擇一片空的地面，鞏固你的據點。我想一定可以讓艾爾發堅持到底，我要說再見了。」

「爲我向這個行星問好！」

這是個可悲的嘲笑，但是一流的博基門却可以作的很好。卡特的蒼鷹號在螢光幕上已經可以看到，大家全在崗位上各自準備。

在她的柱室裏，海尼娜羅瑟爾現正置身於一陣突來的善意之中，她和二個外星人都在發著微笑。但是彼此的隔閡仍是存在。她說：「我是個犯人了嗎？」

這個男性的外星人說道：「你可以在心中任意的思想漫步。」

海尼娜的雙掌緊壓在光滑的壁上。剛才的聲音彷彿有著二重唱，她說：「我能自由的在這裏走動嗎？」

女的回答說：「若妳的心靈能找到一條路的話。」

那個男的向前走著，把她扶了起來「約翰科尼格現正在你們的蒼鷹號上。他正向艾爾發基地求救兵。他自信可以救妳而且可以用武力來贏得此行星的太空戰爭。」

「他是……」海尼娜猶豫的說。「這對妳來說是個很奇怪的問題，但他會成功嗎？」

這個答案非常模糊「他非常害怕我們會阻止他。」

「那你呢？」

「不」

「你是說我在這裏不算是人質？」

「我讓你在這裏是要你看看這一切的後果。」

她感覺到此刻的她眞像是個白痴，而她在發問時聲音略帶有氣憤的說：「怎麼樣呢」

這個女的回答了她，「在地球人的概念裏，所謂生命，在他害怕的驚懼下必達末日。」

他們又仔細的想了想說：「害怕已經塡滿了他的心，他無法有自信地接受另一種生命的生活方式。」

「他依戀他所知道的生活方式。」

「而害怕切除他一切矇糢的障礙。」

「它將是妳的任務，作爲一個醫生，去拆除這種障礙。」

海尼娜兩眼看著這個男性的外星人，「若我照你所說的去做，首先我自己必要先克服害怕才行。告訴我，我們全會死去嗎？」

「這全要看妳了。」

科尼格看著卡特所駕駛的蒼鷹號直駛而來，此刻他在技術領域上感到十分滿足，至少他所約定的地點是可以行的通的。不管這批外星人怎麼想，人類，這個響亮的名字還有一段長路要走，絕不會就這樣消聲滅跡。

當二船會合時稍有傾斜，然後雙管鎖死，愛倫卡特的聲音從儀器上傳來「鎖裝完畢，管道已加壓。」

卡特的副駕駛怱忙的過來而科尼格與他的主駕駛在指揮室會面了，當他在進入太空甬道時聳了聳肩說：「你駕駛她，愛倫，航向該行星，我確信此行必能成功。」

另一艘蒼鷹號改變了方向，選了另一條航道直返艾爾發月球基地。而卡特正繞著此一紅色行星打轉。

因爲科尼格的已經飛走了，所以它又是以第一種的面目出現。發亮的光環不斷的在脈動就像是在無線電源傳送信號時的形式一樣。卡特說：「看來像是有防衛的樣子，指揮官。」

蒼鷹號飛馳而過，雙手平推至最外的軌道環上運行，但在瞬間之際仍被一股紅色閃光吸住。這些人全都汗流滿面。這下蒼鷹號要費點事了。慢的幾乎像是要停下來一樣，在前進中像是突然減速一樣。

卡特大叫「力場，關掉主引擎。發射倒向火箭。」

科尼格打開鍵鈕，對著儀表指示說：「全動力，受偏，但却不見後退，反重力幕廉已放至最大。」

艙室瘋狂的猛震，一放開引擎就如此。只見蒼鷹號在自己打轉，就好像受到一個全力作用其上一樣。在儀器座上，紅色警告燈在閃動不已。救火鈴一聲狂鳴，馬達幾已達面臨自毀的程度。

在這極端喧擾的聲中，愛倫卡特說：「我們沒有辦法，指揮官她快要炸開了。」

「我們一定要控制住她？」

一陣陣的煙氣從儀表座上冒了出來，在超結構架上的震盪儀像是一陣突起的漣漪一樣，掀起一陣騷動。血紅的亮燈探針像是從艙室中突出一樣。

卡特大叫「趕快噴出，她快要爆炸了。」

一陣轟隆的衝擊聲，蒼鷹號上的金屬碎屑，像是一大片玻璃紙樣的緊罩在外面，瞬間，紅色突然切斷，突然又特別的寂靜，二個像是巨大的氣球飄盪在巨大無涯的太空中。

科尼格叫道：「愛倫?愛倫?」他看到卡特繞在他的周圍緩慢旋轉。氧氣面罩已經有了一道裂口，愛倫卡特似乎已經死了。

對科尼格來講這下在寂寞中他是已達危亡之極了。他想了好多次有關他現在該做的措施；隕石攻擊，任何一種生命系統全被摧毀，在太空中他被環境曲服了。不能自求生存就是死路一條，

一切的力量都白費了。他僅能打開一個泵閥讓它全速開動。現在已無選擇的餘地，因爲人類無法控制其命運，他只能靠毅力來堅守他的企圖心。

他看了一下在他胸前指示錶的度數。「只有九十七分鐘的生命能力，以後氧氣就用完了。」幻覺，一陣求生的欲望永遠在刺激著我。」

他抬頭看了看星象圖，一片廣渺的無常空虛。「或說是一無所有，負值的一切。毒素和痛苦一直在折磨著他……一無所有。」

在輪組旋轉器上飄盪著，他跌入一遍空虛之中。「這個軀體在歷史的記載上將是一個永遠不解的謎！在未來的考古學家研究中，是失落的環，約翰科尼格，來自一個叫地球的行星，第九任也是最後一任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指揮官。」

想到這裏，他猛然的搖著頭，一陣古式傳道地球者的卓越智慧在他腦海中一閃而出。「虛無大師對牧師講道，虛無，一切都是虛無。」

他仍在以人類的智慧與命運搏鬥，希望能找到一塊陸地。博基門看那艘太空船降回艾爾發月球基地。一次二具，他們像是二隻不死鳥，在一片殘墟中的僅存者。

在基地總部裏，他和摩羅及卡諾還有坐在儀器座上的仙杜娜班尼斯，正坐在指揮桌旁。他非常滿意，因爲每一件東西都已裝載完畢，就待離開了。

保爾摩羅說：「那就是，教授，最後的一艘蒼鷹號準備起飛了。他們正在等著我們，你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謝謝你，保羅。」

仙杜娜按下了一個紅色的桿鈕，出現了一條很新奇的波紋，她說：「現在開始記錄。」

帶著悲傷的說，維克特博基門開始說話：「我們是人類，來自地球的行星，我們建造了一個叫艾爾發的基地來學習研究太空的一切，但人類的錯誤導致一陣巨大的爆炸而使月球逸出了地球的軌道。」

他的聲音堵住了，一片片的零碎記憶串出一幅幅的圖畫。

「我們於是向宇宙奔馳，爲了找尋一處生活的樂土，現在我們將不再生活於此了，而且我們正面對一個未知的行星，這顆行星幾乎要把我們完全消滅。」

他停頓了一下，想著要用那些正確的字眼，接著他又說道：「你，不論你是何人，在艾爾發上發現了這處空盪的所在，可以來找尋我們，假如我們仍存在的話；請光臨，並且教授一切你所知道的給我們，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但是我們仍還有更多的東西要向你們學習。」

他準備再唸下去，但是感情的壓制，又停了下來，當錄音帶本身有點麻煩時就會起一種呼呼的聲音，他起身又整修了一下。

其它的事情也依序的在進行，摩羅把他的肩膀繞在仙杜娜的肩上，卡諾本著一種直覺愼重的管理著燈光的控制。

維克特博基門仍在自己唸著，他還記著科尼格所說的「再見吧，艾爾發。」

轟隆一聲，蒼鷹號艦隊開始全速向紅行星出發。因爲要離開這個長於斯的基地，博基門幾乎說不出話來，他陷入了一陣深思。

保羅摩羅向他挑戰似的說：「難道他們連五分錢都不值？」

「我在奇怪……只是奇怪，若我仍有著未來的話。」

摩羅也不再和他說話了。在旅客艙裏，艾爾發的人類正在閱讀、下棋，任何逐散焦急的動作他們都用了出來，仙杜娜班尼斯，正在打橋牌，手上有二張紅心，但她把這牌緊貼在自己胸前，

「你曾想到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的心情嗎？」

沒有人要去猜她的答案，她的對象就說：「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仙杜娜，開叫吧，我等的要發瘋了。」

在行星的表面上，金色的太陽散著金黃色的光芒直透尖塔的控制中心，海尼娜羅瑟爾在圓柱的殿堂中，正在和外星人談論著哲學的問題。

「你談到生前死後的問題，但是繞在你四周的還是一個可視可得可感覺的世界。」

這個女性的外星人說道：「現在繞在你四周的是一個腦。」

她拉著她的手從小的圓柱室中出來，這個女性外星人接著說：「不像你們人類的腦，這個絕不會死亡，它會不停的代代發展下去。而且隨生活的複雜而更複雜。」

「如果腦是永生的話，爲什麼有生有死呢？」

「我們可不是永生的，我們只是那跨越千年之久腦的租戶。這個行星上的人們以生命在保護著這個腦。」

「而你們用我們地球的鷹式機和超級太空船來防備我們？」

這個回答實在很難讓人接受。這個女的外星人似乎不屑一談——「我們並沒有我們自己的攻擊武器。爲什麼我們要？我們跟本不會有恐懼。」

「那麼他們來自那裏？那些攻打艾爾發的飛船？」

又是一次多餘的回答，「人類是充滿了恐懼感的。」

「但是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把無懼注入我們的腦中，再去學習。」

測頻儀的燈光開始在海尼娜的透明室中亮起。她在節奏氣氛中沐浴著，彷彿好像眞在沐浴一樣。肉體和心靈，似乎是由那些閃動的燈光將之分開。他的聲音來自無源之處，沒有任何意義，

因爲那是從她自己的意識中分離而出的，意識一動，心念一起，就會化爲聲音傳了出來。

「我們的世界是在一種非常完美的平衡之下。差異幾乎全已解決，不成熟的個人欲望和共同的野心均已除去。在腦的大結合下，精神的能量已控制一切使成爲一個和諧的世界。所以我們不會有恐懼害怕的心情。」

概念可說變的具體些，地球行星上的神秘已暗示在語言矛盾之中。疑雲片片，她又說：「喔，好漂亮啊……」羨慕說著，她的姿態彷彿在改變之中一層層的在變著，一串細的條紋把她和事實條條相連，彷彿與深釘夾在一起彼此脈絡相連，她說「約翰？」

她能够看到他了，單獨的，在星際中翻滾浮沉。她幾可看到他的臉孔。他在假笑著，突又變得很焦急，她大叫一聲「約翰？」

沒有反應。他飄的愈來愈遠。

「約翰！」

這個女的說了「他正面對著死亡，他已經征服了恐懼。」

這會是眞的，但是却聽不到他喝叱之聲，她想要馬上能摸著他同時抱住他，「約翰，回來！」喚回到有意識的世界裏來，從冥想中喚醒，她轉身向那男性外星人說：「我要把他帶回來，像他那樣，是個人，我要他立刻出現在我面前，我害怕死亡，即使是夢魔的死，我不須要你們的那種世界。」

「若你能把他給弄回來，他必會面臨他自己恐懼的憂慮。」

「因爲他是個人，所以我需要他，因爲他就是這樣，所以我需要他，需要他那所犯的一切過失一切恐懼。」

那個女的冷冷的說：「他會把我們全給毀了。」

「我們就是我們，不求虛飾。」

海尼娜身著一襲拖地的古代長袍，她在天旋地轉中哭泣的大叫著「約翰！」

在一種不可捉摸的跳躍外，科尼格在他的腦中聽到了她聲音的迴響，空虛或是非空虛，他在他的世界中已無能爲力了。他仍在維持著生命和飛神作垂危的掙扎，他雙手捧面喊道「海尼娜！」

他開始加速，他的身體在紅色的行星體上劃成一個大圓盤。迷慢又迷慢。他被旋入一陣紅光中而後被摔了出來，一束發亮的白光分成萬道的線束，起伏成一股迎亮的光體，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置身在該行星控制中心的入口壁處。她喊叫的聲音又在他耳際響起，她就在那透明的艙室中，悽麗慧美就等著他來。

他的太空裝早已破爛不堪。他的穿著就好像他們來到時一樣，雷射槍仍握在手上，他從外圈的柱中出來，一直到外星人看的清楚，一直到開火射擊，一直到他被電荷打出去。

這一切一切都彷彿已成空想。爆炸的餘力把他震出，成千上萬的碎屑，無數的碎塊，一陣陣含硫甚濃的密雲，在熾紅的火焰中翻滾。

對科尼格來講，一陣突發性痛苦的事實在耳邊響起，「每個人都抹殺掉他所愛的東西。」

他要救她，而她又正在地獄的心臟區內，他用手用脚在地上抖動的爬著，他在找著那個他曾原先看到她的地方，另外一個巨大的爆炸把他旋出外面來，緩慢地，痛苦地，在太空中無形無樣，無聲無息，他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找到她。他叫著：「海尼娜！海尼娜！」枯萎的表面，燒黑的橡皮，一隻手從積堆中露了出來，他找到了她。

科尼格的動作像是個發瘋的悍婦，雙手在碎屑中亂捉一直到她露出來爲止，蒼白的皮膚還好睫毛分明，他跪在地上，雙手捧起她的臉，眼睛中流出一顆顆的淚珠，他的心靈梗塞住了，這就是最後，極限的考驗。

在他確實了此事後，她的二眼還張了幾秒鐘。所有的邏輯都已不能用了。他接受了這個事實，他把她舉起，從那一片墟土之中。觸覺的思路使他深具信心，反對所有的期望，反對一切的恐懼和已一，

她的雙手繞著他的頭，像是到了家一樣，雙唇呈「○」字形。他們還活著，在高階談話下，這一切仍罩在那透明的柱物中。

繞著他們，這紅色的行星就要瀕臨凶兆了。他們緊圈在一起，這一羣統治者在人造的引導下即將毀於一旦。

當沉默再降臨時，完全停頓了。科尼格拉住海尼娜，看著他們手拉著手放在冒煙的土堆邊，看著這邊殘景。這邊心靈拘束，外在極限下的荒漠土地。

就像是好幾把稻草燃燒後的餘煙，從他們那裏飄逝而去，達到地平線的另一面。紅色行星那曇花一現的笑臉，已隨著焦黑的夢魔和疾風飄逝而去。

科尼格看著海尼娜，再看看他緊繫在腰帶上的萬能磁鎖，她知道他要做什麼，他也知道這一切都有必須發生的。

當他呼叫蒼鷹艦隊時，她一遍又一遍的看著那整片他們自己造成的廢墟。

科尼格呼叫著「保羅？」

在急弛的蒼鷹指揮艙中，一陣散亂，隨及科尼格出現在傳眞電視螢光幕上。維克特博基門，仙杜娜，卡諾都擁到螢光帶前來，想聽一聽他的聲音，這是大家的希望以及旅行此行星的目的。

科尼格說道：「轉過身來，保羅，若你要死的話，你也要死在艾爾發上。」

一旦字出其嘴，這世界已罩在宇宙的大鉅變中。時間變慢，變的沒有意義了，科尼格自己感到還像是旋入了一個大旋渦中在裏面嘶喊，旋轉……

基地總部緊張了，全面戒嚴，每個操作員都注視著那個大螢幕。沒有一個人俯看其下，啞雀無聲，約翰科尼格知道一個事實，就是他命令卡特去作警告射擊是不尋常的。每一次在最後的操作組中都相信在這次賭博中他的代價花的太大了。

卡特的蒼鷹號在一個美妙的轉彎中回來了，但是有三段鷹式機，却直過月球基地艾爾發而來，他們不可以趕上，而卡諾正等著時間，準備來一次空中攔截。

「十五秒」

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科尼格。維克特博基門說：「這可是一次攻擊行動呵，約翰。」

科尼格對紅色行星的反應仍報著極大的希望。這個紅色的行星正象徵著一次浴血戰前的徵候。他問摩羅說：「仍然沒有信號傳出？」

「沒有。」

卡諾繼續報告說「十秒」異口同聲的說。

愛倫卡特的聲音，充滿了痛苦，嘶啞聲全屋可及，「我們無法掌握住他們，指揮官。」

坐鎮桌際，博基門向每個人宣佈說：「艾爾發已四面受敵！」

「五秒。」

海尼娜羅瑟爾跑進基地總部，金黃色的秀髮，捲曲發亮，她呆立在科尼格的前面雙眼看著他，屋子裏，他們四眼相對，他還記得那些事情，而這些事情使他一直下不了手，一直在等著對方的回答。

大家全在等著科尼格的命令，愛倫卡特緊張不已，焦慮的神情從主螢光幕上清晰可見。當他一說話時，全場鴉雀無聲。

科尼格說：「愛倫！開火！」

卡特挺直了胸膛向指揮官行著禮說：「指揮官！」

「這是命令，卡特！」

這個機會，一旦錯過就永遠不再有了，三架鷹式機劃空而過，直接攻擊月球艾爾發基地。他們可以忍耐，以及等著消滅這股邪惡的力量。

鷹式機直穿而入，然後就消失不見了；就像是把燈關掉一樣的快速。

仙杜娜班尼斯說道：「外星人的連絡接觸……消失了！」

科尼格呼叫卡特，他在看到此狀後已嚇的暈了過去。「回返基地，愛倫。」

「遵命。」

科尼格慢慢的走動著，關掉了紅色的按鈕，他說：「愛爾特緊急警報解除。」

海尼娜羅瑟爾呼叫她的醫藥中心，瑪希斯在通訊站中重新辦公，一切恢復正常。

「鮑伯？錯誤的警鈴，把它修好。」

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它，傅基門對他講：「約翰，我眞不了解，這表示我們能夠登陸該星？」等著科尼格的回答。螢光幕上仍留著畫面，仙杜娜並沒有把它關掉，這是一幅圓柱殿堂的畫面，男的外星人發出「不」的聲音響徹了整個的基地總部。

所有的眼睛全注視著螢光幕上的一切，這個男性外星人繼續說：「我們確信你們會離開。因爲你們太原始又不穩定，全由恐懼來控制自己，你們將會毀滅我們這個完美的世界。」

女的外星人又證實了這件事，「這些攻擊你們的戰鬥機全是因你們自已的恐懼而由心中幻覺所產生出來的。而我們唯一的防禦力量就是把你們所恐懼的幻覺賦於實體化。」

男的外星人最後又說「艾爾發實際上並未被摧毀。而我們這個行星也是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可以證明給你們看。」

螢光幕上的影像消失了，一片寧靜，因爲他們的內心都略有所悟。

約翰科尼格心中在盤算著要他們回去工作，他對傅基門講，你估算一下到另一個太陽系還有多久的時間？」

海尼娜的雙眼還在瞪著螢光幕的鏡面，她還在回憶過去那段茜草如茵，綠樹成綢的土地。科尼格輕扶著她的手臂，她才慢慢的吐出了幾個字來：「那是個令人難忘美麗的行星。」

第三章 婆娑魅影（上）

約翰科尼格巡視著再製中心的設備，看著那一張張熱心工作者的面孔，心裏想著他的這批同胞可真是行。他們一遍一遍不甚其煩的嘗試著各種新的事物，不對的再改良再創新。

他奇怪博基門怎麼對弦樂四重奏有如此高的造詣，他還以爲博基門一定會找人來幫忙，但事實上，維克特博基門却一個人可以奏各種的小調。他和他的那些自願者配得十分恰當，而音樂的水準也聽得令人如癡如醉。就連愛倫卡特這個不懂五線譜的人，也會主動加入，這彷彿就像是個職業大樂團一樣。

博基門又開始了，緩和的小品曲配上優美的弦律，在這一大塊的太空樂土上，久不爲人類所奏的地球曲又重新復活了，音樂的符調飄落至月球基地的每個角落，在擴音器中一遍又一遍的播了出來。

有部份的工作人員還是一幅黑炭的臉，在水栽培二號室中，不停的工作著。而一組精選的工作人員在從事一項古老耕作的實驗。

當然他們必須要製造一層大氣，有一種低式綠光的人工光合作用在促進它們的植物生長，另外有幾線是讓其自由生長的植物，一些異域新奇的實驗水果，正在一座座的玻璃透明罩中接受紫外光的照射。

潺潺的水流，博基門的音樂已能模擬一二了。在單位實驗室區內，這是一個大家不太過問的區域。唐梅第，這單位的細菌學家，正在解釋他的那套實驗設計；而他的三名自願接受實驗者却在傾聽著博基門的演奏。

他們圍著一張桌子坐在那裏，梅第從桌中央的一個黑盒子中取出了四塊鉛片，每一片的末端均有一席平的電極，梅第正用他的左手在拍打其中的一片。坐在他房邊的是蕾拉亞當斯，一個漂亮的女孩，正看著他的眼睛並且儘她所能的正襟其間。要修正一下，她拿著一塊奇怪的鉛片而且把她自己送入一個奇異的電路上。其它二個也是一樣，隨著梅第作了一個簡單的說明，他們手握著手看起來就像是種在桌上的一小簇植物一樣。

博基門的音樂開始紛亂起來，達到一個新的高潮，蕾拉，突然變的不能控制自己，她看著梅第，然後又焦慮的看著其它的人。毫無疑問的，他身上會發生一些事情。在他的額前，汗流滿面，他彷彿進入一種夢幻的狀態。此時並無外界的干擾，情況繼續下去。在桌子的中央的那組儀器，植物放於其中，鉛片在其間跳火。

梅第像是個在夢遊中的人。他的呼吸異常，震抖的離座而起。二眼看上去簡直是個幽靈，眼珠向上翻只露出了白色的部份，蕾拉亞當斯實在是看够了，她掙扎的想要擺脫。但是緊緊的鎖鍊又脫不開，他們須要外面的幫助，她向外看了二次希望能有路過的工程人員能打開此禁錮但是她失望了。

事實上，她找到了這筆獎助金。水栽域實驗室的總負責人告訴她不必冒險，可是她還是接下了這份工作。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太遲了，她知道華倫這是第一次參與這種活動，但想到時已經太遲了。她試著警告他一聲，但是他現在已陷入一陣狂亂的狀態。在她能說話之前，一股緩慢的失望對梅第的安全來講，確是較好，他正靠在桌上被儀表上的鉛片猛力拉著。

現在就希望來一陣突然的鬆弛，但是作用在梅第身上的却是一陣子痙攣，彎著腰的樣子就像是一把滿弦待張的弓，他整個彎靠在椅背上。除了在桌子中央儀器板上那點微光外一片漆黑，而這點微光忽強忽弱又閃爍不定。一陣強飛吹撫過此區，把蕾拉亞當斯光亮的金髮吹的拂拂作響。當陣風吹過腳際之時，梅第彎的身體鬆開了，一陣猛響就摔了個正著。

在此效應作用之前，再製室的房子有二根柱子。光亮微明，一陣疾強的風聲像刀一樣的吹過，先是一個女的尖叫一聲，然後就聽到一陣玻璃破裂的聲音。

實驗者本身自己像是在舒展臂膀的樣子，雙手伸直，如同一株畏縮的植物一樣。

大家急著想要知道，蕾拉亞當斯站在那裏，她拍了一下海尼娜的手說

「他怎麼樣了？」

「受到一陣刺激的震盪。」

科尼格，博基門和華倫醫生急忙起了來，海尼娜還告訴醫療中心說：「醫療中心，鮑伯，把他抬至床上，馬上做全身檢查。」

在工作之間，科尼格問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只有一半人在聽他講話，蕾拉說道，我們正在幫忙保羅做一項實驗……」

「你們用的是那些設備？」

保羅梅第由瑪希斯和海尼娜二人翻了個身。很明顯的他還是有兩手。在一種效應下，她在問題上集中心思以便回答梅第所作的一切，「就是這個，基本上來講是個發射機。」

也沒有什麼好談。約翰科尼格盤算著這位仁兄他一定會說，「生活本來就是一種掙扎，而你就必須要隨時去學習」這就够了。若這事情不全是如此的話那內情就很複離了，接著他又說，「調查一下，維克特。」

博基門走向前去，用著敏感的指尖撥動著這幾片奇怪的鉛片。在他前面華倫正在作一項自我恢復的檢查把蕾拉亞當斯搞得怒火上升，她並不喜歡梅第所作的一切，但她也不喜歡每一個人去

動他敲他。

一陣緊張，若要說的話，有一個灰白的人在這裏，也不爲過，華倫激動的說，「我曾警告過他不只一次了。」

在科尼格能講話之前，她揷嘴的說，「你無權干涉，你遲早會把他殺了。」

「我不贊成這種實驗，至少在我的轄區下不准。」

科尼格舉起雙手一幅表示和平的模樣，「靜下來，靜下來……現在我只要求知道一點，這裏一切事情發生的經過。」

「指揮官，我曾告訴過梅第醫生這類實驗的危險性……」

「危險，像這個樣子?」

「說句良心話來講，這全歸責於梅第醫生。」

找不出其他的解釋來，而科尼格自己也覺得這天不怎麼順利，甚至連蕾拉說的話他都有聽沒有懂。「有些事情會發生，唐已在某種夢幻的狀態之下。」

華倫很快的也說，「你知道我的意思，指揮官……我警告過他。我一再的警告過他。」

大家停頓了將近一秒鐘，科尼格以爲差不多够了，他便下命令要大家解散，同時他對華倫講：「好吧，華倫，我待會再單獨找你談。」

華倫看著他，心裏很不情願，向後一轉頭就走。

甚至連蕾拉亞當斯也是一樣，科尼格帶著一幅懷疑的口吻對她說，「妳剛剛說的是夢幻什麼?」

「這須要科學的解釋……」

一陣儀表板上閃亮的燈光把科尼格引開了。那是保羅摩羅的聲音。「指揮官，現在所有艾爾發基地上的溫度突然下降。」

「找到原因了嗎?」

「無跡可尋，指揮官，好像病源點出在水栽培區。」

科尼格轉向另外三個實驗區的開關對蕾拉說：「好吧，請讓我準備一下各處發生的所有資料，妳現在就可以開始去作!」

「遵命，指揮官。」

當他們離開座位時，博基門把桌上的東西拿了起來說，「約翰……。」

他點了點頭表示可以拿去研究一下。

在外面，他停了下來「怎麼回事呀;約翰，這東西沒有什麼不祥吧?這裏並沒有任何東西會造成溫度下降啊!」

「這就是我所要的，維克特，一個不解之謎，有些東西必是其因，就由此開始，讓我們隨時隨處提高警覺，對吧」

「對！」

在醫療中心內，唐梅第在一陣驚懼後醒了過來，海尼娜羅瑟爾可是在旁整夜不眠的看顧著他，同時看看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醒來後從她的懷中起來坐定了一下，深重的說，「我醒來多久了？」

「一下子，你還記得剛剛發生了什麼事嗎？」

他把枕頭拿起來壓在頭上，似乎在廻避任何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有一個螺絲可貫穿這個迷惑，那科尼格一定會把它拿來對準水栽培室部門鑽下去，同時要博基門來查個水落石出。報導就由此開始了。他邊說邊指著一個客箱：「看看，維克特，讓我們來個假設，梅第相信我們與一些星體有種自然的關係——甚至比自然還要更親——換言之——有種動力可用來通訊連絡之用……。」

「我們都有神經系統，可以反應出痛覺，以及七情六慾——除此外可能沒有其它的觸覺了，的確，他的理論確是以健全的科學原理做基礎的。」

「好吧，就因為做實驗，他發現了在人腦中有某種波形，它對由植物中所送出來的波有共鳴及互映性。但來自何處？」

「此波形，梅第是在腦中有關知識域中發現到的……這也是心靈力量域之相同地方，也是所有超覺力量的基本根源。在今晚的實驗中，梅第企圖在此靈源上打開此波形，利用此一組四人的精神意識力來推動它，引注它，而產生一股有形的結果。他的終極目標是在做植物與人類間之通訊連絡。」

「那麼有那一步做錯了？這次實驗在艾爾發基地上發生了何種副作用？」

「我不知道有多嚴重。」

「有件事很惱人。計算機並未算到溫度會下降。」

海尼娜羅瑟爾就在這陣子講話中開始慢慢接近此問題的中心了。在一陣長時間的寂寞後，唐梅第又說話了，但語音十分宏亮，就像他在堅執自己的意見一樣。「這是我第一次利用其它人的靈源來做實驗，我馬上發現到有點不同。一種感覺而這種感覺是少有的。

他停頓了一下四處看了看，隔了幾分鐘又轉回原題說：「我們聚精會神的程度太深了，我知道一些新的東西。在我心靈深處中似有一種涼意在滋長，我身體變冷了。與其同來的恐懼，仍在我心靈中互相掙扎……我需要那種涼意的知覺……試著去抵抗。最後却造成了痛苦，燃燒，痛苦聚集……而且……到頭來一無所得。」

海尼娜溫和的說，「唐，你所提到有關心靈上的問題我們知道的也非常少。唐，你沒有想過在傳統的理論上多作些研究嗎？」

「我們須要一種新的接觸，大夫，一種新的方向。我深信，這回我們是走對了。」

「我曾一再警告你要你當心點，你却還是粗心大意。當然，你是非常渴望著它的。」

海尼娜又按了一個按鈕，她要和當拉亞當斯談談。依醫療中心的早期傳統，她首先就帶著一幅安慰的口吻說道，「不要慌，我把他照顧的好好的，他現在須要的是一頓甜點和睡眠。」

「我能和他說話嗎？」

「當然，」她很快的回答她說，她正忙著在捲錄音帶讓這個女孩好好的看看。若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他中止研究的話，那就得靠當拉了，而她適時的探病也是有益的。

梅第看著他的訪客走過來同時抱以一歡迎的笑容說：「很抱歉剛剛發生的所有事情，把妳給嚇到了。」

「聽著，唐，我確信華倫要中斷你的實驗。」

「華倫！這個老頑固，他根本不知道我究竟在搞些什麼。」

「他以為你繼續搞下去是很危險的。」

「那是——以他的眼光來看。如果實驗成功了的話，他一定會迫不急待的馬上闖過來呢。」

這就證明他還是沒有打消作此實驗的念頭，就因為她帶了這個壞消息來，現在不得不當面阻止他了。

「我想你也該停止這項實驗了。」

「太不像話了……」

她沒有等他說完，「我很抱歉，唐，我可是當眞呵，當時我可在場，我看到——體會中發生的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他那失望的表情馬上露了出來；她感到自己眞是個罪人，他一隻手靠在頭上，「我錯估了妳，我一直以為至少有妳會了解。」

「唐，我怕的很。」

在基地總部，科尼格仍是一無所獲，在基地裏沒有一個人會留下一片鉛塊給他。他站在摩羅的椅背後說道，「怎麼樣？你的進展如何，保羅？」

「我們已在作詳細的調查。在艾爾發基地上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此種事情了。不論是什麼燈光熄滅或任何輸微的小事情。」

科尼格轉過去對卡諾講：「計算機追查出干擾的根源來了嗎？」

「還沒有，它告訴我們了一些其它的事情，但却與此無關？」

一陣回答後，科尼格搖了搖頭。

海尼娜羅瑟爾開始懷疑著拉蕾這位訪客的智慧。要知病人看來極不穩當而蕾拉却仍口若懸河幾近要落淚了。梅第把聲音提高了說：「我絕不放棄我的工作，現在不，將來也不，任何人來都是一樣。」

「不只是任何人，就是你自己也在內。你怎麼會這麼愚不可及！」

梅第把手放在頭側，躺在地上說：「如果妳不幫助我的話，我就一個人幹。」

她把他扶了起來，在他的眼神中她看到一臉堅決的態度，然後跑出了醫療中心。

海尼娜羅瑟爾趕到床側。拉緊他腹下的皮帶把她緊正了後說：「晚上還要妳能偏勞一下。」

「我們無法讓他入睡……」他突然站了起來拉著她就往房裏跑。輪廓下昏暗的燈光只照得一個朦朧的影子。一個人，有名抑依然默然無名。正如他二眼盯著的，是一片空虛，他自己早已不知所措了。

嘴巴張著，他想要說話，但一下子又止口不語。機會一再錯過。海尼娜在夜晚時分給他打了一針，並說「晚安」但却毫無反應。他正凝視著一枚黑灰色的鉚釘。她一直尋在那裏，一直到梅第的眼睛緩緩的閉上，才離開，到藥房中，為他配藥，同時把她儀表座的燈光扭暗。

一陣沙沙的腳步聲響了起來，她向著病人那裏看了看，確定一下她倒底聽到了什麼沒有，但是聲音又模糊了下去。當她一拿起了筆時，又是一陣碎步聲。這次她確定自己的聽覺沒錯，站了起來，一陣恐懼擁上心頭但她還是硬著頭皮走了出去，一陣微風掃過她的臉吹動了她的金髮，本能地她用手捉了過去。

僅僅是一種恐懼的感覺使她離座，一陣低聲的耳語從剛才梅第睡覺的地方傳出。

她用盡了喉音喊著「唐？」然後快步向他床位跑去。但却晚了。一個身著艾爾發工作衣的人站立在她面前，

她呆住了，儘力想壓制住自己，穩著聲音說道，「是你嗎，唐？」

這個影子愈來愈近，仍有著一陣低語聲，她桌上的床頭燈照著那個臉孔。

海尼娜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幅景像。從頭髮算起到嘴巴一半的臉像是被什麼東西犁過一樣，傷痕累累肉都翻了出來，嘴巴也是歪的，瘋狂的露出二排牙齒。這就是聲音的來源，這是海尼娜工作以來從未見過的病人，她的眼神中嚇的幾乎已不能說話了。

然後，這影子停止前進，開始從原路退去，最後消失在梅第床位的四周。

幾乎有五分鐘的時間，她嚇得無法動彈，一陣無名的夢魘罩在她的腦海中，直到她被通訊站的燈光閃爍提醒了她後，才按下基地總部的開關大喊著「約翰！」隨之科尼格的臉才映在螢幕上。

隨之，科尼格馬上過來了，海尼娜羅瑟爾正全力的想要告訴自己，那只是個幻想，但是她身

上的戰慄還在抖動著，這一切是眞的嗎？

一個安全警衛向科尼格報告說：「我們察遍了每個地方，報告指揮官，沒有任何人的跡象。」

「知道了，隨時待命！下去吧。」

安全資料送了過來，瑪希斯拉著喉嚨說：「我檢查了每個患者，羅瑟爾醫生，並沒有一個人是妳說的那樣。」

海尼娜向他道謝說：「辛苦你了謝謝，鮑伯。」

瑪希斯離開了。科尼格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的安慰著她說：「海尼娜，只有二個人在這裏。妳和梅第，而他却躺在床上熟睡著，妳確信是看到了什麼？」

「我什麼都無法確信。所有我所知道的是我的感覺，約翰，你知道梅第曾告訴過我，當他實驗中他所回憶出的……喔，他講到一些事情，他感覺到的事情——酷冷，感到極端的害怕，約翰，這就是我在看見某東西前的體會，我想，或許是我看到了那個人。」

科尼格捧著她的頭，深深的看著她，一對和學生一樣的大眼，但却充滿著誠心和渴望。不論那是什麼，對她來講那全是事實，「你剛剛說的是什麼？可是一種心理上的驗會？」

「所有我所知道的是我的感覺，其它什麼也不是。」

通訊台上的燈罩突然亮了起來打斷了二人的談話，卡諾出現在螢光幕上，科尼格說：「你查出來了嗎？」

「查出來了，指揮官。」

在卡諾前面，基地總部上的每個人都在盯著他看，卡諾繼續說道。「查出來了，計算機標出了在醫療中心下降的溫差，與第一次的記錄比較下，已可確定，但是却找不出個原因來。」

博基門移了過來接著卡諾的掃瞄器說：「還有些其它的東西，約翰，在醫藥中心那塊面域上，掃瞄器尋到了一組奇怪的波形。聽聽看……與我們那位梅第朋友的波形很相近，非常奇怪。」

「謝謝你，維克特。」

科尼格看著海尼娜，在此有件事可以確定。她冒險冒的太大了。他找到了水栽培域的呼叫開關，熟練的按了下去。他所要找的人正在那裏。華倫馬上出現在螢光幕上。

科尼格說：「華倫醫生，我要暫時中止梅第博士的工作。」

華倫的反應是毫無問題的。這也是他早先想要聽到的。在他前面，蕾拉亞當斯以及其他在此區中艾爾發基地的工作者均在廣播器旁聽著。

華倫說了，「一個明智的決定，指揮官」他一面說一面微笑著。

科尼格把開關關掉，或許是這麼回事，或許不是這麼回事，他缺少證據，同時現在時間也太短。

華倫自己沒有時間去浪費，他心中盤算著要去找一下在單元實驗室中的蕾拉以及查一下梅第的工作桌，他準備把工作枱上的那座裝置分解開來，梅第把蕾拉搞得迷迷糊糊是一回事，而揮著斧頭要砍他又是回事。

「你在做什麼？」

「這工作到現在算是結束了，對梅第博士來講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所有在這裏的人來講也是一樣。」

為了證明他的話，他拿起了一些小的齒輪放入一個櫃子中。蕾拉看看他再看看桌子說道：「放著吧，讓我來做。」

這是一決定性的時刻，但是她却贏了，她又說：「放著吧，不要急——我說過讓我來做。」

華倫聳了聳肩，掉頭就出去了，留下她一個人在那裏，她也不喜歡這種零碎工作，但是她還是要去作。

在基地總部裏，科尼格在計算機座上說：「卡諾，我要一個圓形的溫度手錶。這樣溫度一下降我馬上就可以知道。」

愛倫卡特從蒼鷹指揮桌上抬起頭來說：「我們在找什麼，指揮官？」

「這就是一個問題，愛倫，我希望我能知道。」

海尼娜羅瑟爾倒在主數器上似是很滿意，因為梅第已能出院了。就她本人來說，她只相信昨晚上她的感受僅是一種幻覺，但是一旦記起來，她仍是記憶猶新驚恐不已。

梅第著好了裝，然後情緒憤慨的說：「我絕不讓他們這樣做。」

「唐，這只是暫時如此，一等我們找出原因後馬上讓你繼續你的工作。」

梅第懷疑的說：「過去我曾聽說過一件事。你看，博士，我們正被抛至太空的邊緣，我們活在借來的時間裏。如果我們任何一項賴以為生的系統出了毛病，或許我們就得工作的團團轉，但若這項維生系統的毛病出在食物鏈上，那一切都完了。而我的工作重點也就在此，因為我知道如何增加生存的條件。

「不要挑上華倫，這是命令，唐。」

「好的，華倫已受到了大的壓力。我並不笨，好吧，我們看著吧。」

他走至艙口，手上拿著艙門開啓的磁鎖，當他手指還未觸到磁鎖盤上的按鈕時，艙門就開始滑開了，他心神不定的停了下來，走廊上是空的。

疑雲密佈，海尼娜說「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沒有，沒事沒事。」

梅第濶步而出，二個艾爾發工作人員在他身後輕聲的交談，他的脚步慢了下來，他具有一種超常的感覺知道身後有人。或是他並無心，但他怎麼知道呢？停了下來，回頭看了看，在走廊上眞是有工作人員在那裏。

他繼續開步向前。這次他能聽到清楚的脚步聲在跟著他，在他房子飾物上的小珠子掉了下來。爲了節省到達已被完全孤立的水栽培域時間，他決定利用一具在一號導行管就會停的管艙，這樣他就會節省好多時間了。他身後的脚步停了下來，但他嘗試性地走出那道艙門時，他看到此開著的艙口已通上了電源，而艙門的梢却是開著的。他二眼看著這空室的導行管，然後掙扎的爬過這門檻。這艙門反應自動的控制來開始關閉，此門的特性是允許一秒多鐘乘客入內的一半時間，校正完畢後再關上門。

此管關閉後加速離開，梅第不舒服的看了看座位，一個影子在上面移動。就在他再看它移動之際，這個影子索與繞過管子過來了，向他逼近，而就在它通過他自己身體時就消失了。這是個跟著他的實體。當導引管停下來後，梅第站了起來，在座位上深吸了一口氣，並且舒展了下臂膀，同時他又强迫著自己沿著走道獨個的向水栽培域的進口走去。

他踏門而入，周圍的技術員，均以一種好奇的眼光看著他，然後又換出了一種不自然的笑容。進了二號室，拉蕾放下了她的工作趕來歡迎他，而他却好像視而不見一樣，逕向他的實驗室中走去。

他一眼看到自己的工作桌已剩一張光滑的桌面，在旁邊的一個雜物櫃原先是華倫不要的，現在還是放在那裏。

他的臉變了一幅氣怒的樣子，怨聲高喊，這時看到了蕾拉，她向他打了一個招呼「唐」。聲音很大，相隔也不遠，但他却像是聾了一樣沒有反應。從她身旁急疾而過，她又再叫了數聲，他這下可是聽到了「唐！」

但他却逕向華倫的室中走去，他大叫：「華倫！」

華倫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退後了幾步，他現在的樣子彷彿是個受驚已久的人。

梅第就是一拳，然後把他打在地上似乎他的瘋狂已無法節制住自己。此刻，他睜睜的看著他自己的手，在華倫的外套上捉拿，是他自己的手嗎？不是他自己的手嗎？沒有一個人會分判的出來，沒有一個人會情願挨這一下，這一切彷彿是一部恐佈片，非常像是比人手還要枯萎的一對爪子。

他向華倫就是一爪，而華倫剛好躲過，他慶幸的躲過了這一爪聲但是却把他的一頭金髮給急成了灰色。梅第在一旁看呆了，因爲這個「它」和「他」一模一樣不分軒輊如出一轍的雙胞胎。

華倫大聲說道，「讓開，梅第，給我出去，我不准你留在我的辦公室中。」

這下把梅第的集中力給打散了，但是却沒有用，這張梅第的臉孔朝向他，聲音低沉的說：「如果你再說一個字我就殺了你。」

華倫退回了原處，梅第轉個身就往回走了。經過蕾拉以及聚在那裏的每一個技術員。華倫指著他們說，「你們看到了……你們全是目擊的證人。」

他們不理會他，逕自工作去了，他也回到他的工作間裏。

在外面，梅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靠在走道的壁上。艾爾發工作人員經過時都好奇的看看他。但沒有一個停下來的。他又恢復了自制的能力。只剩下他的眼睛仍在閃爍，四處張看。他停在走道上看著水栽培域的艙口。

在他的桌上，華倫試著集中心思，但他却心亂如麻而無法集中。一股哨聲在他身後響起，可是待他一回頭，什麼都沒有，他又回頭繼續工作。那聲音又出現了。他雙手壓住側在二耳邊的頭髮，站了起來。就在他的旁邊，一棵大的植物，整株枝幹上的葉子都在那裏抖動著。

就在此刻，卡諾在他的指示俄上發現有下掉的跡象，他馬上告訴科尼格說，「指揮官，卡諾報告，溫度指示正在下掉。」

「下掉的溫度源何在？」

卡諾把資料送入計算機，輸出的紙帶如下，「溫度源——未知。溫度面域——水栽培域。」

科尼格喊叫卡特，「愛倫！」他們急疾而奔向該區。

華倫，是個疑慮極重的人，正在因這植物樹葉的怪異而在思考。除了比樹異常的抖動外別無其它的動靜。

在婆娑樹蔭的深處有陣陣嘶嘶的聲音，隨之，這嘶嘶的聲音又變成低談的耳語聲，華倫急忙的說，「什麼東西？」

樹蔭開始從那多葉的泊地向四周擴展。低語聲漸漸的變大，大到可以由他的耳朵分判出來。那是他的名字，「華倫……」斷斷續續的，是男人的聲音，不定有個艾爾人在叫喊著。

華倫開口說道，「你是……」又停了，一陣無名的恐懼油然而生。他能看到一幅臉孔，扭曲，從頭髮算起到嘴巴一半的臉像是被什麼東西犂過一樣，傷痕累累肉都翻了出來，一團一團的肉。這個海尼娜夢魘中的訪客而來了，嘴唇苦惱的閉著，一臉痛苦的表情，一雙手向華倫伸出，那是一雙殘剩的爪子。

華倫試著喊救命，但欲言而無聲，不到十米了，當拉亞當斯以及其它的人仍在工作著。當他喉啞唇乾時，也只有從紅色的警笛上看出來。

在他最近的鄰居可以觸到他，海尼娜瑟爾正在讀著由醫藥中心讀字器輸出的字體：「細菌學家，保姆斯華倫，找出了終端機能」

蕾拉亞當斯和實驗室中的所有技術師在圍著這株華倫的植物旁，它殘斷的痕跡彷彿是遭到電擊一般。這是科尼格的認爲。

華倫死了，他的臉上像是罩在一幅無生命味的面具中。他死去的樣子，身體彎成一個極近不可能的度數，攔腰而斷。

第四章　婆娑魅影（下）

唐梅第有焦急症，他正在那裏費心思考而科尼格的全案調查却把他愈弄愈急。他說：「指揮官，當他死時我跟本就不在場。」這倒確是實話但是這對他來講也未免太過自信了些。

科尼格的雙眼一直盯著梅第的臉孔，他正在尋求更多的線索。多到什麼程度，連他自己都不曉得，但是他有自信，這整個事情的頭與尾均與梅第有關。

梅第還在爲自己辯護，「我無法忍受此人是件事實……但要殺他？你比我還知道的清楚。」

「好吧，沒有人一口咬定你，梅第，但是你確曾和他發生過爭執——就在他死前的幾分鐘。」

科尼格說完調頭就走了。在水栽培域中的負個工作人員，只有二個人會與此事有關，蕾拉亞當斯正在注意看梅第。在她想來梅第恐怕再也沒有人比她更了解他的了。現在梅第却把她的誠意拋得一乾二淨，二人如同路人一樣。

科尼格按了一個鍵鈕同時打開了桌頂上的螢光幕，他說：「有三次的時間溫度下降，但每一

次中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其中之一你遭到靈識的攻擊，第二次是羅瑟爾醫生被一個從未謀面的艾爾發基地人員嚇昏過去，但這點我們暫列其爲事實，第三次是華倫醫生被殺。」

梅第却說：「我看不出其間有什麼關連，指揮官。」

「難道你看不出來？在你實驗之前這些事可曾發生過？」

維克特博基門檢查了那一株萎縮了的植物，然後轉向梅第說：「唐，你可知道在此塊面積上我們所記錄到的波形與你實驗中所用的波形一樣？」

梅第楞了一下。然後他很快的說：「這是不可能，教授，你的設備不可能收到波形，而我是在做微物體的實驗，所以不可能會有波形出現，我們的結論在這只是人胎中的流質罷了。」

科尼格說：「你錯了，梅第，電腦確確實實有記錄下來，在每次溫度下降之際都有數字紀錄。其中還包括華倫死的時候在內。你自己可以去看看記錄上的數字？」

梅第從頭看到尾，他必須要承認這項事實，很明顯的這種記錄會干擾他的行爲。

博基門又說：「對活的有機體來講這是種普通的波形，這也就可以解釋爲什麼電腦不會把它們用一點一點的軌跡連起來。」

科尼格此刻愈聽愈有興趣了，而博基門又接著說：「你如何測量心靈的動力？這也是我們所錄到的波形，一種稀少和靈力能的放大效果，而這種現象現在却發生在艾爾發上。」

這對梅第來講眞是摸不到的謎題，這是否是他原先做實驗的目的呢？當然，此刻他是鎭靜不下來的，他簡捷的說，「指揮官，還要留我在此地？」

「暫時你可先回去。」

他轉頭就走，而蕾拉在旁邊想和他講些什麼話，但是梅第連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科尼格也曾看過那株植物，但是却一無所得。

他決定再去看看，或許海尼娜在死者身上會有什麼新的發現。

鮑伯瑪希斯正在對華倫的屍體繪製現場的圖形，當科尼格通過醫療中心的艙口時，海尼娜自己正在邊脫著外科用的手術罩衫邊聳肩。

她很高興看過科尼拉，她講：「我以前從不曾見過這件事情。」

「死因是什麼？」

「你聽了可能會害怕。或許這也是害怕產生的結果，害怕，會產生一種不可想像的刺激……這種刺激凝集在一起會碎化一切的東西。」

「我確信不是人爲的謀殺？而可能是一種心理作用的自毀了。」

「並不全是如此。而是由內部造成的原因，但我找不出此原因的根本。」

科尼格看著海尼娜，她也曾經親身經歷此驚險事件。他必須要找出答案來。在他們這段漫長

無休止的太空旅行中，他們所遭到的夢魘災難實在也够煩的了。但他們仍能在每次浩刼下繼續生存，他們可以對有形的敵人攻擊，但是叫他如何對付那些無影無踪的敵人呢？

他跨出醫療中心的艙門，朝通訊中心走去，按了一下鍵鈕，保羅摩羅出現在螢光幕上。

「指揮官？」

「保羅。到指揮室開會。」

科尼格下了一個緩急的口令，他大概有了個概念，作了一個可能大家都不會接受的想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卡諾非常認眞，每次討論都爭的面紅耳赤。仙杜娜班尼斯很明顯的態度很沈重；博基門放棄了他原有的想法，現在，他對此事件又有了新的想法；海尼娜面色蒼白注視著科尼格的臉。愛倫卡特，在太空艙中有他自己的問題，焦慮不安，很不舒服，一旦科尼格中止講話，他第一個挿嘴。

「指揮官，你是否要我們相信艾爾發基地已被某種靈智的東西——一種古老的幽靈所攻擊？」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愛倫，隨便你怎麼稱呼。這是具一種有毀滅性力量的東西，它曾殺死過一個人，可能還會有第二次。」

保羅摩羅對此問題，擧手發言道：「指揮官，我們在座的絕大部份是科學家，一羣有理性的人，對心理學的因果關係亦曾受過訓練。而發生在華倫身上的，却是件事實。或說一種果。我們可說那是由超自然所造成的原因嗎？」

這是一道辯論的題目，對博基門來講比任何人都要嚴重，他說，「保羅，誠如你所知道的，人類腦中的潛能，實際上我們只用了百分之十八，在無意識中，人類對他自己的頭還陌生的很，其它百分之八十二是什麼呢？誰都不知道。」

卡諾似有所共鳴，他講，「所以你拒絕承認這些事實全是超自然的原因？」

「超自然，確是，超越正常，一點也不。」

對這個問題各人都有各人的看法，海尼娜羅瑟爾潤了下喉嚨說道：「我們知道，唐梅第一曾度復製過一種最原始的波形，這種波形源於人腦中遠不可及的區域內。此波形是由人腦內的電子活性所產生。我們知道這種大家所說的心智靈力，他的力量是非常强的，現在，我深信在梅第實驗下，有些東西因此動力催生而出，而且其强度，大到無力可比……」

這個現實派的女孩，仙杜娜班尼斯不耐煩的中間切入的說，「這種東西倒底是什麼？來自何處？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如何控制它？」

現在，我們再回來看看水栽域室中的情景，同樣的爭執亦發生在蕾拉的身上，就在她進入水栽培區二號室之時。一股壞的預兆似乎已罩了上一層陰影，燈光從單元室中滲了過來，她感到一

陣懷疑就舉步前去看個究竟。

透過玻璃的屏幕，她可以看見梅第正在聚精會神的工作，似乎他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早晚。他正在組合實驗用的齒輪，她突然的闖入使他大怒。

她啓門艙門的電鎖，逕自走入。

他抬頭看了看，怒目而視。

她的聲音急促，「你是……故意……違背……命令。」

「我知道我該作什麼。」

「我會告訴你，你在作什麼。你再工作下去會催毁每一樣東西。」

「妳不了解。」

她止住了淚水。「華倫是對的，這個工作很危險。你必須馬上停止！」

他的臉上原有的怒意已然消失，放下了工作，從桌旁走了過來，把雙手放在她肩上。

「蕾拉，妳仔細的聽我說，在這裏可能有些事情會發生。如果博基門確曾記錄下此波形，那麼我們是面臨毁滅災變的邊緣了。它如何發生的我不知道……但是妳不以爲我該繼續下去找尋原因？」

她正在企圖增强自己的信心，但却無法改變梅第。她猶豫的說。「唐，我現在很害怕……爲你害怕……爲我們大夥害怕。」

「我必須要繼續下去。我必須要把發生的情況再作一次——如果此力眞的存在的話，我要把它找出來看看倒底是什麼。妳還看不出來嗎？」

「不行啊！」

他希望能獲得她的同意，握在她肩上的力漸漸加重，「但是在這裏只有我們二個人能了解這裏發生的一切。」

她掙脫了梅第的雙手，猛搖著頭。

「你連一點機會都不給我。我要去告訴科尼格指揮官。」

梅第的臉沉了下來。他認眞的說「不要這樣，蕾拉，不要這樣做。」

「唐，在此基地上還有其它的人有權知道你現在在作些什麼？」

梅第在大叫聲中說道，「我在求妳，蕾拉，請不要這樣做。」

她從梅第的手中掙脫，逕向艙口飛跑而去，但他却擋在她的前面，捉住她不放。

利用一種老的方法，她踩了他一脚，但是沒有效果，她連人一齊被推向房內，此刻她幾乎無技可施，只能坐在部裏呆看著天花板，但她突然想到還有一計，那就是哭泣，這是女人最厲害的一招，梅第實在也忍無可忍只有讓她離開了。

到了艙口她停了下來，他早已把她給忘了，她全身貫注在這裝置上，她說：「你將無法為你的行為而負責了。」

他連看都不看她一眼說：「滾出去！快滾出去。」

她調頭走出了走廊，但在出口處她看到了一株枝葉婆娑的植物，在她前面，他是看到他走的，呼吸急促，二眼眶成一線同時眼神凝注。

淚珠還在眼眶中打滾她已跑到主艙口，幾乎就要滑入之際，却好像有一個臉孔在對她講話，她抬頭一看，太可怕了。一幅夢魘的怪物。臉上一塊塊翻過來的肉痕，橫七豎八，傷痕的新肉扭曲猙獰，一張活死人的嘴，露出二排牙齒，一對爪子向她伸過來，嘶嘶作聲像是一條猥褻卑汚的蛇。

她驚懼的喊叫聲由大而小，繼而起之的是在基地總部計算機上的紅色電氣警笛的響聲。指示儀上的指針又記下了一次溫度的下降值。

在科尼格指揮辦公室的報告，鮑伯瑪希斯，在通訊中心呼叫，博士，指揮官，水栽培區出事了，快來！」

毫無疑問的，蕾拉死了。

一個年青，貌美，麗質天生的好女孩，死的很慘。科尼格的內心如梗在側。對博基門來講，他看到時，蕾拉已被放入瑪希斯的救護床車上。梅第在旁邊，臉孔發青。

海尼娜羅瑟爾看到她後全身一陣震慄，她說：「死狀和華倫完全一樣。」

梅第的哭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的錯……」

他悲不自甚的說：「我的錯，我沒有聽她的話，現在她却死了。而是我一手造成。你們聽到了吧！」

科尼格走向他說：「你說些什麼，梅第？」

「在艾爾發上的事件，是我的過失，我造成的。現在在此，等著一個接一個的謀殺，把我們全殺完。」

他雙手掩臉，科尼格看著海尼娜說：「看他，海尼娜，看看他倒底在說些什麼。」海尼娜點了點頭，向梅第打了個招呼要他一齊去醫療中心受檢。

當梅第進了醫療中心時還是驚慌失措，她坐在他床側。毫無疑問的他害怕的很，但海尼娜却試著一步步的問他許多問題。

他的聲音略抖，她邊哄邊問他話。

「自從一開始實驗時我就知道。我預感到會有事情發生。我試著穩住信心，我犯錯了……我

曾想到過它。但效果不好。對我來講，我到何處它即如影隨行，不論到那裏，看什麼，它都跟著。你知道我曾威脅過要殺華倫嗎？」

「就在我威脅他數分後他就死了。這是心理學上的問題，心靈遙距作用，現在蕾拉，你知道我在嘗試著重作此實驗？她要去告訴指揮官。」

他的聲音愈來愈悲痛，「我一再叫她不要去……她不聽。」他全身震抖，已不能自已的說出了幾個字：「幾分鐘後，她死了。」

到此為止。他把頭轉了過去。神態比較穩緩了些。

她一直陪在那裏至到他熟睡後才離去，去找科尼格商量對策。走到指揮官辦公室，博基門也在那裏，她對他們二人說：「在我心中已是毫無疑問，此力的來源就是梅第本人。如果他對的話，「它」就是種在他心中的一股毀滅力量，而經由某種方式成了事實。」

科尼格說：「妳有信心？」

「我看過這個東西，的確我相信它，梅第也一樣。他要重作此實驗把那些東西付諸實現同時公開。」

這是長話短說，比科尼格分析的還清楚。他把頭朝向遠方的星月。神啊！如果他們再爭論下去而不相信的話……。

他簡捷的說：「這很危險。」

出乎意料的，梅第竟然願意與他們並肩而戰。博基門高興的說，「讓他參加吧！」

科尼格看了看四周的環境考慮了一下，博基門又說：「約翰，讓他參加吧，讓他重作這個實驗。」

「維克特，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保障艾爾發基地上每個同仁的安全。」

「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那我們拿什麼去跟他們打？我說讓他參加……這次我們僅量的幫助他同時僅全力讓此實驗在我們安全控制下進行。」

科尼格看著海尼娜。醫學上的問題必須要她能首肯，很明顯的她不十分同意這個辦法，但是在邏輯上來講這也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個機會，他渴望著她能同意。

「好吧！維克特，讓他去做吧！」

當他們在水栽培區的二號樓單元實驗室中討論完佈置的問題時，一個堅強的防衛網已然成形，如果梅第在他實驗項目中想利用高智慧的智力作測量時，他的希望必可如願。科尼格、海尼娜、博基門、卡諾、摩羅、卡特和仙杜娜班尼斯每一個人均靜坐在圓桌上，手握一電極鉛片，同時在其中間有一株小而多葉的植物，實驗就要開始。

在實驗室外側，燈光微明。大家好像團聚在一個大的森林中手拉著手圍成一圈，等著異敎徒的顯靈一樣。跟著梅第的行動，每一個人手腕上都握定一塊電極。

梅第强迫著自己冷靜下來，但從他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自己已快要崩潰了，他說：「我已經告訴過你該怎麼做，請照著做，千萬不要把圓圈給弄散。」

梅第本人坐在卡特和仙杜娜之間同時大家手拉著手。大家手手相連同時其它的人也依序進來結成一個大的圓圈。全場寂無聲，卡特和摩羅眼睛互相交換眼色，一切已準備就緒。

梅第的呼吸開始變化。二眼的轉動已失去了控制，他全身在發抖。那株小植物已開始顫動。

科尼格看著在儀表板上的信號燈，紅色的警號已開始閃」。

梅第歎了口氣，他正全身在震動著，卡特用力拉住他的手，同時給科尼格使了一個否定的臉色。

那株植物的枝幹和樹葉顫動的愈來愈厲害了，一股光環突然現出，繞在儀表指示器的四周。梅第喘息聲固定的發了出來，一陣輕風從屋內游出，風力的强度把海尼娜前額的秀髮吹的飄了起來。

她抬起頭來向圓圈外看去，掠過仙杜娜受驚的面孔落在光環外的陰影上。她恐懼的低語引起大家的注意，全部都同過頭來。

「約翰！」

一個形狀在幽暗的周圍外漸漸成形。

梅第陷在痛苦之中，嘶啞高叫同時側身扭曲，似乎好像他身體中有一部份打了結一樣。

風力愈來愈强，這些植物發瘋似的在作自毀性的搖動，在儀表板上的各種指示錶在瘋狂的旋轉，這個形狀愈來愈淸楚，它開始向圓周內迎來，一株株的植物已達到它們容忍的極限，一株株像是遭到天災般似的連根拔起。

現在這個影像近了，幾乎可以淸楚看到，它就是海尼娜的夢魘攻擊者，但是現在她看到的它却是痛苦萬分，那張令人驚懼的爛臉還有一雙像尾巴爪子樣的手，除此外其它各部份均已成形，看來眞是猙獰可怕。

它看來就像是個死人的面孔，它就是梅第。它是梅第內在精神的實質體。一個超自然力的梅第。

大家均在那裏作相同的討論，看著梅第那張訴寃，顫動的臉，從桌上的他到那個正在一步步前進的怪物，他的精神靈體，大家眼睛全投注在它的身上。

一陣長期的寂默籠罩在那片被微光照亮的小圈上，突然被梅第的一聲長歎聲打斷。他的精神靈體已愈來愈接近仙杜娜班尼斯，幾乎就要碰上了，她絕望的看著那頭的科尼格，同時他也企圖

把她給抱住。

這個形像繞著圈子走，走到海尼娜羅瑟爾的身旁，呼叫著，同時把那雙爪子般的手放向海尼娜的頭髮上。

科尼格知道她正處在恐懼之中，於是長吼一聲。「你要怎麼對付我們？」

這雙爪手一震之下滑到一旁，倒下一邊去，一直倒退到梅第邊上才站穩脚步。

梅第本人早已軟了下來，他雙目凝神，臉上血色全無，滿是汗粒，他握住卡特和仙杜娜的手力愈來愈緊。

維克特博基門很大聲的問道：「你能與我們交談嗎？」

這個怪物扭曲著的嘴打了開來，聲音廻盪不像是從一定的地方發出，「是的……」

科尼格接著問道，「你是唐梅第嗎？」

「我一度確是你說的人。」

於是疑雲全消，卡特和摩羅對此實驗的懷疑已降至零。

博基門說話了，她試圖保執著鎮靜的說，「唐梅第是我們之中的一個人，他還活著，但是你——在這裏並不存在。」

那對死眼凝著博基門說，「你忽視了我的存在。」

爲了證明此點，這個靈體一語不發的舉起了它的爪臂。

「看看你的證據。」

這支爪臂碰在他的臉上說「看看你的行動招來的結果。」

這句話它說的並不清楚，但是它言行中帶著某種笑意，大家都給嚇住了。

科尼格反辯的說，「你在這裏的現身全是一種意外。」

「沒有意外！我已經回來，如此而已。我的軀體是爲復仇而生。對任何一個想要否認我存在的人復仇。」

這下子把整個都搞完了，但科尼格又換了另一種方法，他堅定的說，「快回去！你不屬於這裏。」

它退縮了一步，其它的人見此機會馬上接著，博基門一馬當先說道：「回去。」

大夥全都叫，海尼娜也重複「回去！」卡特也叫「遠離我們。」仙杜娜幾乎發狂了，她叫道「走，走開，走。」

那對死眼痛苦的看了看每個人。似乎它要接受這個它不願意的行動。

梅第本身似乎醒了過來，他看了這個圈子一周，片刻間，他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直到叫吶聲對他而起時才曉得。他開始知道大家的眼睛正凝準著他後面的那個東西，那個事實上

已遭否定的梅第靈體。

他夥伴仍站在那裏，梅第看了看四周，而後又回過頭來注視著他靈體的鬼臉，而他自己都給嚇到了。他無聲的尖叫，同時周身開始發熱，握著的手突然鬆了開來，圓圈缺口了。

馬上這個靈體就消失，就像是一支受到旋風吹熄蠟燭那樣快，大家又陷入了一陣寂靜，深深的呼吸了一口，然而大家你瞪我我看你，仙杜娜班尼斯雙手撫臉開始低啜。摩羅在她身側二腿靠膝，安慰著她，告訴她危險已經過去了。

片刻，在指揮官辦公室裏，博基門做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論我們對此事實相信與否，若你願意的話，不妨稱它為我們傳統文化中的鬼，或精靈，要知道，有某幾種力量在生前死後還在繼續著，它們或回來復仇，或回來主持正道，不管怎麼樣。但是這個……生物是梅第塑造出來的，它的復活是為那些被嚇死人贖罪……它自我的死亡，還未來到！」

海尼娜問他，你這是指梅第以某種方式暗示著死的來到——這個靈體以某種方式在警告他自己的毀滅？」

科尼格說道，「它因梅第而能生存，因梅第的存生，他可以提供它生命的一切，目前的危險，就是違它則死。但我們所更怕的是，如果它一天天的成長，依它的生命方式，逐漸獨立後，是否會與我們為敵？」

博基門的問題，仍是沒有答案，他停了會兒說，「我們必須要想個辦法。」

科尼格翻了一下這份報告說道，「梅第的鎮靜並不會使它停止活動，海尼娜的夢魘所見就是在他鎮靜之時發生的。我們要怎麼辦，維克特？怎麼辦？」

「如果它是古老的產物，那就用古老的方法，即處理幽靈及鬼的老辦法。」

它很難用科學來解說，科尼格只好投降了，他說「畢爾，聖經和蠟燭？你的意思是說驅魔法？」

海尼娜等的有些不耐煩了，她說，「等下再叫我，我回去看看梅第。」

當她一走，博基門繼續講，「發生了，約翰，眞有點和五角大廈那樣的神秘味道，但卻又廻然不同，我想我們可以用點方法。畢竟，這得用點力量，而我們已知道何處是它源的根本，它是一種構體，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知道這個構體是什麼東西，然後再全力以赴。」

「馬上開始，維克特。」

「遵命。」

科尼格仍靠在他的指揮椅上，像是一番無事可作的樣子，而事實上他卻是在作深謀遠慮的長思。面對這樣不尋常的事件，他要好好的研究出一套完整的方法來，但還是像有東西梗到一樣百

思不出。在醫療中心裏的海尼娜和瑪希斯還是在照常的工作。他在刮臉，使自己的儀容隨時保持整潔。

海尼娜正坐在她儀表臺上校正儀器，金髮拂面光潔宜人，當他進來時她抬頭看了看，對他抱以一種喜悅的微笑。科尼格簡直無法想像也不敢企望在他自己面前這張美若天仙般的笑容會是對他而來。

「他怎麼了啊？」

「你們自己看看吧，」

他們跨進了一間特殊照顧的房間裏，梅第正躺在床上，二眼睜開，無神的向前直視，當大夥兒來看他時，一滴滴雨點大的淚珠從他的二頰慢慢的滴下。

「他是個受到驚嚇的人，神經幾接近崩潰。」

她把房門輕輕的拉上，繼續的說，「現在他已注射了强力鎮靜劑，但是一旦鎮靜劑消失後，那個夢魇又會再度回來……。」

解釋完畢，大家一點爭執都沒有了，科尼格說：「維克特的工作仍在繼續，我對他做的一切均抱有一份很大的希望，希望大家自己照顧自己。」

博基門在二號通訊室上，正看到他在那裏埋頭苦幹，他正在準備一套儀表。在控制板上他搬動開關，加上一條能量脈動的線穿至螢光幕。

「好了，約翰，當靈體開始作用時，它的波形將會在此幕上出現。」

他放入一卷卡式錄音帶，同時說：「現在，注意看。」

從螢光幕上跳躍的波線中，一條新的軌跡出現了。「這就是類似能源輸入的信號。現在我所在做的就是將此偏極波形反轉，當正反波相接觸時，大家可以看看有什麼事會發生。」

他開始操作，就看到在螢光幕頂端的線開始向下滑動，向底線的能量波形接近。大家均看到這只是在瞬間發生，然後螢光幕上什麼也沒有了，茫茫一邊，全消失了。

接著大家啞雀無聲，博基門把開關關了。他首先打破寂默地說：「這值得一試，但我須要海尼娜的協助，梅第是她的病人。」

科尼格拿起話筒就與之連絡，他把情況告訴她，並說明她所做的將違背聖德，當然，毫無疑問的，最初她是驚訝不已。

「你瘋了！約翰，簡直是瘋狂的辦法，我不同意。」

科尼格小心的說，「我知道，但是這是唯一之途徑，我們必須要去做。如果我們能驅散此物而保全大家的性命，我們將別無選擇。」

「但是」，大家互相看了看，她失望的說：「它必須這樣做——但是梅第是受不了的，這個

建議，最後梅第是必死無疑。」

「必須經過我的同意。」

最後，她勉強的點了點頭。至少，她勉強同意了。科尼格馬上開始工作，以免她臨時再反悔，他按了一下通訊臺的鍵鈕，呼叫基地總部的控制臺員說，「保羅，疏散所有艾爾發基地五號區的人員，包括每個人，除了羅瑟爾醫生，博基門教授，瑪希斯醫生和我四人外。」

博基門在他實驗室中已準備妥當，他們奉命在醫療中心集合，開始執行。紅色的閃光燈從通訊臺發出，作最危險的信號通知。博基門開始把他的裝備，全部放入一個袋子裏，帶著走。

在醫療中心內，博基門與科尼格與迎面而來的海尼娜和瑪希斯碰面。博基門講：「海尼娜，我們必須要梅第離開這裏才行。」

她說：「好吧，鮑伯……」

瑪希斯走入那個特別病房中，同時博基門也打開了他隨身攜帶的箱子。他拿出四個很小，形狀清晰的指針標識，把它們的頂端分別接上天線。劃出一個區域。

瑪希斯把梅第抱上一個有臂的靠椅，博基門所指的要放在室的正中央。把梅第放好後，看看他的眼睛張開，但還是二眼無神，博基門把針標繞了一圈後引出來。

最後一套裝備是一座小的控制儀表座，博基門把那準備好的錄音帶裝了上去。

他很大聲的說：「我準備好了。」

海尼娜看了看科尼格作了個信號。

「到後面去。」

她走到她的桌子邊，拿起一支注射槍，檢查了一下，然後走向椅邊說：「鮑伯，拿綳帶。」

瑪希斯把綳帶紮在梅第的脖子和手臂上，以防止他亂動。

梅第還是沒有動靜。

海尼娜在注射槍上吸滿了藥物後，注入梅第的左手臂上。

科尼格馬上指示，「後退回去。」

海尼娜和瑪希斯連袂的退到博基門所站立的地方。

維克特博基門按下電鈕，只聽一聲輕碎的聲音。他指指這個東西說：「在四個針標之間的圓區域是致命的。不論有什麽事發生都要站在外面。」

他把開關一關，則此輕碎的放電聲又消失了。在此域的中央，梅第正在接受強力的高能電擊。從他的眼睛中可斷續的看出其神智已逐漸清醒，他習慣的看到了四周的景物，當他低頭看到脖子和手全被繫住時，他的聲音尖銳的說：「怎麽搞的？」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却沒有任何人回答。他看著大家，科尼格和海尼娜，「讓我走，指揮官

——醫生——你們都聾了嗎？」

海尼娜的臉無助的看著科尼格，但是指揮官靜然若磐石一般。

她又再問道：「這些橡皮帶我一定要繫著嗎？」

「是的，但是……」

「我們別無選擇。」

梅第似在作瘋狂的反抗，大喊大叫：「聾了嗎？放我走！」

他的動作一切都像是個瘋子，張牙舞爪。「你們可要付出代價，你們全部都要受到報復！」

他正對著科尼格二眼發出兇光，「讓我出去！」

一陣輕風再拂過海尼娜的金髮，她馬上向順著科尼格的方向看去。他握著她的手向後退了幾步，一個朦朧的陰影漸漸的籠罩在梅第的四周，就像是一股白熱的蒸氣。

博基門緊張的叫道，「它作用了。一個影子在梅第四周逐漸成形，他的精神體 clöppel-ganger 在他須要的召喚下出現了。

梅第，向著科尼格大叫，掙扎而起說：「我要殺了你科尼格。」

這是一道命令，這道命令要他自己的靈體鬼影去執行，這個靈體向科尼格步步逼近，正當它要到達那四個天線區的邊緣時，博基門安下了開關，能量馬上灌輸至天線間的電線上。

它想要破域而出，但是，力場太強了。

它仍掙扎的要再向前衝，這次它似有準備，衝向力場的掙扎時間也較長，但是一陣瘋狂後，它又被擊退了。

此刻，梅第的臉開始逐步改變，面目猙獰，逐漸不成人形，他瘋狂的撕斷了緊在手上的帶子。

博基門大叫：「約翰，關不住啊！」

梅第的瘋狂愈來愈厲害了。綑在他手上的帶子開始斷裂。他的靈體又再次衝向力場，站在該區的邊上，似乎它在吸收這股量。

這四個艾爾發基地的工作者開始向後退，二眼盯住此靈體，他們並沒有看到梅第最後是怎麼把綁帶弄開的。

梅第仍在力場之中。仍有三根帶子綑著他，此刻，他的超自然力愈來愈顯注，他已盲目了，全身對陷於瘋狂之中。

在電體與這二個人形的搏鬥下，二個人形漸漸合一，掘動不已。這羣看的人，簡直呆若木雞，看到梅第扭曲的臉孔開始與那靈體的臉一致。然後二個形狀漸漸合成一個人，最後在一陣炫眼的光霧下，就在力場被潰散之前，光霧俱起，然後是一陣平靜，似乎死亡之舞已在此景中飄動起

來。

最後的一刻，梅第倒臥在地板上臉靠著地面。

梅尼娜走上去跪在地上，把他的臉翻轉過來。計算機此刻沒有資料可詢，梅第是死了。臉的另一半，已被燒灼肉爛骨出，這是他的靈體一開始就顯露出的形象，一模一樣，似乎在冥冥之中，已註定了他的死樣，就已在他的靈體上表現了出來，這是他死亡的形像，他的靈體早已告訴梅第了。

約翰科尼格坐在指揮室中仍在餘悔不已。

海尼娜羅瑟爾很快的跑進來，她似乎可以看出科尼格的雙眼中那股痛苦的味道，而且似乎在責怪著自己。

「約翰，不要再責難自己了。」

「在此基地中，任何一個人的死亡均與我有關，但是梅第……我却深感悔意。」

「我們看到的靈體就是梅第燒灼的樣子。他的死狀是不可避免的——刼數。遠非我們所能幫忙。」

科尼格站了起來，繞著桌子走了一圈。「我就是無法把它從心中抹去。死後的生命，沒錯，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但是梅第——却以他自己的鬼體出現作祟……在他死之前……我們要怎麼說呢?」

「生與死，約翰。在地球上或甚至在太空裏……仍是一個大的神秘問號……神秘的極限。」

他抬起頭來看著她。畢竟，那是一塊鎳幣的另一面死亡是一種神秘，但是他們全都親身體驗了。而且。就在現在，他們却還是活著的一羣個體。就像是海尼娜的頭髮拂在她頰上那樣自然，但是却不會遮住她雙眼所及的視界。

正確的說來，科尼格還是幸運兒中的頭一個。他斜靠在海尼娜座椅的後面，用熱唇撫觸著她的脖子。

這在醫藥技術上也是一大貢獻。另一種的治療方法。自然力仍在澎湃洶湧的浪濤尖端起伏不已。

第五章　雙星爭霸戰（上）

如果科尼格把掃瞄器的針端指向廣大區域之中，而超過實際的瞄準域內的話，他一定不會相信在螢光幕上他看到的東西，因爲計算機上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一個小的太陽系漸漸的從掃瞄幕的邊緣上向內移動。

如果探針可以再伸長一些，那就可以看到那個叫貝薩行星的表面，上面滿是哥魯皮斯式的超級建築式樣。秩序井然，形式柔和，顏色和材料均光彩奪目，表面看得令人舒服，遠超過地球上的建築式樣，而且其區域寬大，整片都是，連拿個照相機全部照下的機會都沒有。

在一間控制中心裏，在中心的中央一個套精緻的無線電望遠鏡，一個年青的婦人，正在此座位上仰視星宿，她從此鏡中可淸晰見到游盪的月球在太空中流浪飄盪。

她所在的這個房間佈置柔和，看起來就有種舒暢的感覺。裝飾柔和且迷人精緻，顏色看起來一片溫暖，麥色、棕色和紅藍色。甚至連那些硬體物件都看的舒服，幾個監聽的大型螢光幕低垂在儀表板上，在座位的四周播滿了一盤盤的鮮花。

苗條修長的倩影，裹在一襲精緻而色調迷人的衣服中，一拂秀髮黑烏發亮，一張孕含智慧的姣容，她就是岱妮，正在她那雪白的象牙塔裏悠閒漫步。走著走著在雷達幕前停了下來，隨之就坐在那塊較低的螢光幕前凝視著其上顯示的景物。

其中的一個螢光幕，上面一條條掃瞄的細紋正在幕上閃爍不已。而其它的螢光幕都是黑色而沒有開啓。她按下了開關，就只見螢光幕的可視畫面漸漸縮小而形成了一塊小的星象圖，一條條大小不等的游星羣橫越其上，形成一道道狹窄孤寂的條紋。

就在此刻，那其中之一原先不亮的螢光幕，逐漸形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先是像一幅廟室大鐘的遠景，然後就是一個男人的面孔。畫面中的人還等不及岱妮開口就先說話了。「岱妮，這個流浪月球，無故闖入本境，現在的位置正好讓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一個最佳攻擊準備位置。」

「好的，謝謝你。」

雖然岱妮在外表上看來，擁有每個少女共同的優點與特徵就像是個少婦形的女人，但毫無疑問的，從她回答的聲音裏可聽出來她的權威性十分的大，此刻畫面中的人像消失，螢光幕又呈了黑色，岱妮又按了按在座椅手柄上的另一個開關。

那個小游星的畫面又出現了，愈來愈大，一直大到被螢光面容滿爲止。這個地球上的流浪衞星——月球，上面的平原與坑穴均清晰可見。雖然這個小球沒有什麼，但是對岱妮來講却非同小

可，彷彿是黃金萬兩一樣，她靠在椅背上，吶吶的說：「我們等着這一刻，可是已費了好久的時間了。」

月球基地上的掃瞄幕，最後出現了一幅畫面，在基地上的月球總部高級人員均一同在檢查這幅畫面。

仙杜娜指着這塊大螢幕上清晰的畫面舉止無措，一個在星象圖上閃爍的太陽，像是嵌在天鵝絨疊椅上的珠寶一樣，在閃亮中出現在大家的目前。

博基門，聚精會神的說道：「仙杜娜，請放大一下。」

她按了下開關，說道，「遵命，放大一千倍。」

這個遙遠的太陽突然像跳了過來一樣，慢慢的近了。現在可以清楚的看到二個較小的影像。二個都有明顯的邊緣，二個引人注目的球體。

科尼格說，「二個行星。」

博基門，自言自語的說，「有意思。」

計算機的中央資料正在忙碌的計算著，一下子，卡諾拿著輸出的資料說：「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著陸準備。」

仙杜娜又開口了，「要想實體分析的話還嫌太遠；但是從光譜分析看來倒還理想。」

在科尼格的旁邊，海尼娜羅瑟爾說：「二個星體，這個選擇的機會倒是大的很。」

又回到岱妮那間控制塔裏，她正在玩弄著一個立體的寶石，東看看西看看，一下子螢光幕上又出現了剛才那個人，看來似乎一副穩操勝算的樣子，「按最新的資料顯示。這個游星體在宇宙時間七個單元下將進入一理想位置。」

「好極了。我要 Satazins 立刻發射。」

她說完話一點表情都沒有，手上仍在玩弄著那個東西，然後向落地玻璃那邊走去。向下方，一扇地下的燃料庫已然打開。一艘暗色的太空船從裏面滑出，然後順序拖至發射架上，許多地面維護的裝備正在四周做準備工作。

岱妮不慌不忙的走向一座電梯，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十五分鐘後 Satazins 昇起了它沉重的身體滑衝至貝薩星體的晴空之上。

在月球基地艾爾發上，仙杜娜緊張的把科尼格請到她的控制台前指著雷達幕說：「指揮官，有艘太空船正在接近艾爾發途中。」

「把它映至螢光幕上看看。」

在螢光幕上，一條狹長的條紋自太陽中飛出。

「放大」。

就在仙杜娜扭轉放大開關之際，所有的眼睛均注視著這個大螢光幕。

雖然距離那麼遙遠，但它看起來還是居高臨下頗具威脅。科尼格，仍在大叫道：「弄近些。」

她又把此畫面放至最大的極限，讓它佈滿整個螢光幕上。一股死亡的陰影又再度籠罩著基地總部之上。

科尼格大聲尖叫道：「紅色警鈴！愛倫，每一艘蒼鷹號就發射位置，保羅，就戰備位置。」

月球基地的艾爾發全體同仁忙的什麼似的。每一個區域中銅牆鐵壁的戒嚴了起來，紅色的閃光在每一個通訊台均紛紛閃爍著，每一個人均各就各位。

這個月球巨大的空間已全部動員起來。

科尼格正在想著這艘無名飛船是否帶著敵意而來。

月球基地艾爾發正面臨一股大力量的考驗，從指揮官辦公室中望去，科尼格對他們大夥兒的工作效率確感安慰。不是必要的人員均移至地下室的備份艙中待命。旅行導管正忙碌地在運送著全副武裝的蒼鷹號。在主指揮室上的主控螢光幕正以強大的動力將各飛艙定位追縱。

他看到一架架的蒼鷹號飛船拖上發射架各就各位。

保羅摩羅在樓梯口碰到他，對他說：「我試過了各道頻率，但仍無訊息。」

科尼格點了點頭，戰鬪裝置以然就緒，艾爾發基地本身並非一定要提起對方的注意。他轉向卡特說：「艾倫，我要每一艘蒼鷹號均整裝待命。」

「最後一艘蒼鷹號現在已上架完畢，報告指揮官，我馬上出發。」

當他跑步就位時，大家互換了個眼色。到艙門口上，卡特又再看了看那個大的螢光幕。

這艘巨大的飛艘正像一顆直飛而下的隕石迎面而來。

科尼格說道：「保持分散，隨時一致行動再集中。一旦你們到達有效射程，每艘蒼鷹號同時集中開火射擊。攻擊是唯一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這個機會究竟有多少，愛倫卡特說：「遵命，指揮官」，然了就離開上船去了。

整個作業及動作太快了，快的維克特博基門連說話的聲音都沒有，「攻擊第一，問話其次——約翰不能按照你的標準。」

「我們會試著問它些問題，他們沒有回答，再看看它的形態，不是藏有火力系動就是載有大量的炸彈。你絕不會拿一艘這樣的船來運客或送人吧。不對，維克特，我們的目是大家必須要能先發制人。」

「若它們並非攻擊船，等一下馬上就可知曉。」

科尼格也是這麼想，一度他曾對他目己科學顧問的話感到不耐煩，「你準備就這樣耗下去等待著？我不願冒險。」

博基門看著他然後又看看螢光幕，這個回答可眞不容易。

駕駛員在每次飛行檢查時均一一爭先喊叫，而波羅摩羅正在對蒼鷹領隊的反應聽取報告。

「蒼鷹五號準備起飛。」

「蒼鷹五號隨時待命。」

「蒼鷹二號準備起飛。」

「蒼鷹二號隨時待命。」

卡特自己也對指揮台呼叫「蒼鷹一號隨時待命。」保羅檢查了一下他的表格數字，「看你的了，愛倫，所有蒼鷹準備出擊。」

「謝謝，保羅」——卡特拿起了他的指揮器，呼叫他所有的僚機。「蒼鷹一號呼叫所有僚機，一旦昇空，在四號頻道上待命，隨時以我為主機保持聯絡。

摩羅在播放器上清楚的對他們說：「一號機起飛」。

「遵命。」

「二號機起飛。」

「遵命。」

在基地總部待著的所有人，都看著這幾艘太空船全部引擎在隆隆聲及飛砂走石的雄姿下，昇空而去。愛倫卡特，這位謹愼小心的人，又再次的校驗了一下他的控制儀表，他向摩羅呼叫道：

「蒼鷹一號對基地說話，我沒有飛起來。」

摩羅冷靜的回答他說，「先待命，我幫你以遙控起動。」

「遵命。」

摩羅把手按著一個凸出的鍵鈕，一號引摩尾後噴出陣陣烈焰，遙控點火成功。一號機從發射架上又降了回來。

卡特的聲音聽的出來十分緊張，「沒有飛起來，現在作全機檢驗。所有數字系統檢驗。所有安全切斷性能良好。」

摩羅說：「先待命，我再試一次！」

這時，蒼鷹二號又說道，「二號機對基地說話，我沒有飛起來。」

全是壞消息，摩羅說道，「基地對二號機，等著不要關掉，仍將機件停在起飛位置待命。」

科尼格在摩羅椅後，等著消息，「什麼事，保羅？」

「我無法使他們起飛。」

「什麼毛病。」

就在摩羅要答話之前，三號機又說話了，「三號機對基地，我沒有飛起。」

「基地對三號機，仍將機件停在起飛位置待命。」

摩羅又重複了一次點火的遙控起動，引擎是噴火了，但卻爬不起來。

監聽的螢光幕映出每一座發射架板，科尼格親眼看到火箭管噴出火焰來。

他說：「好了，讓他們起飛吧，保羅。」

弄的保羅摩羅不知如何是好，但只能告訴駕駛員在原線待命，紅色的火球逐漸變弱，最後，蒼鷹號太空船仍停在原地。

摩羅回頭看了看科尼格，他的臉色很難看，現在全完了，幾架蒼鷹全都瘟在那裏了。

科尼格轉過頭來看著卡諾，面露難色，「船上的電腦難道全完了！」

「馬上來了，指揮官！」——他從主電腦上把報表紙的資料撕了下來，看了好久，科尼格不耐煩的說，「怎麼樣？」

看樣子，並不樂觀，連這麼快的計算機也會出問題算了個半天。卡諾把報表上的資料讀了出來後，「迴轉磁場率在映至電子旋轉時，幾乎不太規則。地面的G值因子顯示……哪，指揮官，全在這裏，您自己看吧！」

已無忙可幫，卡諾不好意思的看了看他的朋友，在大螢光幕上更是糟了。那艘高飛著的太空飛船畫面已無法校準焦距了，似乎已沒有了動力，這樣下去，他們豈不都成了瞎子，等著挨——打。

科尼格把旋轉盤對摩羅的指揮台卡特說話，此刻正傳來特焦急的聲音：「一號對基地，仍是無用，這裏倒底發生了什麼事？」

科尼格說道：「愛倫，我們這裏正遭到不尋常的干擾，它已深入所有通訊系統——」卡特再也聽不到什麼了，一陣靜電的雜聲，他知道他自己的監聽器，很明顯的什麼也收不到了。過了一下子，科尼格繼續又說：「可能是一種頗似超聲波或磁暴，剛好與我們的波段座生共鳴作用。」

現在只有用遙感器了。卡特說道：「一號對基地，我不能聽到你的回答，複頌，不能聽到你的回答，請基地回覆。」

摩羅很快的把聲音過濾，突然，卡特的聲音又聽到了，「蒼鷹一號對基地，感謝上天，收到你們的畫面了，你們必須要把我弄起飛，我們現在是在消耗時間了。」又是一陣靜電的干擾聲中斷了頻道的信號。

科尼格痛苦的在思索，他已沒有了其它防禦的方法了，不論這艘不名太空飛船針對什麼目的而來，他們必須要靜以待變，保持耐力。他對仙杜娜講：「所有螢光幕都開著嗎？」

「指揮官，我已失去了聯絡，眞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它們的動力全是在最大之際，但是現在這批監視螢幕已形同虛設了。」

「再試試。」

一件一件煩惱的事全來了，海尼娜羅瑟爾急喘的跑進指揮總部說，「約翰，所有儀器似乎都癱瘓了。我能用緊急動力嗎？」

「就在她說話之時，在指揮總部的燈光全暗了下來，紅燈開始閃爍，科尼格說道，「保羅，開緊急用電。」

「遵命，指揮官。」

總算好些了，但還是暗的很。他們所用的光度只有原先光度的一半。基地總部已完全籠罩在黑暗之中了。

科尼格想再試一試機會，「如果現在有任何機會，你能令蒼膺號離地起飛，對嗎？」

「對的，指揮官？」

海尼娜羅瑟爾激動地說，「目前我們遭到的麻煩到底有多少？」

「妳告訴我吧！」

她看了看監聽器，又看了看那龐大的螢光幕。仍是老樣。什麼都看不到。科尼格拿了一副雙孔望遠鏡，對著遠方眺視。

在視界外，月球表面仍一如往悉，靜如死城。

維克特博基門也加了進去，仍一如往悉，是過去的老樣子，而那疾逝的太空船仍是看不到。

科尼格說道：「我希望知道現在怎麼了。」

「你看到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

博基門有一塊上面佈滿小模式的磁板，他把它打了開來，「至少，在計算機能用之前，我想用這個來找一點有關這太陽系的資料。」

一羣智慧的人物正面臨選擇，科尼格在窗口緊張的眺望著，海尼娜正在幫助科尼格完成一切措施。

維克特博基門，猶豫不定的，說著他得到的資料——「似乎這個太陽其大小和特性與我們的一樣，二個行星均比地球爲小，每一個均以二十四小時繞其軸自轉一周，可能是晝長，亦可能是夜長。」他把磁板上的模式換了一組，以一種與奮演說者的姿態又說：「每個繞太陽的行星均在橢圓軌道上每十個月公轉一周。它們常以反側彼此轉動。它們的夏天比我們短，要不然就是冬天比我們短。」

他抬頭看了着，發現大家都在看著他，「我並沒有說錯話呀，我錯了嗎？」

海尼娜，像是同情的說：「沒有，維克特，當然我們沒有說你錯了，但是我太害怕而不能面

對這個問題。」

「太害怕了，不妨多談一些話，來減低些恐懼。」

「心理治療，妳可眞會說！」

「剛剛我說到那裏？」

「不就是你剛說的，按照它們的冬天，比我們短。」

「喔，對了，或是它們的氣候就與我們一樣，諸位可贊成否。」

「我們有機會在此行星上登陸？」

科尼格說道：「我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他邊說邊看著大家，他說：「只有見機行事了！」

這艘巨大的太空船劃過了水平的月線。有件事十分清楚，就是蒼鷹號能昇空，可能也抵抗不住。「注意看吧」，科尼格說道：「它似乎慢了下來。」

博基門問道：「你認爲他們的目標是要在我們這裏降落？」

「可能。」

科尼格呼叫摩羅說：「保羅，我們現在可能再用通訊系嗎？」

「只有一樣，指揮官。」

「電腦？」

卡諾比了一比他的手指，「多性能呢，指揮官。」

監視螢幕和主掃瞄器仍罩在靜電雲暴之中。

他對仙杜娜班尼斯講，「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機會嗎？」

「沒有，指揮官。」

科尼格下定了決心，站了起來。

「保羅，繼續保持蒼鷹號的頻道。」

「遵命，指揮官。」

他們聽到摩羅正在做最大的努力，「請蒼鷹一號回答，請蒼鷹一號回答。」

仍沒有回答，而也沒看見發射架板上有何動靜。在一號機的指揮艙中，卡特亦在企圖連絡，「一號機對基地說話，一號機對基地說話，聽得到嗎？保羅，能使我們飛離甲板嗎？怎麼回事？」

Satazins 她自己在回答他，跨越視線，可以看到他的眼神非常驚訝的樣子。這是他所見過的一個最大的物體，他大喊一聲「老天爺！」他看到這艘太空船慢慢的減速，在月球表面上空盤旋，逐步的向艾爾發月球基地移動，然後慢慢的降了下來。

在基地總部的每個人看到此景都呆住了。最先是摩羅，然後是仙杜娜，再就是其它的人員，大家全都靠在窗側看著月塵飛揚而太空飛船緩慢下降的動作。

這艘太空飛船的引擎熄火了。塵土漸漸的落了下來。除了靜電的干擾聲外，其餘一片寧靜，海尼娜看了看科尼格，看到他正咬緊嘴唇而她也知道此刻身爲一個指揮官的感受。那艘無名飛船寂靜的停在那裏，連一點光都沒有透出來，一切依舊，看來並沒有什麼生命的跡象；此物高如巨山，在太陽光的投影下一大片陰影，而整個艾爾發基地就罩在這股陰影之下。

接著，我們來看看船錐部份，幾乎在動，科尼格馬上把望遠鏡焦距調好準備看個究竟。只見二塊艙門似的巨板由二側滑開，有二個手執拋物反射器的人走了出來，一個形同死人的生物從裏面走了出來，他臉上有著一對特大的眼睛。

在船的中央，有一個大的凹孔，漸漸地，從這個凹孔中滑下了一批東西。這個東西上個有許多的圓孔，似乎是一種武器的樣子。待此物完全著地後，這個龐然巨然開始將其方向對準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方向。機械式的手臂開始在上面做適當的調整。

一羣看熱鬧的人已紛紛離開了窗口。只剩下科尼格仍在看著那剛御下的槍管發楞。簡直難以相信，這是一套具有超殺傷力的東西，眞可說是當頭一棒。但是身爲指揮官的他必須要負起責任來，做他應該作的事情。此刻發佈任何一道命令都比坐以待斃要來的好些。他呼叫道，「臥下！全體人員臥下！就地臥倒，現在，準備接受一項核子爆炸。」

這眞是電光石火的瞬間。正當他臥倒之時，剛好靠在海尼娜的身旁。他看到其它的人已全臥下了，或全身臥倒，或以肘靠地臥倒。博基門正在那裏檢查其它的裝備，排槍齊發，震憾全室。

一陣防衛的咆哮聲震憾了整個空間，基地總部的地基都被震的搖來幌去。刺眼的光線在可見的所有區域內閃爍脈動。仙杜娜哭了，但是在她不遠處的摩羅却沒有聽到。這種情況要持續多久誰的不曉得。時間，已失去了度量的意義，現在，他們已全然不知究竟是在地獄的殿堂上呢？還是苟存於廢墟之中。

當攻擊停止時，他們還是不敢太過相信一切都過去了。慢慢的，大家才站了起來，擦了擦眼睛，把頭上的灰塵搖了搖抖一抖，就像是一羣喪家的野犬一樣。

科尼格把頭抬起來，看了看原先的地方，那艘太空船又將那套武器的方向換了一個方位角，這亦是說，又準備攻擊另一個目標。他很快的說：「它對月球艾爾發基地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它是在我們的頭頂上開火。」

這瞬時的發現馬上使科尼格耳目一新，他看了看基地總部天花板和地面，以及走廊的另一頭。博基門緊跟在他的後面；跟著上樓。消尼娜又趕緊跑了過來一齊上去。當她上來時已看到他們二人正在居高臨下看著原先的地方。

就在月球遠方的曲線月平線外，那個閃耀的新太陽正照爍著昏暗的天空。在另一邊，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行星。那發出炫目金光的針尖正在攻擊在它左手邊的行星。當他們看到時，還未有動靜發生，炫目的星光橫掃過表面，一團雲狀的東西散了開來。

科尼格慢慢的說：「我們此刻正位於二星之間。」

「但為了什麼？」海尼娜問道。

這下子維克特博基門可用不著那個小的磁板電腦了。他說：「妳看看他們，就可告訴妳是為了什麼。這二個行星分別位於此太陽的二側。他們彼此從來沒有看見過對方，因為，太陽夾在其間。所以二者無法直接開火，因為任何一種飛彈均會被太陽的重力吸去，可是一旦他們利用了我們這個月球就可以在上面設立一套預備的火力系統作個跳板。對吧，約翰？」

「很對，而他把我們當作是二號行星的頭號目標。」

他拿起雙孔望遠鏡，把那個目標受難行星掃瞄了一遍，上面滿是雲團。凹凸不平，但在此戰爭中，這個龐然大物仍立在那裏。他並沒有說錯。在那個行星的表面有一團耀眼的閃光但卻曇花一見。

「這就來了。」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過了多少時間，他利用廣播器對保羅摩羅說：「保羅，所有無關緊要的人員全部撤至地下保護室中，快。」

一道蒼亮的細光從左邊那個行星射了出來，摩羅正在對所有單位做僅可能的呼喚：「大家注意，艾爾發基地上所有的單位注意。所有人員向地下室撤退，快。」

然後他又以個人的身份對其它人講，「仙杜娜、卡諾妳（你）們也一樣，趕快下去。」但仙娜杜根本沒有聽到，科尼格，在發射器旁，捉緊海尼娜，而博基門正在全神灌注外面的一切，話也不說，科尼格就把他們向凹處一摔。

在基地總部艾爾發中所看到的每一個方向均熾閃著白熱的弧光，基地總部本身此刻正像是一張曝光底片上一大塊白點一樣，亮的就像是個發光的球。在凹穴上面連續不斷的震盪。在外面，一束束的細光和太空船上射出的火力系動正在交叉攻擊，一個個新的火山穴林立在古老的月穴四周眞是彈痕累累。

在黑漆之中側繞著一絲微光，爐煙和熾焰從那艘無名的飛船中破孔裏冒了出來，這艘船看來已受到了重創。科尼格舉步前去，驚訝不免又再昇起，他看著那塵土飛揚之處，已是一片殘破。或許，如果熱戰已停，從此廢船上還能找出些可用的儀器或其它東西？

其它的人員也紛紛從土堆裏鑽出，向著那飛船走去，大家也都猶豫不決。突然，基地總部的照明設備又大放光明了。海尼娜羅瑟爾站在樓梯口都呆住了。原來故障的螢光巨幕也一一恢復了

工作。在基地晶體的反射光下，背景顯得十分相稱，那個太陽和注目的行星已然在星象圖中消失的無影無踪了。

但是基地總部內的每個成員有些仍楞在那裏，一聲不響的立在那裏，海尼娜這下可開口了。她搖了搖科尼格說：「以後會怎麼樣？」

就在他答話之先，卡特的聲音突然從蒼鷹號的指揮儀座上傳了過來。「蒼鷹一號對基地，蒼鷹一號對基地。聽的到嗎？請回答。」

現在，大家都各自回到原工作崗位上，保羅摩羅是第一個趕回原位的，他對著話筒說：「基地對一號，我聽到了，請回答，還好吧！」

「我絕對不相信，但是事實却已發生，射擊完了嗎？」

「就好像是一下子的功夫一樣。」

科尼格在摩羅前接下去說：「看看能否飛的起來。」

「一號準備起飛。」

卡特可以在其監視儀上看到，現在又重作了一遍飛行前的檢查，一切沒有問題，他說：「一號準備昇空。」

「一號，你的聲音很清楚，去吧。」

引擎在一陣火焰下隆隆發聲，一號已垂直的飛離發射架板。

科尼格這道，「愛倫，去看看那艘無名太空船，同時報告一下損壞情形。不要太靠近，一遇任何麻煩——自行解決。」

「遵命。」

一號盤旋飛起，選定了固定航道後，就飛離原地。它採低飛姿態，貼山而飛以便細究一下那艘飛船。

從雙孔望遠鏡裏一邊遠眺，科尼格正在一邊聽著卡特的無線電報告，「現在我正在該船四周，似乎毫無動靜。」

蒼鷹一號已然在視界之內消失無踪了。

在遠景外一望無際，但見蒼鷹依舊，星空常在，科尼格馬上反應說：「保羅，馬上給我接通。」

摩羅繼續呼叫這：「基地對一號，請回答，愛倫，請快回答！」

蒼鷹一號在繞了一個圈子後，對基地報告說：「遵命，但都到那裏去了！看來裏面空空洞洞的。」

一艘小的艙車降至表面，向艾爾發的方向開出。

科尼格急道，「保羅、仙杜娜，馬上給我取得聯絡。卡諾，試用各種幅射波或發射波裝備。」

海尼娜說道，「我們馬上就知道了，它已朝此方向而來。」

「我不喜歡這樣。」

沒有人懷疑它的命運，拋除一切障礙，它已朝此開來。

博基門說：「那是艘救生船嘛。」

露出了一陣職業性的笑容和興趣，海尼娜說：「如果他們已經受傷的話，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但是若我們被另一個行星捉著了？他們會不會把我們看作是對敵人的一種幫助呢？」

博基門把海尼娜的話轉告了給科尼格，「海尼娜是這個意思。您可要放他們進來？」

「我們可還有其它的辦法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能會很危險。」

「我是不以為這是種冒險。」

他們仍在猶豫不定，海尼娜問，「為什麼？」

「因為他們並未對我們開過火。保羅？仙杜娜——有無聯絡上？」

他們同聲回答，「沒有，指揮官。」

「卡諾呢？」

「並沒有特殊的幅射被凸起，一切和平常一樣。」

「保羅。打開十號發射架的氣鎖。」

「遵命，指揮官。」

「要蒼鷹一號在高空待命一直到這艘救生囊進入氣鎖門內為止。要三組救護人員待命，維克特、海尼娜你們二位跟著我，我們要好好的接待這批訪客。」

一陣瞬時的呼嘯聲後，這艘外星人的船囊已降在第十號發射架上，自行下降至氣鎖艙口，此刻艙門是關著的，同時壓力開始上昇。

科尼格一行三人步出旅行管道，進到氣鎖門的內層護罩內，三人圍成了一個半圓形，科尼格、博基門和另一個衛兵各手持一把雷射束槍。

在翼側，二個剩下的衛兵以一膝著地同時在關閉艙口的邊上手持火箭自射器，當壓力指示器上指示壓力已達正常化時，時間已一秒一秒的過去，情況真是緊張萬分。不論艙門後會是什麼東西，但也一定是種特殊的生物。其形是否猙獰可怕，抑詭辯神奇。現在不論怎樣，雷射束的方向已一切在握，火箭槍也隨時待發。他們眞希望從艙箱中開門出來的是一羣熱情的土著民族揮著手謝謝他們。

科尼格揮了一下手同時把手指做了個「○」的符號，氣門開始向外移開。科尼格說道：「準備，」同時自己也按住了他雷射槍上的擊發鈕。

艙門現在已全部打開了，一幅令他們幾乎不敢相信的景像，把他們都看呆了，因爲這幕景像他們絕對不會想到過。

一身裹著黑色皮衣，黑色的制服，一臉沮喪的臉色蘊孕在她的臉上，岱妮以頻步舞姿的氣質跨出了隙框的門側。那是一幅地球人的架勢，一張少婦的臉形，蒼白、受驚，臉上滴滴的汗水，散落在那張姣好的臉上，當她感覺到大家是在歡迎她時，她感到是可以放下武器的時侯了。

當慢慢的把頭罩取下，散出一頭烏黑發亮的秀髮。生物學的設計一種按鈕，一按就可脫下裝備。這是一位生動，充滿智慧，在銀河系中難尋的一位美女。

海尼娜羅瑟爾，以往那種美色獨佔的吸引力在她面前已全部消失，自認有差。科尼格呆立在那裏，也只有在那裏傻看著。

她向科尼格開口了，對科尼格她似是那副冷若冰霜的樣子，但聲音中充滿了優美的聲調，帶著一種異性諧和的聲音，她說。

「請幫幫忙，爲了你們自己，你必須要按我所說的去做。我們的敵人是另一個行星德塔的居民正對我們進行全面攻擊。如果他們知道了我現在在你們這裏的話，他們也一定會把你們滅亡。」

第六章　雙星爭霸戰（下）

在指揮官辦公室內的會議桌上，海尼娜羅瑟爾坐在科尼格與博基門之間，她二眼一直盯著岱妮在看。

岱妮那種脫俗氣質的美麗，使那些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每個男性人員均忍不住側頭一瞥，她可以讓你就坐那裏盯著她而不做任何事情。連海尼娜也不得不承認岱妮確是有種人類所沒有的特殊氣質，或說是種人性的傲氣存在。在表面上，科尼格會開過一個諮詢的會議，但是在會議中海尼娜看到科尼格的神情似是被什麼東西所吸引，她眞想在他脚踝上給他一下讓他清醒清醒。

科尼格在諮詢會上，提出問題：「妳是何許人也？」—在這艘一直不會回答的太空船上，同時我們也沒有料到上面會有妳這樣的一個人。」

「我的名字叫岱妮——」在聲音中就有一股吸人的磁力出現，「我是那艘戰鬥船 Satazius 的指揮官，現在這艘船已受到重創，我是唯一的生還者。謝謝你們，指揮官，把我救起來，我只能在我那逃生囊中活上幾個小時，我實在不願把諸位捲入這場戰爭之中。」

「但實際上妳已把我們給拖了進去，現在，我們已處在妳們的戰場中間。」

「眞是抱歉萬分，我們僅只是把你們的游盜月球當作是我們炮艇的一個踏石而已。我們計算過你們接近的時間同時也小心計劃過要先對我們的敵人進行攻擊。我們相信這會很快的結束，但是看起來，他們似乎知道了我們的計劃，已經開始了一切的佈署。」

海尼娜接口說：「敵人嘛，都是這樣！」——她這一說，使岱妮那對黑眶的眼睛突然放出一股異彩，她對海尼娜也露出了感激之意。

岱妮繼續說：「指揮官，你也一定了解在我們太陽二側的戰爭問題，我們均無法直接攻擊對方。因此我們須要在行星外有個基地可以架施火力系統才能攻擊對方，好多年前，我們曾使用過一個像你們一樣的游星作爲基地，但是却沒有成功：那個游星太小了。」

科尼格似乎已被她那音樂般的語調所吸引，只有海尼娜以地球的口吻說道：「許多年前？妳們這場戰事延續了多久？」

這次岱妮把她的眼睛盯住了科尼格，而只做了個簡短的回答：「我們之間常有戰事發生。」

就在此刻仙杜娜向科尼格報告說：「報告指揮官，有一艘太空船向本基地接近。」就看到科尼格二頰冒汗臉色蒼白，臉上的原先的表情完全消失，馬上又聽到摩羅的聲音說：「要我把蒼鷹機飛起來嗎？指揮官。」

就在科尼格回答之先，岱妮搶了先的說：「我告訴過你他們是會採取攻擊行動的。但是他們不會向你們攻擊，如果你不管他們的閒事。按我說的去做，你一定不會被捲入這場戰事之中？」

「捲入？我們已經捲入了。我怎麼可以坐在這裏不聞不問，我至少也要防備一下。」

「你最好是保持中立。」

「我也喜歡保持中立，但是保不保持中立却並不在我啊。」

「如果你不介入的話就不要射擊。」

「這我怎麼曉得？」

「因爲我告訴了你，難道這是我的錯嗎？」

這道理實在讓海尼娜費解，岱妮正在那趾高氣昂，而科尼格却盡在那裏一直廢話，「我憎惡束手不管，但是我們有多少機會？我們還能做什麼？什麼都不能。」

她說著低下了頭，海尼娜她曉得這下岱妮又贏了。「保羅，趕快動作，讓所有蒼鷹號在原地待命。」

他離桌而起，走了出去。海尼娜和博基門緊隨其後，隨之而起。旦見艾爾發基地固若金湯的地基開始震動，雷鳴四起。

岱妮沒有走動，她站在窗口看裏外面的反應。這艘新的太空船就在眼前，與前一艘一樣的大

，正在基地上方四周一公里處盤旋飛行。

對海尼娜來講，這簡直不是人力可爲的。必須要耗資大量的星際財源才造得出這樣一個大東西出來。他們要做的正事還多的呢。岱妮這時的舉動看來有些奇怪，彷彿成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指揮官一樣。腦子一轉，科尼格算了一下，這個岱妮的話有問題。

這艘新的太空船下降了。若是此情形繼續下去的話，那艾爾發月球基地就會被一環人造的山塭團團圍住。

岱妮的嬌聲劃破了寂靜，「指揮官，如果你允許我們用一下你們的通訊機，我可以和我的戰鬪軍事總部連絡，幫助强固你們基地的防護力量。」

科尼格聽了之後，潤了潤喉嚨說道：「保護艾爾發！你們的人還關心我們的艾爾發？你送上你們的後援部隊，他們也送上他們的後援部隊。你向他們開火，他也向你們開火，我們要到那裏去？豈不成了夾在中間的犧牲品，這一招我老早就知道了，行不通。這場戰爭與我們無關。」

儘管他這麼說，但她心裏清楚的很。現在他是手無寸鐵，要須要別人的幫忙，眞丟臉，如果得不到幫助，那就可說是死路一條了。

他的臉色沉了下來。他看到這批太空訪客放下他們著陸的管架。一旦他們的登陸臂完全放下一步就是把攻擊的武器系統運下，他叫道：「每一個人全部臥倒！快！」

像針尖般的細光從那運下的槍口中射出，包括基地總部在內的艾爾發整個地球基地已罩在一團白光之中，地面震動不定。這是Satazius的反擊聲音，而科尼格在懷疑科倒底他們的耳朶還要忍受多少時間，整個的地下室都在戰慄，聲音雜亂無章。

但相反的，海尼娜却是一個心念單純的人，這次，博基門靠在她的身旁。科尼格這次沒有和她在一齊，科尼格和岱妮正躺靠在柔軟帶的搖椅邊上相隔不遠之處，她眞是選對了位置，因爲在地震或爆炸下只有這種地方可以多活些時候。

慢慢的，咆哮聲漸漸的停了下來，科尼格很快的站了起來，向岱妮走去，但就在他起步時，她也開始移動。

博基門拉住海尼娜讓她站起來，但她却在看科尼格手持萬能啓門的磁鎖正在想打開通往基地總部的艙門，而岱妮正站在他的身邊。他根本連海尼娜也沒有一眼，也沒有問她有沒有受傷或安慰她的話。岱妮現正準備上樓到基地總部去，陣陣的搖擺使她的身軀擺動不定。

海尼娜和博基門尾隨著他們進入基地總部，科尼格說：「我討厭看到這個。」岱妮的頭擋在前面，而科尼格正看著她前面螢光幕上的景像。

二個安全的警衛正在地上爬著，他不知道這二個外星人究是保衛她的呢，還是她的敵人。

在掃瞄幕上，貝薩行星亮得像一顆水晶一樣。一束束的光尖擊裂而入。連科尼格與岱妮在內

所有的觀看者莫大驚訝萬分。在那星體的表層上一定也有很多的人民。年青的，年老的，充滿希望的，絕望的。他們絕對想不到這種突如其來的災禍，以光速直瀉而下。

艾爾發上的工作人員聚精會神的在看著，他們的害怕遠比岱妮還要有過之。她擺出一幅莫不關心的樣子。但是看那樣子，她對指揮官科尼格倒是有興趣的很，像是那好仗成性的拿破崙，看著戰場上的殺戮還引以爲榮。

一朶蕈菇形的雲體昇了上去，貝薩星體亮如光碟。

科尼格短捷的說：「看看妳的下一步。」

「當然，我的人民將會消滅敵人的炮艇。」

「然後，當然，他們會再送上另一艘來再繼續開火。」

她對此戰略上的問題，避重就輕並沒有說出任何的解釋，「指揮官，你不要以爲我會因此洩露出來？」

她全神灌注的直盯著大螢幕上，一下子她帶著凱旋喜悅的口氣說道，「你們看看，正如我所料。」

穿過閃亮濃密的雲層，螢幕上出現了行星的表面，一束細如筆芯的光線射了出來，穿越蒼芎密佈的星空直向艾爾發射來。

大家還在看著這些神奇的情景而發楞，就只見此光束一分爲二。科尼格說道：「它絕不會射錯目標，這樣大的一個艾爾發基地豈能有如此大的誤差。」

講著講著，大家早把那艘停放的砲艇給忘了。現在它停在那裏眞像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破銅爛鐵，樣子好像一根牙膏一樣。而陣陣的火花炸在上面，眞是一個個殘破的大洞，大家以手掩住耳朶，否則在基地總部的每個人眞像一羣茫無定向的聾子。眼睛所看到的儘是接二連三的頻頻閃光。大家双膝跪地，緊靠在地下洞穴的壁面上。

結束的快速就和開始一樣，無法估算。就在此時時，岱妮很快的移至科尼格處似乎想要對他說些什麼，但科尼格却沒有正眼看她一下。

她說：「指揮官。」

他用他的眼睛和搖頭的動作告訴她，而沒有其它任何的回答。

「指揮官。」

沒有反應，他仍處在剛剛聽而不能聞的聾界中。

她搖幌著他的手臂，同時科尼格的臉對向她自己。

「指揮官。」

情況好些了，但他耳朶還是聽起來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他高聲疾叫道，「妳會否考慮過此

基地在直接受到攻擊後的結果會是什麼？我們沒有大氣層系統保護，在幾秒鐘內一切拱蓋內的氧氣全會完蛋，我們是必死無疑。」

這幾個字一言一句就像是貝薩行星的復仇火箭一樣在基地總部憾震不已。又是一陣震激，把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每一處地基震的猛幌不已。

岱妮用一個小的東西夾在科尼格的身上，接著他整個把那東西給接了過來，這個動作就好像是大家都不用腳走路一樣全跌落在地板上。他自己緊緊的被壓在她的下面，這種好客之道可謂仁至義盡。

海尼娜羅瑟爾，從穴道中爬了出來，剛剛好看到這事情的整個過程，她又坐了下來，她希望科尼格的萬能磁鎖沒有打壞，但是事實上，這件事的結果，岱妮却整個靠在地上，給他作了個柔布疊。

她看到他們又站了起來，向有光的方向走去，她搖了搖頭，站了起來也跟了上去。

煙塵幾乎滿處都是，已漸漸的在消散中。在月球岩層上，一個巨大的坑穴被炸開在那裏，這個坑穴離那艘砲艇還不到一百多米。

岱妮向科尼格提出了個問題：「指揮官，你們在艾爾發上的這個基地方圓多少？」

「有三百米面積。」

「你們的袖珍蒼鷹航具可以保護得了？」

「不要耍榨，妳究竟存著什麼心？」

「不論你們基地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會在意。」

「這可是妳說的。」

「我知道你現在的感受，你自然也會責怪我，我是希望能幫你點忙。」

「在這種情況妳能作什麼？」

這可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岱妮聽了個停頓了一下。頓時在基地總部突然靜了下來，她清脆的聲音打斷了這陣沉靜，她說：

「把你所有的人送上蒼鷹機隊的船具上，置於一處安全的地方，一旦艾爾發遭到攻擊，把他們全部送上我的行星。我會代表全部我的子民歡迎你們的到來。」

科尼格在回答之前，那炮艇中又有了動靜出來，一陣陣裂縫的報告，然後是一連串山撼地震的粉碎聲，一會兒前就像是個咆哮的病人在做垂死的掙扎，一下子又恢復了平靜。

事不容緩，科尼格握緊了岱妮，就將她一把拉至窗戶口的下面那塊堅硬的石板後，在那裏，一陣陣茫然的光點仍在有週期性的閃爍。

海尼娜和博基門分別臥倒下去，以手蓋住頭，隨著此船的消失，一切又恢復了平靜。科尼格

把岱妮抱了起來，就只聽到她在說：「你同意了嗎？」

科尼格的臉神似乎已被震的變了色，她緩緩的說：「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抉擇，你必須要接受。」

他溫柔的把她放了下來，通過他指揮桌的房子然後蹣跚的走了回去。

他重重的一屁股倒在椅子上，按了所有各艾爾發基地還門的鍵鈕，要向大家宣佈這件事情。他的聲音疲倦，但是語調堅定而且宏亮。

「艾爾發的每個人全體注意。艾爾發的每個人全體注意。聽到這裏，我是約翰科尼格，現在準備放棄艾爾發基地。我再重說一遍，準備放棄艾爾發基地。全體人員登上蒼鷹太空船，所有蒼鷹號馬上加壓同時在地下吊索處待命。吊索門全部打開。一切任務的控制全部摧毀，蒼鷹號駕駛員各就各位，鎖定以奧斯卓九五三號的軌道航線，我再重覆一遍，奧斯卓九五三。這條航道將航向貝薩行星，在那裏大家會受到賓至如歸的歡迎。現在這個辦法必須馬上開始，在艾爾發遭受全面毀滅之前，全部撤離。」

他一說完。保羅摩羅，就開始回到基地總部的桌上開始工作。紅色警笛鳴警高響，紅色的閃光在通訊台所有的分站不定地閃著警告的信號。

監聽器仍在反應一切情形，並有恐慌狼狽樣。正常的疏散系統已開始作業，艾爾發的工作人員一一的擠行在走道上。旅行管道將一切人及儀器運至蒼鷹號的太空船上，機械不停的在工作，貨不停的在裝卸，一重重的吊門紛紛操作的此起彼落。

基地總部全體人員仍在其控制台前，仙杜娜仍在發佈並告訴最新的敵人消息，她冷靜的說，「指揮官，貝薩行星的飛彈已經發射了。」

摩羅離開了他的桌位，仙杜娜二眼看基地。這眞是件不可能被人相信的事情，她說：「保羅？」

他双手把她給圍住，基地總部又是一陣寂靜。指揮官辦公室靜的好像一座大墳墓似的。科尼格隔著窗子眺望著遠方的炮艇。海尼娜在看著他，博基門在沉思中。岱妮以一個心理學家的姿態看著他們每一個人。

發射架上高懸的自動機械手仍在不斷地補給燃料，同時已把最後一批裝載完畢。科尼格這時大叫，「每個人臥倒」。然後大家又快速的重覆著剛才的動作，又臥倒了下去。

一批像剛才炮艇那樣的牙膏航具，又炸了幾個新的穴坑，月球基地在這陣新的轟擊下，就像是一艘停在舊港狂風暴雨下的廢船，一陣隕石雨自空而降，灑的到處都是。

在艾爾發月球基地周界外的一公里處，又有一個新的坑穴炸開了。自然的氣體罩在炮艇四周繼續在擴散著。

在這區外的地方，科尼格、海尼娜、博基門和岱妮的眼睛都在看著那裏，內心的掙扎眞是呼之欲出，科尼根是第一個轉身跑開的人，他慢慢的走著，他的頭腦可清醒的很，但却接受到一個冷酷的事實，而這事實又無巧不成書的在他宣佈發表命令後發生，他慢慢的走回他的書桌，不論他怎麼看，答案却都是一樣。他應該高興，這點他們已試了好久了。但不是這個樣子，沒有一點選擇的餘地。

他在桌上停頓片刻，然後對維克特博基門說：「我們回到頭一個坑穴去。岱妮的炮艇給擊壞了，敵人的炮艇也全毀了。」

「一號坑穴的結果？」

海尼娜不耐煩的問道：「難道我們還要在此乾等，坐以待斃？」

科尼格說：「或許他們能打個商量來個停火協定。」

這個想法對岱妮來講可還眞是個新名詞。「停火？」

「妳只是說妳要幫我們忙。這就是了，停火就是幫我們忙。也是幫妳的忙。」

岱妮的樣子像在沉思。海尼娜一定會說她是在計算著是否划得來。但是她還是鼓了勇氣說。

「我們通常不考慮此種事情，但是爲了赢取更快的勝利，我不再堅持我們的計劃，因爲它已失敗了，當然，我可以和雙方高級指揮部商量一下，同時我亦可安排一條通訊系統讓你和二個星球都連絡一下。」

這是打開死結的第一個突破。科尼格按了一下他桌上的通訊鈕，對基地總部說話。「卡諾——我要你設計一套能够和這二個行星聯絡的通訊系統。岱妮會提供你詳細的細節資料。」

他用萬能磁鎖打開了艙門，岱妮就逕此而向操作中心走去。

博基門和海尼娜在他桌前互相討論，博基門他倒有一個新的想法，「約翰——如果不管用的話，也可以拖延一點時間。多保留一點時間，那艾爾發基地就多有在一點時間。因爲我們這個月球他們二方面都用不著。」

「可以緩和多久？」

「大概四個小時。」

即使這樣，用秒來計的話還是很可觀的。在這種生死悠關的時刻，一秒比一個小時還重要。

科尼格冷靜地說：「讓我們保持和他們的連絡交談。讓岱妮有時間到基地總部去。」

在那龐大的螢光幕上，月球仍在繼續運行，太陽告它那二個星球已移離了它們的中心。其中一個行星已經從太陽的圓盤前很明顯的漸漸消失了。

卡諾在操縱著機器，與岱妮在做一連串的工作。

博基門搖了一搖科尼格的手臂，向著螢光幕點著頭說：「正如我所講的，它發生了。」

一切均在緩慢中移動。螢光幕上物換星移，形成一串對科尼格一行有利的循環。從新造出的儀器內，傳出一般堅靭的聲音，在螢光幕上出現了一幅權威的面孔，有著一張大口，長臉，一對可看穿人的利眼，他說：「這是泰羅斯——德爾塔行星軍方高級指揮官，訪問你們和我們連絡的目的何在？」

科尼格向前一步說，「我是翰科尼格，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指揮官，我負責該基地全體人員的生命死活。誠如我們所不願意的，但却捲入了你們貴寶地的戰爭中，處於你們連續的戰爭中，我們的生命是汲汲可危，我向您請求停火。」

此時，每個人的眼睛都看著泰羅斯，他面不改色的說：「我非常同情貴地的處境，我們並非這場戰爭的作佣者。我們是在沒有預警下先受到叛逆式的攻擊，在你們貴寶地上的敵艦，已被我們摧毀了。」

岱妮仍像是尊石像，正凝神聽著，科尼格繼續說，「您的戰艦來到我們的月球上，自已弄毀了，這麼大的損耗，是你們被戰的原因，所以你要來復仇，故我請您停火。」

對方停頓了下來，泰羅斯看來很直爽，最後他說：「待會我會考慮你們的要求。」

接著螢光幕上的影像隨即消失，星圖又重現螢幕。科尼格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然後轉身對博基門說，「就是這麼同事，至少我們是面對面的談過了。」

然後他對着岱妮說：「現在，岱妮，妳可以與妳們的司令部連絡了。」

一話不說，她對卡諾指示了另一種射頻的方法，大家就看著螢幕上，只見星圖漸漸消失，又是一個人的輪廓出現。

這次，他們看到的是個女性的臉孔，比岱妮略大，但還要漂亮，一幅與泰羅斯那樣有著權利級的味道。她說：「我是茜雅，貝薩防衛指揮部司令，我們現正忙於戰事，請儘量長話短說。」

一開始就不怎麼和諧，所以科尼格又和博基門交換了一個眼色，他才說：「司令官茜雅閣下，我是約翰科尼格。艾爾發月球基地的指揮官……」

茜雅對此明白的很，同時她也知道時間是不能這樣耗廢的，她把話冷冷的切斷了說，「我知道你是誰了，剛才我已聽到了你和泰羅斯司令的談話了。」

「那麼妳也知道我要向妳要求什麼了。我是在要求停火。」

「在此戰爭開始之際我們已經被責備了。但事實並不如此。因爲這場戰爭並非由我們所造成的。」

海尼娜羅瑟爾是此刻唯一注視著岱妮臉部變化的人，她看到她在那被猛點頭。在她的直覺意識下，岱妮看來是個既危險又神秘的人。

雅茜的聲音繼續說：「他們實在沒有道理。而他們也常常的做這種不講道理的事。」

這並不會比一場辯論要精彩，但是岱妮很明顯的一直站在二邊的立場上。

「但是我們却是羣講理的人民。你剛才要求停火，我們同意，如果泰羅斯也同意，那我們再談。」

然後她的影像慢慢矇糊最後全消失了，此刻科尼格腦中又存著一線希望，這是一線的希望。

海尼娜一直在試著分析岱妮。在她表情中多少並不單純，如果有任何東西在她腦中的話，那恐怕只有勝利了。但是一旦她得到勝利的慾望後呢？

海尼娜很希望與科尼格或博基門之一好好談一談，但是事情一切發生的都太快了，泰羅斯會反對任何茜雅所講的一切，而且看來還理由十足。

「科尼格指揮官，我們同意停火，但必須要適當的加以督導才行。」

科尼格他本人倒是很願意一試，「從我們的位置來講，我們可以同時看到你們二個行星，我們能够管制停火，因爲我們可以對任何一艘從各個行星上起飛的太空船給於早期的警告，你們對這方法可以接受嗎？」

談判倒還順利，「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從你們月球上亦可對我們加以攻擊，而你們也不會通知我們，那艾爾發基地就要被摧毀呵？」

「這是當然的。」

他知道茜雅的耳朶是無時不開的，所以科尼格加了這麼一句：「茜雅司令官，這點妳同意嗎？」

螢光幕上的畫面消失了，茜雅的畫面被泰羅斯取代了。一會兒茜雅又出現，她緩緩的說：「我們同意。」然後她將開關切掉。

科尼格突然感到自己的能量消失的太快猶如泉水一般，海尼娜和博基門此刻均來向他道賀，因爲，他爲整個基地的同仁延續了他們撿來的性命。

海尼娜，聲音濕而且極具魅力的說：「約翰，你終於作成了。」

他自己都呆住了，簡直不可思議，「希望這唯一的承諾可能維持到我們脫離到他們領域外爲止。」

博基門說：「沒問題，約翰，我說這一定沒問題，看看這個，馬上就要過了。」

他們此刻却忘了岱妮，但是她却天眞的說：「恭喜你，科尼格指揮官。」

「謝謝妳的幫忙。」這次他的聲音倒是眞摯的道謝了。

「這是我們大家的興趣，我要重申我對妳們以及妳們住在貝薩行星上居民的關懷，從我這被所能看到的，妳也會和我們一樣，而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必和妳們相同，我在此戰爭的高峯下完成了這項承諾協定。這一定要能保持下去。」

「我們須要時間來考慮討論這個問題，我建議你們不妨先休息片刻。仙杜娜，是否請妳帶岱妮小姐到妳的房間去小憩片刻？」

仙杜娜班尼斯於是就帶著岱妮走開了，起身時她對科尼格說：「沒問題，指揮官，岱妮妳願意和我前去嗎？」

這時二個衞兵馬上欲靠近岱妮一同前往，但科尼格揮了揮手表示不必，她現在已是這個基地的一份子了。

當她們二人走出基地總部時，仙杜娜說：「我們住的地方已破壞到妳無法想像的地步，但還是很舒服地。」

一陣大屠殺後，又恢復了原有的安寧，羅曼蒂克的情調散佈其間。科尼格看到她們出去然後把海尼娜與博基門二人叫到他指揮室中，當艙門在他身後安靜的關上時，海尼娜說：「你是否當眞的考慮過她的承諾？」

科尼格坐在他的躺椅上想了想，又再看了看博基門，才開口。

「我們不能不允諾她的承諾。這至少是一個機會。」

「艾爾發的原始形態，我們正在脫離此領域之中。如果我們脫離此域後，就不會再有會頭的機會。」

博基門停止了走步，然後對二位講，「貝薩一定會同意維持我們的生活方式，計算機也對光譜分析深具信心，即使如此，我認眞的以爲目前還是要來次偵察任務才是上策。」

海尼娜又强調了這點，她說：「就是這點，我們已沒有時間去偵察了。」

「我知道。」科尼格不耐煩的說，「但是我們可接受過她們的邀請，到那個與我們一切類似的行星，我們如何可不聞不問？」

這點倒是事實，海尼娜也該爲如此，「這對我們來講可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博基門突然又說，「我們至少可聽信她一點，就是我們是受到歡迎的。」

科尼格也以爲是，「這倒是眞的。」

但待言歸於正時，海尼娜又看著他說，眼神中嚴肅的說：「我們可相信她嗎？」

此時，科尼格身上的警鈴響了起來，他打開話筒說：「什麼事？」

仙杜娜在小的螢光器幕上說，整個人一片焦急害怕的說：「指揮官，是岱妮，她跑了。」

科尼格又按了另一個鍵鈕說，「保羅，打開安全警笛，去把岱妮找回來。」

他從椅上站了起來，然後走至離艙門一半的地方，這時博基門也趕了上來與他同行說，

「約翰。」

「什麼事？」

「快，看那邊。」

海尼娜先一步的向窗外看去，他們看到岱妮的救生艇正從月球基地上昇了起來。

博基門說：「我想那就是她。」

科尼格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安全。「她要去幹什麼？那上面只有一小時的空氣備量。」

「你們看，她就在向那艘炮艇飛去。」

「但她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這點沒有錯誤，那艘救生囊正在以直線同那艘貝薩來的巨型大船罩開的大艙門飛去。他們已看到它正到達了那大船附近，然後就不見了蹤影，在它前面，艙門打開又再度關上。

摩羅拿著萬能磁鎖招呼科尼格說：「指揮官，請馬上到基地總部來，非常緊急。」

科尼格連忙疾跑而至，仙杜娜已把大螢光幕的鏡頭對準了那艘貝薩的炮船，那幾柱自動著陸臂開始移起。似乎它準備飛回母地去。科尼格的臉從失望，發怒到恐懼。

突然畫面改變，而岱妮自己正坐在那巨船的控制室中，無疑的，她的行踪已很明顯，她說：「我非常感到抱歉，指揮官，但是我的計劃必須要繼續進行，這是場戰鬥，我們必須爲生存者而戰，你一定會很驚奇，但不必那樣。」

「但是妳的船已面孔千瘡了。」

「那也是我計劃的一部份，我還等著一次近乎失踪的手法，你們馬上就可看到，我們的敵人被騙過了。」

科尼格實在受驚非小，但他現在也只能平心靜氣的說：「沒錯，但又爲了什麼？」

他所說的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所有他所從證了。就是整個一件事情的輪廓，「非常簡單，我們在你們月球上有艘機動性的炮艇。對他們來講已太晚了，所以目前他們是贏了，但是最後的勝利可能是我們的。我可以在你們飛靠我們領城，再命令遙控向那行星開火。」

「所以連航道我們都一一算過——任何一些事，全是安排之中之所有計劃？」

她的笑靨中充滿了堅定的信心，「所有計劃，我要再說一聲抱歉。在戰爭中沒有人可以相信。」

她把開關關掉，就見到那 Satazius 神秘武器的多管炮口開始噴出火焰，基地總部又恢復了在震耳欲聾聲中的搖幌。

科尼格馬上離開了座位對基地總部說：「快，幫我接通泰羅斯。」

卡諾又把線路重新接起，所有的人全看著那個龐大的螢幕，德蘭塔指揮官的畫面又在上面出現。

他臉色宛如石塊地說，「你們違背了承諾。」

看著螢光幕，科尼格說：「我們全被那個女人騙了。」

岱妮發動了一項逆襲，一陣發狂的戰爭又再開始。它轟的科尼格的二脚直抖不停，双手掩耳。他對大家又說：

「我們都以爲那艘炮艇是被打的殘缺不全，但那只是個時間中扮的角色，把你們的衛兵引開。」

「停火已到尾聲，艾爾發基地和那艘炮艇必須消滅？」

「泰羅斯，我是在保護下的無辜居民，我必須要使你相信我。我並未食言。我們已被騙了。」

這使大家停頓了幾秒的時間。然後可看到科尼格臉上昇起一幅難言的臉色「你現在所處的位置，正在炮艇的射擊範圍內。給我它的座標位置，科尼格指揮官，請確實的查一下。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

海尼娜看到科尼格的臉色，他知道自己對岱娓剛剛的安全顧慮是錯誤的。但也沒有辦法了。

他聲音急促地說：「卡諾，馬上把座標位置傳送過去。」

說完後，他馬上又對 Satazius 的位置望去。

在傳播幕上，又恢復了原有的星圖，那顆遙遠的行星可開始滑到太陽前面，但是在那上面附近還是罩飄著大批的雲層，上面的陸地一個個的坑穴。

就在此刻，大家迷迷糊糊的時候，一道銀等般的細光直向艾爾發射了過來。

科尼格看著窗外，又看了看基地總部海尼娜所說的位置。一對灰色的眼睛四目相對，同病相憐。

他看著當前的景像，模糊凝視著由 Satazius 上冒出的火焰，一陣陣轟隆聲，一個個的坑穴。

有人看到那 Satazius 上波細光穿過的痕跡，但是基地所在的艾爾發，在震波下正頻臨殘破，一陣陣的金屬雨屑，像隕石一樣出現在螢光幕上。

科尼格慢慢的通過基地總部，他幾乎不敢正視行星圖上的太陽系慢慢的變小。當他通過卡諾的通訊台時，卡諾說：「沒有聯絡了，指揮官」，他點了點頭。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摩羅也疲倦了，「信號追踪無效，指揮官，位置正常。」科尼格又點了下頭，同時摩羅看了看卡特的樣子又說：「位置正常。」爲了許多複雜的理由，惡運並沒有到達月球基地的毀滅邊緣上。

科尼格繼續在那張矮椅上，在基地總部的指揮辦公室內奇怒無常的在吼叫。

他仍做在那裏，而海尼娜羅瑟爾向他報告，她慢慢的說：「中耳所損，量為五級傷害，並不嚴重，沒有永久性的損傷。」

科尼格點了點頭，避免以正眼看她，她却仍等在那裏，待科尼格一抬頭，終於四目相對，他說：「我懷疑，到底岱妮的行星現在怎麼了？」

「你是後悔我們沒有去？」

「不是——只是好奇。」

她的眼神中告訴他，這是不會有問題的。她了解什麼會發生，她也意識到岱妮是因這項食言而付出了她的性命，而他的愛意也被粉碎，但是他們也想到這與他們並沒有多大關係。

她平靜的說：「我寧願冒個險，在太空中飄覽也遠比掩入那場永久的內戰要好，總之，這一切都過去了，現在已經太遲了。」

她說完後站了起來，而科尼格也站了起來。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一種自然，和諧的氣氛，他說：「對的，現在太遲了，他們的戰爭又開始了，我們的家鄉，還是要在宇宙中飄覽，直到找到了一個適當的位置為止。」

他把她拉了近來，她的双唇發熱，渴望愛的滋潤，鹽水和淚水已分不清了，正確的來說，他們所渴望的是定居是愛，是一種永久的，理想國中，這一切仍在他們的心中游動著。

月亮飄過了那無垠行星間的戰場，星河在他們眼前急馳而過。未來，海尼娜的手正擁抱著科尼格寬大的肩膀，至少，現在她已擁有了一切。

第七章　宇宙怪腦（上）

如果岱妮的船，還在山隘間間徘徊的話，那她一定是對這月球中隱藏着的阿爾發基地寄以同情，一個被地球拋棄的行星，永遠放逐於廣渺太空之中。嚴格的說來，大家所能用來訓練智慧的，也只有那平面式的拼圖板了。大家坐在桌子四周休息，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來打發時間。

甚至連科尼格也發現到只有這種拼圖板的遊戲可以暫時讓他脫離指揮官那繁重的心理壓迫。他獨個兒的在指揮室中，燈光微明，手上拿着一杯酒，他已完全陶醉在這股古老智慧的遊戲勁中了。

游星般的月球，仍在向前無目的的飄盪，艾爾發這個月球基地已成了他整日思索的命根。他邊想着邊刮着自己數天來都沒有刮的鬍子，然後從桌子邊站直了身體，對了一下時間，現在是要做記錄的時間了。

他把酒杯放下，把桌燈關掉，然後通過艙門，逕向基地總部走去。保羅摩羅和仙杜娜班尼斯在看到他從樓梯那邊走過來時，紛紛站了起來。

科尼格說：「不要客氣，現在是你們休憩的時候，我要去做點記錄，保羅。」

「祝您幸運。」

「四個小時，五十二分，和二十秒鐘才把鼻子拼好。」

每個人都很高興。大家看都可說是自家人一樣。仙杜娜說：「恭禧恭禧，我原以為沒有人會打破拼圖戲的五小時最高記錄呢？」

「時間，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謎題。」

摩羅說道：「時光流轉，會使我們有一個新天地。」

「好吧，保持注意，諸位晚安。」

大家也齊聲回答：「指揮官晚安。」隨着科尼格走出他的指揮艙門。

走道上的燈光微明，黑夜與白晝全靠這點燈光來控制，只有在指揮總部之通訊臺上是燈火通明，隨時等待螢光幕上的新發現。

就在他通過通訊臺的交口時，一陣低語的聲音在他後面響起，科尼格直覺的回了下頭查看了一下，當他走到通訊臺時，這聲音就越來越大，於是他按下一個呼喚機叫醒了基地總部的人員，而螢光幕上從頭到尾全部出現了一大串的象形文字，陸續不絕的依次變化，他站定在那裏，直呼：「保羅？保羅？」

沒有反意，他又試了一遍「保羅，你聽到我的聲音嗎？」

科尼格仔細研究了一下螢光幕上的畫面，似乎非常奇怪，就算是計算機在某處搭上了頻道，這圖畫也不會一遍又一遍的反應出一些記憶單元中的記號啊？他很快的把隨身所携的袖珍對話器打開，想不到這對話器的小螢光幕上也是出現這種相同的東西。

整個基地起了一陣混叫，米里塔瓊妮在和凱利在低語，凱利是蒼號飛行員之一。忽然她也看到她自己那個螢光機的掃瞄螢幕有點怪異，凱利看着她那迷惑的眼神也弄的心神不定，「什麼事啊？」

同樣的怪事在醫療中心也有發現，監聽器的螢光幕上也一遍又一遍的出現了一大堆怪的符號，海尼娜羅摩爾兩人以爲是計算機在作怪，埋怨了幾聲就又去照顧她的病人了。畫面上快速而不穩定的跳動仍在繼續，於是她向通訊臺問了一下到底怎麼搞的，但沒有下文，錯誤還是照舊。她一定要自己跑去看看，於是打開了艙門逕自而出。

沿着走道她的心還在碰碰的亂跳，在走道上她還遇到了博基門，他的臉上也是一種驚訝的表情，「發生了什麼事，維克特？」

「或許是什麼人在開玩笑——但確是有東西在那裏搞鬼。」

科尼格已經回到基地總部，保羅摩羅和仙杜娜全圍在螢光幕前。大家心中都有着同樣的一個想法，而螢兒幕上的難題還在那裏繼續不斷的變化着。

科尼格說道：「追踪定向，保羅。」

「它好像來自各個頻道。」

還是那個老地方，科尼格站在樓梯上向那觀測臺的窗口望去，一片浩瀚的銀河還是老樣子。萬道星光閃爍不定。所有的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想法。

基地總部整個開始忙碌起來。海尼娜和博基門跑了進來，一話不說就瞪着那個大螢光幕在看。科尼格叫道：「有某個人或某種東西在與我們交談，維克特。」

博基門順着科尼格的聲音說：「看到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疑象，就看你的了，維克特，你最好馬上開始展開工作。」

卡特和卡諾也進來了，正在他們的桌上檢查，仙杜娜班尼斯突然說了一句：「它似乎是沿三九七號座標位置而來，指揮官。」

科尼格走下指揮艙，然後對卡諾說：「看看計算機能提供點什麼資料。」

輪到愛倫卡特時，他說：「現在蒼鷹號是誰在值星？」

「是威廉和考斯特，他們正準備起飛。」

「要他們沿三九七的位置方向飛去看看，找點線索回來。」

「遵命，指揮官。」

卡特打開蒼鷹控制通訊站的無線電機「蒼鷹一號——開始倒數。」

威廉和考斯特二人開始發動引擎，執行此項特殊任務去了，他們的掃瞄帶上也是一大堆的象形文字，同時電子的衝擊聲每一個頻道都有發現。

威廉認清了此問題的重心後，開始與地面塔臺聯絡，「一個線索的字句也沒有，讓我們去找找看。」

同樣的問題亦發生在基地總部中，大家全在室內待命着，科尼格說：「仙杜娜，保持一號機的掃瞄螢幕，海尼娜，監聽一切生命的信號，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用到的儀器。這個不名物體似乎急於和我們交談，現在，我非常希望能聽一下威廉所發現的事實。」

但威廉所講的，事實上，全無科學的根據。

蒼鷹一號已慢慢的被拖入了一層絲狀模糊體中。這團氣體還微發出色光來。此刻在威廉看來，幾乎全是像細胞體內的原生質一樣，一絲絲的神奇物質，就像是一個纖維光學膜在不同色光下週期性的脈動着。在那中心裏是一團物質般的東西，一團發光的心，像似個有生命的東西，由中心向外伸出的鬚狀物像是在作震動，有意識的一種無機體。

威廉說：「它好像是一個巨大的太空海葵，在定期的脈動着，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怪東西？」

說此話時，他的一號機已通過此怪東西的外圍場區，又出現一種新的景像。模糊的形像開始慢慢的圍繞集中，這團超級結構體實在是大的怕人，色彩瞬變的就像是一個大雪球。

在基地總部裏，那道在螢光幕中流逝的象形文字變的愈來愈快，電子幕上看來已全是些碎屑，科尼格似乎已經不耐煩了，他對卡諾說：「卡諾？電腦系統一定由一號機輸入的某部份的資料，快查。」

「從船上的硬體上有一連串的連續資料停滯在那裏，指揮官。」

「分析一下可以嗎？」

「無法分析，因爲資料仍在不斷的接受。」

突然，所有螢光幕全清楚了，而電子的干擾到了最高峯，突然一切停止。在基地總部內一片死寂。科尼格在指揮座上高喊：「蒼鷹一號怎麼了，蒼鷹一號怎麼了？」

就聽到從擴音器中傳出來的威廉聲音，又大又清晰：「指揮官，指揮官，簡直不可思議，外面的深度突然增高，在船的四周纏滿了怪形的東西，好像是……」

聲音突然在一陣電子爆聲中停止。摩羅試儘了一切的恢復濾波法但全都無效。

這僅是一秒鐘內的事情，威廉的聲音似是在一陣恐慌的籠罩下大叫，「指揮官此船的像……

」然後全都沒有了。

科尼格頹喪的說：「開到星際動力的强力電源。威廉，趕快，威廉快！」

但是沒有下文。「快開動力掃瞄器。」

掃瞄監聽器的畫面變了，但是仍沒有蒼鷹一號的行跡。

卡諾說：「所有向船上輸入至電腦的資料已停止傳送。」

科尼格駛向海尼娜羅摩爾說：「生命的訊號？」

「已完全消失。」

卡特正在等着他所預測的到來。而科尼格僅是點了點頭而已。蒼鷹號飛船的總指揮已在樓梯的下方待命，「凱利，救難蒼鷹號馬上移至三號發射臺，我在那裏與你連絡。」他飛快跑出，同時四號機已在指揮板前待命而昇空，凱利必然已準備完成。

科尼格說，「隨時保持長距離的掃瞄連絡。」

「約翰。威廉的太空船一定犯了錯誤，」──博基門對一號大膽的作了這個假設。

「他們已停止了向我們的通話，而且連一點線索都沒有留下，我不以爲如此。」

四號機什麼都沒有看到，一團發亮似球狀的物體從星際間向月球表面直奔而下。卡特說：「這個小山堆是什麼東西？」同時啓動基地總部的自動警鈴設備。

摩爾說道「隕石」，同時把遮蔽罩伸出來保護螢光幕鏡頭的受損。

卡諾緊張地說，「沒有用，它已直瀉而下！」

一陣微擅，基地總部的地板稍震了一下，大家連脚都站立不住，瞬間失去了平衡，光線突暗但一下子又亮了起來。

科尼格很機警地捉住了所有當區的通話器，「注意，隕石裂擊，六號區，啓動紅色警鈴。」

六號區已在冒煙同時掉進了一個廢物。

卡特的蒼鷹號從月球基地作緊急起飛，在基地總部內，科尼格正在聽取損害報告，同時一面對博基門講：「還算幸運無人傷亡，只是略受震盪。」

「它來自何處實在是個謎？」

「而且它又如何會使螢光幕失靈？」

「馬上分析一下，等一等就會知道了？」

「快去，維克特。」

科尼格對正在儀表座上追踪的摩羅說：「有何發現？」

「目前還沒有，指揮官，只是它們剛從星象圖上消失。」

卡諾已拿着由計算機輸出的報紙說：「計算機估計此隕石形成於參考軌道三五〇與四〇〇之

間。」

「而一號蒼鷹機失事前的最後報告是三九七。很可能一號機是受到它的攻擊而撞毀。告訴愛倫，我將在技術工程部裏，有事再聯絡。」

四號蒼鷹機已到達那塊白茫茫的區域，凱利，已身着太空裝，在加壓鎖門準備去外面探測一下。

摩羅的聲音又在儀表器上響起，「艾爾發射四號機，艾爾發射四號機。」

卡特按下通話鈕說：「嗨，保羅。」

摩爾的臉孔隨即出現在那個小螢光幕上，「我不知道要如何說才好，但按船上的事理分析，那顆隕石成形於你現在的位置，指揮官的理論是說一號機就是在這裏撞毀的。」

「好的，但我沒看見任何的殘體，但我仍把螢光幕開到，保羅，這裏有了點新的發現，一團團浮飄着的白物質。」他停了一停，然後發了一個信號要凱利出去偵察一下。「凱利會馬上去搜集點樣品回來。」

「好的，趕點並隨時保持聯絡。」

卡特校驗了一下封閉艙中的壓力然後又對凱利講：「所有物件都檢驗完畢，凱利，祝好運。」

凱利調整了一下他噴射器帶的位置，檢查了一下他生命系統的指示錶，然後打開主艙門說，

「好吧，愛倫，現在我就出去了。」

在月球支爾設基地上的技術工程部內，那個如同小山般大的隕石正停放在那裏，四周罩了一個堅厚的纖維繩網。科尼格和博基門正繞在其四周，左看右看，它是個整體的東西，上面蓋滿了一層纖維素的曲紋塵埃，一種堅硬的疙瘩層。

博基門用雷射線把它切了一小塊下來說：「不要輕視這塊東西，約翰，它不是俗品，密度極高，而且奇重異常，重力波源的幅射強度我們幾乎全都能感受到一點。」

「密度有多大，重量又有多少？」

「計算機現在正在分析中。」

「表面上那些突出的紋路——」科尼格用手在表面摸了一下，「這是與一號機相撞的，有可能嗎？」

對博基門來講，是種新的發現，他臉帶詫異，科尼格繼續說，但那麼大的一艘船豈會憑空消失？」

就在博基門要答話之前，海尼娜羅摩爾在艙口出現了，她手上拿了一份驚人的最新報告，「維克特，這層纖維面的敷層，一開始就發現到是層有機體——活的。」

由計算機中的傳送開始輸出，博基門趕上前去把資料撕了下來。

科尼格好奇的問道，「活的？」

「這個，上面沒有我們所講的那種生命，但是……」

二人同時看着博基門，顯然，這份計算機的分析不是什麼好消息。他唸了下去：「重量為三百二十八噸。」科尼格和海尼娜相互不解的互相看了一下。「其中元素的成份含量：鈦、不銹鋼、釷、玻璃、碳素纖維、塑膠、核燃料……還有少量的人類組織。」

已沒有理由去懷疑了，科尼格說，「我們找到一號機了。」就在這同時他飛快的在通訊器上呼叫基地總部說：「快！保羅，把卡特叫回來，快！要他們立刻回航。」

「但是，指揮官，凱利正在外面搜集標本。」

「老天爺啊！幫個忙，還搜集什麼寶標本？快告訴他，快回來！」

說容易但去做就沒有這麼簡單。凱利已慢慢接近那團東西了，走近點看，它是個形狀不定，而且膠狀的物體，當凱利一碰上時，他已面目憔悴，隨之，其它的泡膠體馬上圍了過來向他的肩膀直逼過來。幾乎已纏住了他一半的身體，他向四號機喊道，「這些東西已經纏上了我，愛倫，我已無法控制它們了。」

「忘了它們，趕快回船，這是基地的命令。」

凱利此刻的通話還是很清楚，「愛倫，我無法從這裏脫身……它們把噴氣器塞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什麼細胞體……救命。」

一大團白色的膠泡漸漸延展，把他的腿也包了起來，凱利的聲音慢慢衰弱，「幫幫忙，愛倫，救我出去！我要窒息了，救命！」

卡特馬上把自己從座椅上的皮帶裏釋開，披上太空衣，飛快的直奔而出，同時不斷喊道，「忍耐，忍耐，凱利，我來了。」

「四號機呼叫艾爾發。」

摩羅回答，「四號機請回答。」

「保羅，凱利有麻煩了，我正要去救他。」

科尼格飛跑至基地總部；捉住通訊就是一陣大吼，「快阻制他！——趕快要他回來。愛倫，遠離該地，趕快離開！」

「但是，指揮官！」

「不要爭辯，離開，快！」

卡特猶豫了，因為他現在面臨人性的善根與職業上特種訓練的衝突，去抑不去。他想了想，但立刻披衣掛甲，一面對基地回話，「不行，他是我的袍澤，指揮官。」

他放下話筒，就打開艙門，直奔凱利的地方，他等不及艙門洩壓就衝了出去。

科尼格現在好笑了，他又體會到愛倫的一番苦心，至少他們彼此都作了，他說：「我很抱歉，愛倫，凱利已奄奄一息！你是不應該拋下他就離開的。」

鮑伯瑪希斯，正在注視着凱利的監聽器，「我們已沒有了凱利的生命跡象，指揮官。」海尼娜羅瑟爾說道。

卡特已準備奪門而出，但此刻科尼格的聲音在他護罩中響了起來。

「愛倫，凱利已死了。」

痛苦、悲傷，透過太空蒼穹的天際傳回至基地，但是，他還是要把他的屍體弄回船來，否則他好友的身體將又會像游星一樣在宇宙飄盪不定，這點卡特是無法忍受的，凱利的身體浮在太空中，一大部份蓋滿了發着光的奇怪物質，待愛倫他抗回來後，就又把那些東西全部拔掉。

他回到原座位上，在座位的螢光幕上又有了新的東西，一小串的電子爆炸在星體圖上閃爍。光芒萬丈的光點仍在那原處跳動不已。顏色魔幻的在流變着，朱紅、鈣黃、碎橘色，反覆的在翻滾中變幻。

卡特開動了引擎，四號機一個急轉彎，朝基地飛奔回航。此刻凱利那白茫的一片全沒有了，突然，他雙眼打開，發着神光，盯着東西在看。

鮑伯瑪希斯簡直不相信他監聽器上的事實，他喊科尼格說：「指揮官，凱利死了，但他的腦現在又活了，簡直是瘋了！」

他又試了一遍，海尼娜羅摩爾在螢光幕上也看到了，腦超活性的軌跡，而且速度跳動極快，心跳的尖點也變狹變高，一遍一遍的傳出，她說：「我眞不知道，凱利究竟怎麼了，但他一定沒有死？」

科尼格接受了這個不可思議的事實，然後呼叫四號機說：「愛倫？」

「有，指揮官什麼事？」

「凱利沒死啊？」

卡特從儀表板後回了頭去看了看，「太——指揮官，太棒了。」

「你看見他了嗎？」

「我去找他來。」

「我們已從你船上的電腦中看到了他生命的訊號，你可以安心回航，同時，愛倫……要格外小心。」

在太空飛行的四號機上，凱利看來氣色充足，他頭罩內散出陣陣的煙來，同時對愛倫報以微笑。他慢慢走了過來，好像沒有看到愛倫一樣，卡特喊他：「你能叫我嗎？凱利，不要走開，我就來帶你回去。」

他看着凱利的神態，他的二眼中絲已失去了原有眼神中那種人性的光彩，愛倫把他弄上座位，然後對他說：「好了，小凱你馬上就到家了，我把你弄穩，這就到了，密妮塔一定會給你來個英雄式的歡呼。」

在基地總部的監聽器裏，可把醫療中心搞糟了，凱利的心跳脈動，強如擊鼓聲，鮑伯密妮塔，這個憂慮的女孩對海尼娜說，「羅瑟爾醫生，凱利吸入的氧已超過了定量。」

海尼娜檢查了一下腦波儀，上面顯示了腦中二十二個不同區域的投射波紋，每一道波紋的輸入線均接在凱利的頭頂面上，她說，「凱利的腦工作頻速，他的心臟已工作超額了。」

一個實際的問題，使科尼格連想到，「以這種速度，他的氧氣供量要一直不斷才行。」

這時，他的聲音中稍帶緩和，保羅摩羅說道，「指揮官，蒼鷹號着陸了。」

卡特挾着凱利走出船艙，拿下他的噴射器，鬆開了他密罩的衣服，凱利的表情仍是茫然，雙唇緊閉。

卡特說道，「你可回來了，感覺如何？」

但凱利幾乎是聽而不聞，「好吧，小凱，你等在這裏我把你送回去。」

他走到指揮室艙門前，只見凱利飛奔而起，幾乎撞上柱子了，「回去？不！我們一定要繼續下去！」

卡特又轉過身來，把他鎖在副駕駛的座位乃說：「不要慌，小凱，放輕鬆些。」

但是凱利却要搶到駕駛座去坐，「我一定要知道，我們一定要向前去！」

卡特的壓制的手臂被反彈了回來。凱利還把他用力的推出了一大段距離，摔在地上。

凱利又飛奔進入指揮艙中，坐在駕駛座上正欲擺動控制連桿，企圖使蒼鷹四號機轉回頭去。

愛倫卡特站了起來，走到凱利的後面，死勁拉着他的手臂，但在凱利的大力下，他顯得有點像小孩子的動作。用了最大的力氣才把他給弄回到駕駛的座位。

死神的脚步已一步一步的逼近，那團白色的物質質點就像是一道白茫一片的色渦旋帶一樣罩在他們的前面，而說也奇怪，凱利把四號機却猛往這東西的荷心上撞去。

開動反向引擎，機身開始緩慢的移向，現在已顧不了凱利了，他必須要獨立奮戰，他一面心平氣和的說：「沒有關係了，小凱，一切都有我在。」

他逕自走向艙口，凱利呆在那裏，臉上的笑容還依然保留，走在過道艙中，他仍是故態依然，狂笑不已，拿着一把雷射槍就往艙門口衝過去。

急的卡特此時只有下策可行，他把電擊槍對準凱利的臉就是一槍，迎聲就倒，頭還靠在儀座上。

卡特說了聲：「實在抱歉，小凱。」然後把副駕駛座調至自動駕駛，把四號機駛返艾爾發月

球基地。

物理治療及精神分析的過程，一連串的儀器接在凱利的神經組織上，圍了一大堆的醫生和護士，海尼娜羅瑟爾認爲此人已沒有希望了，如果她把這些東西全拆走，那腦部的機能就和他身體一樣，沒有用了。

在隔離室外的玻璃鏡後，科尼格和博基門可在那裏觀察着，維克特博基門望着監聽器上跳動的廣域腦波波形，然後透過通訊器對一個最近的醫生說，「一個已全身痲痺的人腦波怎會如此怪異。」

瑪希斯看了看他說：「腦的活性仍然存在此種異象，但是他的心跳已恢復了正常。」

海尼娜把她頭上的手術帽取了下來，一面說：「似乎他的身體受他腦部的支配。」

「我們知道那是怎麼囘事嗎？——科尼格急於要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他的眼睛四處張望。「目前的問題是，思想的流動仍在川續不息，因爲他的意識無法控制，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他的意識電激一下然後再加以控制。可是，如果我們失敗的話，凱利必然也會被燒死。」

密妮塔珍妮走進了房間裏，此時科尼格正在與隔離室中通話，她焦急的要求說：「他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啊？」

科尼格把手放在她肩上小心的安慰着她，不願讓她看到隔離間裏的凱利，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她的音調悲戚的哭，「他們準備動手術啊！什麼毛病，指揮官？」

「妳看，他已在最佳狀況之下，物理狀況一切良好，若一有新的消息，一定讓妳最先知道。」

她的雙眼似乎想在科尼格的臉上找到什麼毛病。但科尼格繼續又說：「我知道沒有什麼好話可講，但『千萬不要擔心』儘量放鬆自己。」

「我怎麼放得下心呢？」

「那好、第一，妳馬上離開這裏以免心神不定，好嗎？」他揮手叫來一個護士，對她說：「好好看顧密妮塔，把她帶囘艙房休息。」

但是密妮塔拒絕，她說：「指揮官，我要守在他身邊，」

「我知道，但妳也知道這是不行的。」

爭執了半天，她還是被護士帶囘房去休息了。科尼格又看了看監聽器。似有所變化但並不明顯。海尼娜和鮑伯瑪希斯也同時注意到了此一現象，螢光幕上，滿是變化規律的條紋，計算機又輸出了一些資料來。

博基門感到一陣問號，「數學公式？怎麼來的？這個監聽器只能對心靈活性作電子的指示………。」

科尼格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但是這好像是得自計算機的反輸出，而不是凱利的腦波了。」他叫卡諾到螢光幕前來，卡諾馬上在螢光幕上出現。

「卡諾，計算機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了解，指揮官。」

「告訴我就行了。」

「簡直不可思議，我檢查了每一部份，但是我只有一個結論，電子計算機在寫資料輸給凱利。」

「輸進他的腦中？」

「對的，同時逕自其腦再向外軌道第三九七號座標輸出。」

科尼格看了看博基門，「這就是凱利出事而一號機失踪的地方。」他對卡諾講：「馬上關上輸送器，同時分析所有準備輸至三九七號目標的資料。」

「遵命，指揮官。」

螢光幕上又恢復平靜，但是科尼格很淸楚，他又緩緩的說：「有人要與我們交談，先是在一號機被毀之前，後是利用凱利作爲艾爾電腦與它的橋樑。資料源源不斷的由凱利而傳至它那裏。」

一下子，輸送器又再開動，那監聽器的象形文流又再出現。博基門說：「它又在試圖與我們連絡了。」

卡諾走至螢光幕前說話了，「過程全部反轉了，指揮官，現在計算機是在接受資料，由計算機再轉至凱利。」

「好，現在再關掉接受器，要計算機在輸入資料後，馬上送出來。」

然後他又對博基門說：「維克特，它並非在與我們連絡，而是在利用我們的計算機，但這又爲了什麼？」

「或許，它們無法直接與我們連絡，所以找了凱利做個翻譯人員。」

「不管怎樣，它是作到了，維克特，它很可能重新設計計算機的程式來反對我們。」

卡諾把接受器關掉後，確是影響了監聽器上的波形尖峯的波形完全反面，而速度仍在增加，儘管凱利的全身已痲痺，但是還是呈現一種痛苦的感覺。

海尼娜很快地說：「它增加痲痺力，到二度。」

全看着病人的反應，瑪希斯又轉了一度，痛苦依舊，海尼娜說，「它還在他身上作祟。增到六度看看，但要冒在這種臨衆負荷下對他可能會因休克而死亡的危險，但必須一試」。

她把手臂上的雷射手術切割刀移了下來，對準了凱利的頭部。

瑪希斯注視着記錄的波形，「雷射切割的位置已算出，羅瑟爾醫生。」

在護屏後面，海尼娜對準了切割的焦點，然後就見一道白光閃射而出。待它完全集於一點時，她幾乎無法看到他的眼睛，科尼格的形像已被狂亮的散射所干擾。

凱利自己醒了過來，他突然感覺到他所處的四周，又想到那白茫茫的一片，他大叫，「怎麼了？」但却沒有得到答覆，他又說了「我的腦……你們不要碰它，不！」

他在掙扎，一手揮掉雷射槍一手向海尼娜打去。二個手仍可活動，他把聲納儀搗成碎物，把身上的縛物全部弄斷，然後大叫，「你們不能把它弄走！不能！」

一陣昏覺，他的頭又昏昏欲睡；瑪希斯捉到此機會，拿起針頭就準備給他一下，但是動作還是慢了一點，針頭掉在地上，他本人也被挨了一拳。

凱利此刻猶如一頭出囚之獸，一套完整的維生器原掛在他身上但現已被毀的面目全非，他捉起一塊東西就朝科尼格的玻璃窗打去。

東搖西擺的像個醉漢，凱利似乎在向艙門口走去，瑪希斯疾步上去，攔腰就是一抱，科尼格在後面大叫道，「不，不能放他走。」但還是被他掙脫。

「快！鮑伯跟縱他。看看他去那裏，但不要阻止他。」

「遵命，指揮官。」

科尼格扶起海尼娜，一面說：「妳沒事吧。」

「還好，約翰……只是奇怪……眞不可思議。」

愁容滿面，博基門說，「約翰——我們不能讓他走啊！」

「這事情的一切，全要靠凱利了。讓他給我們引一條路出來。」

這一次可是用對了，瑪希斯邊走邊跟，他走進了計算機室中，在室中，他似乎要找一塊金屬板的接頭。

瑪希斯拿起袖珍傳眞器向基地總部報告說：「指揮官，凱利現正在計算機室裏。」

「很好，讓卡諾去做，在我來之前不要離開。」

他在走廊的另一頭看到凱利獨自向閃爍的螢光幕走去，按下開關，兩眼盯着輸出的資料，繼續操作，熟得就好像是受過訓練的一樣。

科尼格說道：「我想和他談一下，但是若他再發個瘋豈不全完了，還是讓他去做吧！卡諾，現在他在做什麼？」

「我只能說他在消化、分析、以及重作程式，但是以這種速度……。」

「重作程式？」

「我是這麼說，指揮官，但太快了我看不上那上面是些什麼。」

「我們可以關掉或減低計算機之運轉速度。」

「但是……」

「我知道我們須要它來處理此能場下的資料。但是誰能更快的將其輸出——艾爾發或外星的超智慧？警告各部門，我們可以精簡此一程序。」

他以磁鎖打開艙門，以信號通知安全官和他前去，凱利，正以全力與他那外智慧的東西連絡，什麼都沒有看到。科尼格確定位置，他叫凱利說，「凱利？」

但沒有反應。

他大叫，「凱利？」然後手握電擊槍向前跑去，「凱利，我要與你談談。」

還是沒有反應。但凱利的野性從雙眼中凝放出來盯着他看，却呆若木鷄。

「你在與誰連絡？」

凱利又轉過身去，全神貫注的閱讀那幾乎快的看不清楚的螢光字流，又移近了些，科尼格與他可只有二臂的距離。

「誰在與我們艾爾發連絡？回答我，快！」

他只得到一個反應，凱利痛苦的搖着頭向邊上站了過去，安全人員正準備開火。但科尼格却叫道：「等等。」

他雙腿向前邁了一步，用他的磁鎖，打開了一片鑲板裏面有二塊刻有字樣的按鈕，其一是「主控開關」和「暫停」，他把開關撥到「暫停」上面。

突然，一陣靜寂。主控電腦全部停頓。在一片黑色的螢光幕前，凱利雙腿發抖，頭搖目搖。向科尼格走來，把他摔倒一邊，欲把開關再撥回原先的位置。

科尼格把電擊槍對他射了過去，凱利應聲而倒，但却還是雙腿跪地，望着他那對雙眼。科尼格突然講，「讓他去。」然後帶着衛兵離開艙房。

凱利掙扎的走進了走道，他已完全失去了行動的能力，但是還是有一股奇怪的神力在支持着他的行動。

科尼格說：「延遲效應？」

瑪希斯搖了搖頭，「在神經意識之中的刺激效應並不長久。」

「他正在逐漸恢復。」

他沿着牆邊搖盪走，幾乎已到了房門口上，但是他已沒有力量去按磁鎖的開關，他微喊道：「密妮塔……」「密妮塔！」

密妮塔已在看着書。門外的輕微聲吸引了她的注意，隨即又聽到有人在低呼她的名字。於是她走了出來，一看，發現凱利倒在她房門口已奄奄一息。她趕緊彎下身去，用身體把他靠起，摸

着他的臉說，「親愛的！我以為……」

「密妮塔，抱緊我……我的頭！」

「怎麼回事，告訴我。」

「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完成它，他們却阻制我，我一定要去完成它。妳一定要設法讓他們知道。」

密妮塔輕摸着他的頭，輕拂了一下他的亂髮，凱利的眼睛已經閉上，就在這瞬間，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覺。

她抬起頭一看，赫然發現，科尼格和瑪希斯就在她跟前，她的眼淚一滴滴的如泉水般的湧出，跪倒在科尼格面前，撫面痛哭。

第八章　宇宙怪腦（下）

不只一次了，科尼格都以為這已非他本人的能力所能解決，但不論他願不願意，月球艾爾發基地已漸漸的飄向原來一號機所失事的位置，即那個怪東西軌道的所在，屆行於此，他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希望在此會議之中能定出一套防禦的辦法來。

「不論其能量場的性質如何，它在實質上已把我們一號機摧毀。它也使我們的凱利做出許多令人費解的事出來，而且它還能透過凱利來接管電算機。」

博基門也開口了，「依我的看法和計算所得，我們將在四十六個小時後飄達一號機失事的座椅上。」

「所以，我們要設法防止此事發生。」

愛倫卡特，以他是駕駛員的立場舉手說言：「我們老是回到這個老問題上來，如何把它從我們軌道上移開。」

博基門說道：「我們可以加二個小力上去。一個是震法沖擊力，一個是反重力屏幕。」

「還不够？」科尼格似乎早就在考慮這個問題，「你們上面所講的二個方法全是在改變另一行星的重力拖曳，但事實上它亦非行星更非恆星。」

停頓了一下，他又說：「從資料上顯示，計算機已算出這個能量場不含質量。」

「好了，」保羅摩羅也不耐煩了，「這點可以接受，我們無法改變航向，根據什麼？」

科尼格說出了他的計劃；「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有智慧的有機生物。如果我們用蒼鷹號載滿核炸藥，讓他接近該物的中心，但這個機會並不太大。但至少那足可減低我們通過時的碰撞效應。」

這要看卡特了，他一直忘不了凱利所受到的創傷：「我同意這個意見，指揮官，但至少這是一個可以一試的機會。」

大家都點了點頭。因為沒有人會有更好的意見。科尼格又說：「愛倫，馬上開始工作？」他又對海尼娜羅瑟爾講：「現在，我們要試試凱利，看看從他身上能否得到資料，把他弄醒，問問題，同時分析一下他的腦波，看看是否能尋到什麼蛛絲馬跡？」

「他還在全靠外面的東西維護其生命，約翰，這樣做可能會壞事啊。」

「照你說的去做，他現在的好壞關係到我們全基地的性命，這點我可確定。」他轉過去對他鄰座講：「維克特，我須要你和卡諾去把計算機的資料取出來。」

卡諾呆了一下說：「那有上萬個記憶單位啊，指揮官。」

「你看著拿吧。」

卡特回到他的位置上去，科尼格正在尋找一艘合適此任務的太空船，卡特也在檢發燃料以及置定每一個續電器的按鈕。當他走至船尾時，科尼格打開艙門走了進來。

「進行的如何？」

「燃料已檢查完畢，準備昇空。」

卡特說著，把控制桿定在自動駕駛的位置，一切操作將全部自動作業。

二人全爬進指揮室中，科尼格說：「到目前來講還算不錯，我估計了一下最佳的電腦定時是在十八至四十五分之間。」

於是卡特把定時器擺至一定位置。一個電子計時器的紅燈亮起，倒數計時開始，「一切順利，指揮官，自爆的時座已定在十八與四十五之間。」

「那時她還須鎖住目標，到時我們就無法控制她了。」

「我覺得最好我們現在一切先弄好。」

科尼格說著就把，「人工操縱」撥到「自動控制」的鍵盤上。蒼鷹號已待命起飛。

在特別室中，凱利的生命非常微弱，監聽器上心臟的跳動，肺和腦的活動已幾乎停止，在此

低潮下，映著黃色的燈光，他的臉白如一張薄紙。

海尼娜問道：「剛才他是否對密妮塔說了些什麼？」

一個焦急的人，鮑伯瑪希斯把眼神從監聽器上移了下來，「他試著想說出某件事情，有些事他說他一定要去作……他希望她能讓他們了解。」

「這他們卽指我們，但他怎麼用這個字眼而不直接告訴我們？」

「我眞怕他會死掉。」

「現在是在作一種傳統式的治療，就是針對他腦中所受到的損傷，而這種損傷一旦計算機關掉就會恢復，也眞是件怪事。同時連波形都全消失了。」

「你是說他完全賴電算機而活？」

她的眼神中似在想某些東西，但是這幾句話她却是說得肯定。

主螢幕上的監聽器在閃爍，卡特的轟炸船已向郝力場飛去。至少這一點他還有點自溺，「至少不論她行的多快，却是大家希望的寄託。」

但科尼格却不如此，「我不喜歡去攻擊一個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敵人。」

「但是它們讓一號機失事，指揮官，而且毫無疑問的，如果它們眞要大幹一番的話，我們也難逃此惡運。」

這倒是眞的，但是科尼格還是搖了搖頭。維克特博基門，帶著一大條的電腦輸出的資料跑進基地總部說：「約翰，這些東西倒眞變有意思。凱利在極短的時間內，却傳送出這麼多的驚人資料給電腦……。」

「讓我看看，維克特。」

「有許多是關於我們月球的物理性質，包括重量、大小，和密度。」

「軌跡？」

「上面算有每一位置的重力拉曳以及自從我們上次脫離地球軌道後，每個位置及航道的變化。」

「那就對了！它可能是想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否能改變航道！」

「可能！」

海尼娜羅瑟爾的聲音從通訊機中傳出，「約翰，如果我們要救凱利，我相信只有一個機會，卽讓電腦再重新發動。」

愛倫卡特立刻回答，「但艾爾發就完全暴露了！」

按她的意思，凱利雖然表面上已行如石人但在思想上還是不失去深邃的本質。凱利繼續唸下去：「計劃中是加諸許多切向的外力於其軸線上來增加月球的旋轉速度。因這種快速軸式的轉動

將會使此新的軌跡遠離此怪腦的中心。」他停了一下，又繼續唸了下去，「我們有的時間不多了。計算機業已算出了核炸彈應安放的軌道位置。」

科尼格沉思了一下，他在懷疑此行是否可能，最後他還是決定，「蒼鷹號！保羅，要它快回來，凱利，我現在必須要告訴你，艾爾發上所能用的核炸藥已全部放在蒼鷹機的裏面，現在已對準此怪腦的中心飛去。」

凱利的臉色頓時又恢復一邊雪白，大家的眼睛同時看到蒼鷹機的指揮監聽器，現在此船已到達開始倒數計時的位置。在蒼鷹號內部指揮艙的螢光幕上，有一陣突發性的爆炸。自毀器已開始搭線，濃煙和窒息的味道已傳出儀器外面。

保羅摩羅嚴重的說：「這已非我們所能控制，指揮官，這種自毀齒輪會影響到船上所有的系統，我們現在已無法操縱它回來了。」

科尼格計算了一下時間：「還有十六分又四十五秒。要最快速的蒼鷹機在一號發動板待命。」

他邊對摩羅說邊衝出艙門，「X門機一號已昇至發射板上」X號機立刻在一號發射板上待命。

這一突來的動作，海尼娜看到博基門也滿面愁容，毫無快感。

「他準備去使她能立刻回頭。」

但是科尼格却想到另一方面，「無論它是什麼……或許，就僅僅是或許，對我們也有點幫助。好吧，海尼娜，照我說的去作吧！」

一開始，沒有變化，波形似乎是愈來愈弱，在監聽器上，腦波已被凍結。從觀測幕上看來，博基門和科尼格看到海尼娜正準備對他講話。她說：「凱利？凱利？能聽到我的聲音嗎？能聽到我所說的話嗎？」

反應微弱，二眼無神，直盯著一方，她失望的對科尼格講：「他幾乎全完了。」

科尼格迫不及待的與通訊臺連聯的說：「卡諾，我要透過電腦問凱利幾個問題。」

卡諾看著前面，只見計算機以極速在運轉著，「指揮官，每一道電圖全在分析，已經沒有辦法讓您問問題了。」

「用指揮官的命令，行嗎？」

「我試的快累死了，指揮官，計算機的標準回答是說，艾爾發的安全全賴它的工作而定。」

科尼格回過頭來對博基門講：「艾爾發的安全！我希望我們能證明此點。」

「但我們沒有辦法，至少在進入凱林大腦之前無法。」

科尼格咬了咬手指，「這正是一個辦法——心靈交換手術——他把這寫在玻璃上，海尼娜，

我馬上就來，這是一個辦法。」

在凱利的身旁，另外放了一張床，科尼格躺在上面，頭上接了二組聲納器，海尼娜和博萁門說：「我希望你知道，你是在冒著什麼危險。」

「這是近代心理分析學的一種新技術，可以利用電子的互傳讓心理分析家知道病患者內心的動向。」

「但是凱利的心理却與那外星智慧的某一部份相通，而我也不能確定約翰的心靈腦力不會與之相通。」

海尼娜羅瑟爾也是這樣想，但是她也知道光對科尼格講是沒有用的，她說：「約翰，我們將監聽你的物理情況，如果稍有變化，馬上切斷電源。」

科尼格開始有點急了，他說：「不要太多顧慮否則一事無成，快開始吧。」

她檢查了一下儀表，「開動各儀器，鮑伯。」

「我這裏已準備好了。」

「電路檢查。」她在儀表座上按下一個電鈕，只見一道綠色的光芒開始跳火。幾秒鐘後，她說：「我希望你還是考慮一下不要輕意嘗試，約翰。」

「我希望，我們不要面對一個一無所知的東西，被它無緣無故的毀滅掉。如果妳已準備妥當，就請開始吧。」

猶豫一陣後，她向操縱員示意，開始通電。然後她把開關接至科尼格的線路上。在他前面的計算儀已開始有生命的信號輸入，電子的跳動已呈雙峯。

大家只見他雙眼與凱利呈同樣狀態，模模糊糊無法聚光。但是他所分享凱利的心理狀態與腦波意識是什麼却……。

科尼格現在已身處一種奇妙的意境，在那裏，一個大的星系在亮光中逐步成形，細胞樣的結構，在亮光中猶如一朵定時盛開又凋謝的花，一謝一開一開一謝，顏色在定時的閃變不定，生命的形模亦蘊於其中。那是一幅美景，令人震抖、害怕，但是它向外吸吮物質的過程，沒有結束也不知始於何時，不知來自何方，時間，對它來講已失去了意義，他在微哼著，一陣一陣，海尼娜緊靠著他，想去出點什麼東西，她那光澤閃亮的秀髮拂在他的臉上。

「那是個活的有機體……像是個腦……在光亮中定期脈動還有生命……它是整個銀河系的主宰……好多好多銀河系的主宰……行星，恆星，生前死後的生命形式，簡直不可思議……這個怪腦……是所有一切的中心……。」

瑪希斯，雙眼盯著監觀器，把門關關鎖，他看了看海尼娜焦慮的容貌，聽到她在低聲呼叫著科尼格：「約翰，你沒事吧？」

「沒事，沒事，我很好。」他從床上伸了伸腿坐了起來，馬上對博基門講，「我想它已開始工作，維克特。」邊說邊起來。

「很好，但是我們無法靠近去看看這些過程啊？」

「我們的月球，正朝此巨腦飛奔而至，一號機已被凝成一塊東西，此腦的四周環著抗體，它會拒絕及吃掉一切想接近它的東西。可是我們的月球要比一號機大上一百萬倍。我們可以殺死它，維克特，它也知道，當然，它了解這個，所以它試圖阻攪我們！」

來自通訊臺的訊號聲打斷了他的說話，卡諾在叫道，「指揮官！」

「繼續講，卡諾。」

「計算機報告，現在分析已完成。在幾分鐘內就要按計劃決定。」

「把它接至基地總部，同時到這裏來與我會面，卡諾。」

「遵命，指揮官。」

當科尼格走到艙門口時，博基門叫住了他，「等等，約翰。」所有看顧單位的人全圍在凱利的床邊，在他前面的計算儀已停止，他正準備起身，凱利的聲音很微弱，但還是依稀可聞，他說：「我好渴，能給我一點喝的東西嗎？」

大家倒了一杯咖啡放在卡諾的桌上，準備要「他的她」遞過去。瑪希斯把凱利扶在一張輪椅上，當一串信號從計算機傳出後，他向前移了移，看了看凱利臉上的反應。

計算機又輸出了一大堆的資料，卡諾等不及的把它撕了下來，待他細看之後，一語不說拔腿就向博基門和科尼格跑去。

紙上滿是象形文，此刻每個人的眼睛全看著博基門，這下他真是被整到了。真是查無所查，凱利這時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緊捉著這張紙，當他看到此上的東西時，他沉著的唸著，從他的臉孔泛出的顏色來看，對他來講確是件好的消息。

當他抬起頭來時，他說道：「這是可能的。」

科尼格說道：「什麼可能？」

凱利很快的回答說：「我們可以把月球移至怪腦之外。」

科尼格半信半疑的望了望海尼娜。她也點了點頭。

卡特說：「如果他做到了，那月球和怪腦將會撞毀，爲什麼他不讓此太空船按原計劃來個直撞腦心？至少我們還有一個攻擊的機會。」

有許多人稱贊這個辦法。但凱利反駁說：「艾爾發的蒼鷹機將會摧毀艾爾發自己，而此怪腦自身會脫離此劫數。」

仙杜娜班尼斯看著螢光幕叫道：「啊！蒼鷹機改變方向了！」她邊說邊指著那大的螢光幕，

這是個衆目睽睽的事實。

保羅摩羅說，「它正朝艾爾發而來！」

這個突來的轉變令凱利大吃一驚。他扶著座椅站了起來。瑪希斯和密妮塔，一邊站一個，把他扶住。他已失去了知覺。

載滿炸藥的蒼鷹號正在對它自己的家鄉作衝刺性的攻擊，若果它撞了上來，那月球必要被炸的粉碎。

科尼格的聲音從喊話器中傳出，「馬上疏散艾爾發，快，保羅，校正航道同時將速度調至同步。」

「指揮官，她已回頭了，正對艾爾發迎面而來。」

他們看見指揮官聽到此消息後的表情，他以肯定的說：「那，我就不要飛這麼遠了，對吧，維克特。」

「這裏，約翰。」

「我們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增大基地內的壓力。」

「我正在照作，約翰。」

凱利仍在全身發冷，而海尼娜羅瑟爾正在爲他的前額診斷。愛倫卡特把頭轉過來對他說：「小凱，謝天謝地，你能作什麼嗎？」

海尼娜說：「沒有用，愛倫，凱利現在無法幫助我們。那怪腦的影響正作用在他身上。我們還是把他安置在特別看守室裏，讓他單獨躺一下，鮑伯，來。」

後面跟著密妮塔，鮑伯瑪希斯以及一套醫療的輪移設備。海尼娜的雙眼却仍是盯著螢光幕上科尼格的太空船不放。她吶吶的說：「我們要全靠約翰的雙手了。」

博基門二手發抖，他看著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他說：「約翰一定會處理的很好，我們也一定要好好的把基地佈置一下！」

對卡特，他說：「愛倫，我要你去接管保羅的事情，保羅和仙杜娜二人我須要他們幫忙。」

他們幾人一起走到科尼格的指揮桌前，在背面牆上的螢光幕上，他們同時看到科尼格的蒼鷹號通過那艘滿載炸藥的太空船，正轉過船身與之並駕齊馳。

博基門正在分配任務，「仙杜娜，我要妳連通所有壓力的測儀器，同時把監聽儀連上。保羅，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減低抗體對我們的碰撞效應至最小，你可以把艾爾發內部的超强結構之艙內壓力慢慢加大，來消除外在的突加負荷。此外，海尼娜將從醫療室中監聽一切的動靜同時看看我們的忍耐壓力度爲何。同時那些無關重要的人將全部移向地下掩體中去。」

大家聽的都很明白，心裏也很清楚，但是只有海尼娜的心裏還在爲那蒼鷹號中的科尼格提心

吊膽。

她說：「現在他準備靠船了。」

仙杜娜看了看，已然喪氣的說：「他已沒有多少時間了！」

卡諾告訴他們這個機會實在是微乎其微，「還有三分鐘爆炸。」

現在，二艘蒼鷹號已並聯鎖死，科尼格開動引擎準備向它引離原航道。沒有結果，大家聽到他在說：「我無法移的動它，這個怪腦已然把它控制的死死的。」

大家看到他把座艙安全帶脫掉，打開那艘蒼鷹號的艙門，就看不見了，卡諾又說：「還有一分鐘。」

在那艘炸彈船的甬道艙裏，科尼格俯身下去照原來的方法，把每一座炸彈儀的引線一一拉掉。就在他拉掉引線頭的瞬時，只見一陣火光，一陣濃煙。然後，他可鬆了一口氣，直起身子，回到自己的船上，在偏光鏡裏他看到那艘失去控制的太空船往月球表面上直駛而去。

在基地總部中，卡特打開紅色警鈴，尖銳的笛叫聲已響遍整個艾爾發基地。每一個通訊臺全亮起緊急事件的紅色信號，他大呼道：「準備碰撞！」

在大的螢光幕上，大家親眼看到這二艘蒼鷹號分離，科尼格的船低駛而過，而那艘滿載炸藥的船在一陣幌盪中向四號發射板衝了下去。

一個事實，很明顯，因爲科尼格已然做成了一件大家所認爲機會幾乎沒有可能的事情，一項奇蹟。愛倫卡特回到喊話器上：「蒼鷹號已在四號架上撞毀，指揮官，你已奇蹟似的成功。簡直是奇蹟。」

在螢光幕中的科尼格按下鈕鍵，蒼鷹號開始下降，這時太空的天際突然佈滿一層發亮的蒸氣，同時變幻著各色的亮光，忽白忽紅的閃爍著。一個旅行管道滑出艙門，科尼格跑了出來，就在此旅行管縮回去的時候，只見一個個白膜的圓球滾過月球的表面。

基地總部正在盡全力設法，卡諾的計算機正忙碌的燈光直閃，科尼格跑了進來，同時向大家揮手至意。

他要大家定心工作，「有無最新的位置及情況報告，維克特？」

「各地人員均著裝以待，所有壓力測度器均已裝妥隨時可指示壓力。」

「現在情況說說看，卡諾？」

「A區，B區和C區壓力讀數正常？」

博基門加了一句話說：「D區正在加壓。」

仙杜娜清脆的聲音夾著穩定的口吻說：「D區準備實驗，開始。」

停了一下，保羅摩羅報告，「D區檢驗正常，一切OK。」

科尼格又問卡諾，「讀數爲何？」

「報告指揮官，正常。」

現在已無事可做。科尼格就對大家說：「不論等一下發生什麼，維克特，我們必須要把基地總部支持到最後一分鐘。」

一陣白色的塑膠膜滾過月球的山隘、坑穴，像一陣潮水般的湧向艾爾發月球基地。

海尼娜羅瑟爾擔心的警告說：「如果我們把壓力提昇的太快，約翰，我們的人可受不了。」

「把它提昇二度，注意壓力分佈器。」

從玻璃窗外望去。博基門說：「它們來的太快了，約翰。」

一陣陣一堆堆白色的泡沫球像排山倒海的滾向前來，現在已到了圓拱屋的外側相差只不過一、二米的距離。卡諾看著計算機上的讀數說。「外面壓力在B區已提昇二度。」

科尼格說：「趕快將內部壓力增高四度。」

他望著調節後的指示錶，然後向摩羅移動，他對所有基地的人講話說：「注意，所有艾爾發的工作單位。關閉所有地面的出口，全部關閉，緊急出口一分鐘後即關閉，在二分鐘內大家把太空裝及頭罩整裝完畢。」

就在他停止說話之間，通訊臺中已出現嗶囉嗶囉的聲音。而瑪希斯出現在螢光幕上一副非常焦急的樣子：「羅瑟爾醫生，我須要幫忙。」

海尼娜一聽後，馬上把頭髮一拂準備前往，而科尼格也在此刻大喊一聲：「海尼娜，不准去！」

卡特這時又報告了另一個損壞區的信號：「報告指揮官，聲納儀的顯示，在四號發射架上的人員艙中有陣爆炸。」

「有人在裏面嗎？」

「已全部撤離。」

「封死。」

巨潮一陣陣的湧來，滾滿了整個的基地，一區接著一區，整個基地已罩在一堆白色，濃密的海中。

在特殊看顧室中的壓力已慢慢的增加，凱利仍在掙扎同時像是一條脫了水的魚，瑪妮塔，正在旁邊哀泣的哭著同時雙手拉著凱利的手臂。

當海尼娜進來時，瑪希斯已在用氧氣系罩太空裝維持生命，他說：「我們已撐不住了，如果我們又把他拋下不管，那他是必死無疑。」

白色的泡沫巨潮已湧入觀察室的大玻璃框內，看樣子大家都要被窒息了，隨著泡沫滾湧入了

大量的月塵，艾爾發的工作人員，在增壓的情況下，顯得急燥，痛苦，以及心理上的不安。實在難以忍受。但這却是大家最後一線的希望了。

海尼娜拉著瑪妮塔的雙手硬把她拖了出來。她用信號指示了一名護士把她帶走，然後又走向凱利。

在基地總部中的每一個人全已著上了太空裝，科尼格痛苦的下令，「使用緊急措施。」

摩羅按下一鍵，只見全室的燈光頓時全降至微明。

海尼娜羅瑟爾向通訊臺喊道：「約翰，我們必須要某些能源動力來……」

科尼格切斷了她的話：「老天，幫個忙！快離開吧！」

拖著一身笨重的服裝，他跑出基地總部去找她，這是一條艾爾發基地中唯一還未遭阻塞的甬道。當他打開通往醫療中心的艙門時，瑪希斯將監聽器的畫面做了最後一次的檢查。他說：「沒有用了，海尼娜，凱利已死了。」

科尼格趕到了他的身邊，一把捉住他把他向開口的門外一推。就在此刻一大堆白茫茫色的抗體從門那邊衝了進來，剛好就是他剛剛立足的位置。

科尼格帶著海尼娜就走，而她的那雙眼睛還是盯著監視凱利的閉路電視上望去。「海尼娜！快到基地總部去。快！」

他從通訊器上叫摩羅說：「保羅，在醫療中心我們已遭到阻塞，大氣壓力仍須保持，一等我們離開立刻封死此區的艙口。」

「報告指揮官，我們仍有人從發電場區出來。」

科尼格聲音短捷地說，「要他們趕快到基地總部來。」

在艙口旁，科尼格停下來向後看了一下，那些白色的薄泡正咆哮似的向前湧來，同時以快速向前推進。那東西已湧到了凱利的床脚。在下面有東西正向他身上爬，突然全部把他包住，似乎正準備把凱利給消化，科尼格按了一下通訊臺的鈴聲說，「我們把它估計錯了。估錯了方向。」

在走廊裏面，白色的泡沫波已向四處擴散。他看到四個工作人員驚慌失措的停在那裏不知所措，他急步跑離基地總部的艙門，一陣泡沫已到了他的膝邊蝕著他不放，海尼娜和瑪希斯身上也佈滿了這種東西，他看到她們臉上已換了一種驚嚇的神情，他大叫摩羅說：「保羅，快，打開所有氣鎖！」

博基門用他的大喉嚨說：「約翰？」

「錯了，我們估計也工作錯了。如果我們讓它們進去，那它們就不能傷害我們，現在我們是全部封在這個小區域內？」

「已全部封死了，指揮官。」

「好，全部加壓，讓它進來。」

到處全是泡沫，艾爾發月球基地已全部埋在一片未知的白色雲霧中。看不到的。在天際間抗體面的後面已一片狂態。月球已被吸吮進到這巨腦的脈動纖維中心。白色的沫圓吞吐之間仍是翻滾不已。電荷在月球岩層上發出雄雄的火花。

基地總部已呈一種週期性的在震盪。他和海尼娜停在通訊柱的底邊上，科尼格看到他的同袍將淹沒在白泡沫裏，仙杜娜在掙扎，而保羅摩羅正在狂猛的去救她卡特和卡諾站在儀器臺上，下面全是逐漸上昇的泡沫潮。這就好像是意大利龐貝古城災變的前一天。可怕地東西已湧上了通訊柱上，約翰科尼格緊拖住海尼娜。當泡沫把他們吸進時，他還有直覺，在他心識的眼睛裏，他可以看到那怪腦的巨大結構，慢慢的移開了月球。它以一種奇快的速度離此而去。

不知道她聽到他的話沒有。他不知道，但是他感覺到，「我們已改變了航道！此怪腦排斥了我們！」

月球基地艾爾發只剩下一片殘渣，失事的那艘蒼鷹號正躺在四號發射架的碎渣上。但是不可思議的，主要的大建築物依然完好的在那裏，那座巨螢光幕上的圖樣又呈現了一組比原來要清晰的星圖。

他們走了多遠，誰也不曉得，月球現在已飄盪了好多好多個不同的太空環境。

科尼格在那大玻璃窗前一面指一面對維克特博基門說

「有任何座標可尋嗎？維克特？」

「誰知道我們已游歷過了多少個銀河系？」

海尼娜羅瑟爾也加了進來，「我在想我們月球帶給那怪腦多大的損傷？」

她一邊說一邊輕拂那束光亮的秀髮。科尼格望著她，這是一種下意識的感受，一個女性的倩影已撞進了他的心中。他說：「它仍是有力量拒絕我們。」

「所以抗體壓緊我們，當妳準備吞下它時，它對艾爾發的損傷更少。」

大家正在消除滿地都是的白色泡沫。保羅摩羅說：「D區報告，指揮官，所有結構的損害均已修妥。該區現已解禁，同時所有區域均已重新加壓至艾爾發原有的大氣正常量。」

「謝謝你，保羅。」

海尼娜幾乎在注意什麼。科尼格叫了她一聲：「妳聽到了嗎？現在要看妳的了，把身上的灰塵擦淨，把診斷器上的灰塵抹光。」

但是她却還是不了解，「約翰，只有你知道那個怪腦像什麼。而它們拒絕我們是否就僅是一種純粹的物理反應？」

他早知道她要問這個問題。他慢慢地說：「它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要這樣作，但是它是不

會讓我們接觸到它那巨大而脆弱的中心核的。」

他看著她走出基地總部。至少她已得到了一部份的答案。在這個長期的旅行中他們總得有一個目標。到時候，在某些地方，他們會找到一個像家的地方。所以，能說他們不為大家的前途而工作嗎？

同時，也要保持月球艾爾發基地的永存，當機會來臨時才能把握的住。在艙口上，她停了下來，望著他的背影通過那悠長的走道，大家都有著相同的默契，至少，在這無限變化的宇宙裏，那，只是一個非常小的奇蹟，正確的來說，它只是大家有權期待著的一個希望。

在指揮艙裏，他脫去那一身笨重的太空裝，舒暢的心情，堅定的希望，口中自哼著「常青樹」的歌聲，悠揚其間。

S 精緻[illegible] 定價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S 1	中國古代[illegible]	嚴太白編	70元
S 2	中國龍鳳軼事	嚴太白編	70元
S 3	中國歷史辭彙	嚴太白編	65元
S 4	山幽傳奇	安紀芳編	45元
S 5	四谷怪談	安紀芳編	45元
S 6	狐鬼綺聞錄	李學熙譯	50元
S 7	新編聊齋誌異	蒲松齡著	55元
S 8	中國鬼狐小說展	史笑天編	70元
S 9	超科學怪事	洪國强譯	50元
S10	國際女間諜	李學熙譯	50元
S11	西德情報局	洪國强譯	60元
S12	科學的震撼	傅鶴齡譯	65元
S13	創造智慧的結晶	陳秋帆譯	65元
S14	萬無一失的藝術	張時坤譯	65元
S15	立體思考法	左秀靈譯	60元
S16	猶太人思考法	左秀靈譯	50元
S18	青春的秘密	左秀靈譯	60元
S19	寧靜的快感	羅新桂著	50元
S20	世界名女人秘錄	羅新桂編	60元
S21	愛的跑跳碰	楊逸斐編	40元
S22	幽默愛情妙論	洪國强譯	50元
S23	開放的談吐	羅新桂編	60元
S24	原野呼聲	林天送著	80元
S26	要認識您自己	楊德馨著	25元
S27	家庭生活指南	耿承光編	50元
S28	現代養生秘笈	羅新桂著	60元
S29	現代人的健康藝術	羅新桂著	50元
S30	個性的覺悟	楊逸斐編	65元
S31	怎樣活化時間	羅新桂編	55元

宇宙眞不可思議！
原子核由質子、中子和電子組成！
太陽系由太陽和九大行星所組成！
它們是不是很相像？
宇宙中的「大」和「小」怎樣區分呢？
如今原子核也發現了「質點」。
銀河系也發現了無窮遠的銀河！
時間可以彎曲？可以重返？可以停止？
空間可能有四度或五度？
太空中有黑洞；可以到「另一個宇宙」？
從歷史上看來；許多科學幻想事物，
今日都已經先後實現！
我們對未來的推測，
是否有成爲事實的一天？